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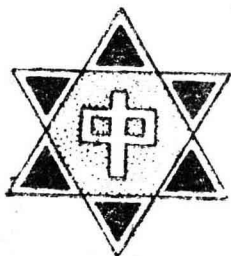
聊齋志異



新式標點

聊齋誌異

臨樂勤編點



1931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聊齋志異

淄川 蒲留仙著述

崑山 陶樂勤標點

雲蘿公主

『土木爲災莫漫嗟，六年琴瑟樂無涯；

早爲狼子謀深囿，始信仙人善作家。』

安大業，廬龍人，生而能言；母飲以犬血，始止。既長，韶秀，顧影無儔，又慧能讀。世家爭婚之。母夢曰：『兒當尙主。』信之，至十五六，迄無驗，亦漸自悔。一日，安獨坐，忽聞異香。俄，一美婢奔入曰：『公主至。』卽以長氈貼地，自門外直至榻前。方駭疑間，一女郎扶婢肩入；服色容光，映照四堵。婢卽以繡墊設榻上，扶女郎坐。安倉皇不知所爲，鞠躬，便問：『何處神仙，勞降玉趾？』女郎微笑，以袍袖掩口。婢曰：『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。聖后屬意郎君，欲以公主下嫁，故使自來相宅。』安驚喜，不知置詞；女亦俯首，相對寂然。安故好棋，楸枰嘗置坐側。一婢以紅巾拂塵，

移諸案上曰：『主日耽此，不知與粉侯孰勝。』安移坐近案，主笑從之。甫三十餘著，婢

竟亂之曰：『駙馬負矣！』斂子入奮曰：『駙馬當是俗間高手，主僅能讓六子。』乃以六

黑子實局中，主亦從之。主坐次，輒使婢伏坐下，以背受足，左足踏地；則更一婢右伏

，又兩小鬟夾侍之。每值安凝思時，輒曲一肘伏肩上。局闌未結，小鬟笑云：『駙馬負

一子。』婢進曰：『主惰，宜且退。』女乃傾身與婢耳語。婢出，少頃而還，以千金置榻

上，告生曰：『適主言居宅湫鄙，煩以此少致修飾，落成相會也。』一婢曰：『此月犯天

刑，不宜建造；月後吉。』女起，生遮止，閉門。婢出一物，狀類皮排；就地鼓之，雲

氣突出；俄頃四合，冥不見物。索之已杳。母知，疑以爲妖，而生神馳夢想，不能復捨

。急於落成，無暇禁忌，刻日敦迫，廊舍一新。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，僑寓鄰坊，投刺

於門。生素寡交，託他出；又窺亡而報之。後月餘，門外適相值，二十許少年也；宮絹

單衣，絲帶烏履，意甚都雅。略與傾談，頗甚溫謹，悅之，揖而入。請與對弈，互有贏

虧。已而設酒留連，談笑大懽。明日，邀生至其寓所。珍肴雜進，相待殷渥。有小童十

二三許，拍板清歌；又跳擲作劇。生大醉，不能行，便令負之。生以其纖弱，恐不能勝

，袁強之。僮綽有餘力，荷送而歸，生奇之。次日，犒以金，再辭乃受。由此交情款密

，三數日，輒一過從。袁爲人簡默，而慷慨好施。市有負責鬻女者，解囊代贖，無吝色，生以此益重之。過數日，詣生作別，贈象箸栴珠等十餘事，白金五百，用助興作。生反金受物，報以束帛。後月餘，樂亭有仕宦而歸者，囊貲充物。盜夜入，執主人，燒鐵鉗灼，劫掠一空。家人識袁，行牒追捕。隣院屠氏，與生家積不相能，因其土木大興，陰懷疑忌。適有小僕竊象箸，賣諸其家；知袁所贈，因報大尹。尹以兵繞舍。值生主僕他出，執母而去。母衰邁受驚，僅存氣息；二三日不復飲食，尹釋之。生聞母耗，急奔而歸，則母病已篤，越宿遂卒。收斂甫畢，爲捕役執去。尹見其年少溫文，竊疑誣枉，故恐喝之。生實述其交往之由。尹問：『何以暴富？』生曰：『母有藏鐵。因欲親迎，故治昏室耳。』尹信之，具牒解郡。鄰人知其無事，以重金賂監者，使殺諸途。路經深山，被曳近削壁，將推墮之。計逼情危，時方急難，忽一虎自叢莽中出，嚙二役皆死，銜生去。至一處，重樓疊閣，虎入置之。見雲羅扶婢出，凄然慰弔曰：『妾欲留君，奈母喪未卜窀穸。可懷牒到郡自投，保無恙也。』因取生胸前帶，連結十餘扣，囑云：『見官時，拈此結而解之，可以弭禍。』生如其教，詣郡自投。太守喜其誠信，又稽牒知其冤，銷名令歸。至中途，遇袁，下騎執手，備言情況。袁憤然作色，默不一語。生

曰：『以君風采，何自污也？』袁曰：『某所殺皆不義之人，所取皆非義之財。不然，即遺於路者，不拾也！君教我固自佳；然如君家鄰，豈可留在人間耶？』言已，超乘而去。生歸，殯母已，柴門謝客。忽一夜，盜入鄰家，父子十餘口，盡行殺戮，止留一婢。席捲貨物，輿僮分攜之。臨去，執燈謂：『婢，汝認之。殺人者我也，與人無涉。』並不啟關，飛簷越壁而去。明日告官，疑生知情，又捉生去。邑宰辭色甚厲。生上堂，握帶，且辨且解。幸不能詰，又釋之。既歸，益自韜晦，讀書不出；一跛媪執炊而已。服既闋，日掃階庭，以待好音。一日，異香滿院，登閣視之，內外陳設煥然矣。稍揭畫簾，則公主凝妝坐，急拜之。女挽手曰：『君不信數，遂使土木爲災；又以苦塊之戚，遲我三年琴瑟。是急之而反以得緩，天下事大抵然也。』生將出貲治具。女曰：『勿復須。』婢探櫃，肴羹熟如新出於鼎，酒亦芳冽。酌移時，日已投暮；足下踏婢，漸都亡去。女四肢嬌惰，足股曲伸，似無所著。生狎抱之。女曰：『君暫釋手。今有兩道，請君擇之。』生攬項問故。曰：『若爲棋酒之交，可得三十年聚首；若作牀第之歡，可六年諧合耳！君焉取？』生曰：『六年後，再商之。』女乃默然，遂相燕好。女曰：『妾固知君，不免俗道；此亦數也。』因使生蓄婢媼，別居南院；炊爨紡織，以作生計。北

院中，並無烟火；惟棋枰酒具而已。戶常闔；生推之則自開，他人不得入也。然南院人作事勤惰，女輒知之。每使生往譴責，無不具服。女無繁言，無響笑；與有所談，但俯首微哂。每並肩坐，喜斜倚人。生舉而加諸膝，輕如抱嬰。生曰：『卿輕若此，可作掌上舞。』曰：『此何難？但婢子之所爲，不屑耳！』飛燕原九姊侍兒，屢以輕佻獲罪，怒謫塵間；又不守女子之貞，今已幽之。閣上以錦韜布滿，冬未嘗熱，夏未嘗熱。女嚴冬皆著輕縠。生爲製鮮衣，強使著之。逾時，解去，曰：『塵濁之物，幾於壓骨成瘡。』一日，抱諸膝上，忽覺沉倍曩昔，異之。笑指腹曰：『此中有俗種矣！』過數日，翠黛不食。曰：『近病惡阻，頗思烟火之味。』生乃爲具甘旨。從此飲食，遂不異於常人。一日，曰：『妾質單弱，不任生產。婢子樊英頗健，可使代之。』乃脫衷服衣英，閉諸室。少頃，聞兒啼；啓扉，視之，男也。喜曰：『此兒福相，大器也。』因名大器。綳納生懷，俾付乳媪，養諸南院。女自免身，腰細如初，不食烟火矣。忽辭生，欲暫歸甯。問返期，答以三日。鼓皮排如前狀，遂不見。至期不來。積年餘，音信全渺，亦已絕望。生鍵戶下幃，遂領鄉薦，終不肯娶。每獨宿北院，沐其餘芳。一夜，輾轉在榻，忽見燈火射窗，門亦自闔，羣婢擁公主入。生喜，起問爽約之罪。女曰：『妾未愆期，

天上二日半耳！』生得意自詡，告以秋捷，意女必喜。女愀然曰：『烏用是儻來者爲？無足榮辱，止折人壽數耳！三日不見，入俗障又深一層矣！』生由是不復進取。過數月，又欲歸甯，生殊淒戀。女曰：『此去定早還，無煩穿望。且生人離合，皆有定數；撻節之則長，恣縱之則短也。』既去，月餘即返。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，往往數月始還。生習爲常，亦不之怪。又生一子，女舉之曰：『豺狼也！』立命棄之。生不忍而止。名曰可棄。甫周歲，急爲卜婚。諸媒接踵，問其甲子，皆謂不合。曰：『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，竟不可得。當令傾敗六七年，亦數也。』囑生曰：『記取四年後，侯氏生女，左脅有小贅疣，乃此兒婦。當婚之，勿較其門地也。』即令書而誌之。後又歸甯不復返。生每以所囑告親友，果有侯氏女，生有疣贅。侯賤而行惡，衆咸不齒；生竟媒定焉。大器十七歲及第，娶雲氏。夫妻皆孝友，父鍾愛之。可棄漸長，不喜讀，輒偷與無賴博賭，恆盜物償戲債。父怒撻之，卒不改。相戒隄防，無所得，遂夜出，小爲穿窬，爲主所覺，縛送邑宰。宰審其姓氏，以名刺送之歸。父兄共執之，楚掠慘棘，幾於絕氣。兄代哀免，始釋之。父忿恚得疾，食銳減，乃爲二子立析產書。樓閣沃田，悉歸大器。可棄怨怒，夜持刀入室，將殺兄，誤中嫂。先是主有遺袴，絕輕爽，雲拾作寢衣。可棄砍之

，火星四射，大懼奔去。父知，病益劇，數月尋卒。可棄聞父死始歸。兄善視之，爾可棄益肆。年餘，所分財產略盡，赴郡訟兄。官審知其人，斥逐之，兄弟之好遂絕。又踰年，可棄二十有三，侯女十五矣。兄憶母言，欲急爲完婚，召至家，徐佳宅與居。迎婦入門，以父遺良田，悉登籍，交之，曰：『數頃薄產，爲若蒙死守之，今悉相付。吾弟無行，寸草與之，皆棄也。此後成敗，在於新婦。若能令改行，無憂凍餓。不然，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。』侯雖小家女，然固慧麗。可棄雅畏愛之，所言無敢違。每出，限以晷刻；過期，則詬厲不與飲食。可棄以此少斂。年餘，生一子。婦曰：『我以後無求於人矣！膏腹數頃，母子何患不溫飽。無夫，亦可也。』會可棄盜粟出賭，婦知之，彎弓於門以拒之。大懼，避去。窺婦入，逡巡亦入。婦操刀起，可棄返奔。婦逐砍之，斷幅傷臂，血沾襪履。忿極，往訴兄；兄不禮焉，冤慚而去。過宿，復至。跪嫂哀泣，求先容於婦。婦決絕不納。可棄怒，將往殺婦。兄不語，可棄忿起，操戈而出。嫂愕然，欲止之。兄目禁之；俟其去，乃曰：『彼故作此態，實不敢歸也。』使人覘之，已入家門，兄始色動。將奔赴之，而可棄已屏息出。蓋可棄入家，婦方弄兒；望見之，擲兒牀上，覓得廚刀。可棄懼，曳戈反走。婦逐出門外，始返。兄已得其情，故詰之。可棄不言。

，惟向隅泣，目盡腫。兄憐之，親率之去。婦乃納之；俟兄出，罰使長跪，要以重誓，而後以瓦盆賜之食。自此改行爲善。婦持籌握算，日致豐盈，可棄仰成而已。後年七旬，子孫滿前，婦猶時捋白鬚，使膝行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『悍妻妒婦，遭之者如疽附於骨，死而後已，豈不毒哉？然砥附，天下之至毒也。苟得其用，眩眩大瘳，非參苓所能及矣！而非仙人洞見臟腑，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？』

甄后

『當年平視可分明，修到重逢又幾生；

不信洛川舊神女，陳思而外更鍾情。』

洛城劉中堪，少鈍而淫於典籍，恆杜門攻苦，不與世通。一日，方讀，忽聞異香滿室；少間，珮聲甚繁。驚顧之，有美人入；簪珥光采，從者皆宮妝，劉驚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『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』劉益惶恐曰：『何處天仙？未曾拜識。前此幾時有悔？』美人笑曰：『相別幾何？遂爾懵懵。危坐磨磚者，非子耶？』乃展錦韉，設瑤漿，促坐

對飲，與論今古之事，博洽非常。劉茫茫不知所對。美人曰：『我只赴瑤池一回冥耳！子歷幾生？聰明頓盡矣！』遂命侍者，以湯沃水晶膏進之。劉受飲訖，忽覺心神發澈。既而曠暮，從者盡去。息燭解襪，曲盡歡好。未曙，諸姬已復集。美人起，妝容如故，鬢髮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劉依依苦詰姓名。答曰：『告即不妨，恐益君疑耳！妾甄氏，君公幹後身。當日以妾故罹罪，心實不忍；今日之會，亦聊以報癡情也。』問：『魏文安在？』曰：『丕，不過賊父之庸子耳！妾偶從富貴者遊戲數載，過即不置念慮。彼曩以阿瞞故，久滯幽冥，今未聞知。反是陳思爲帝典籍，時一見之。』旋見龍輿止於庭中，乃以玉指合贈劉，作別登車，雲推霧覆而去。劉自是文思大進。然追念美人，癡想若癡。歷數月，漸近羸殆。母不知其故，憂之。家一老嫗，忽謂劉曰：『郎君意頗有所思否？』劉以其言微中，不能隱；應曰：『唯！唯！』嫗言：『郎作一尺書，我能郵致之。』劉驚喜曰：『子有異術，向日昧於物色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』折簡爲函，付嫗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『幸不誤事。初登其門，門者以我爲妖，欲加繫繫。我出郎君書，彼乃將去。少頃喚入。夫人亦欵欵，自言不能復會。』便欲裁答。我言：『郎君羸憊，非一字所能瘳也。』夫人少沉思，乃釋筆云：『煩先報劉郎，當即送一佳婦去。』臨行，又囑

：『適所言，乃百年之計；但無妄傳，便能永久。』劉喜伺之。明日，果有老姥率一女郎，詣母所，容色絕世。自言陳氏，語其所出，名司香，願求作婦。母愛之，議聘。更不索費，坐待成禮而去。惟劉心知其異，陰問：『女係夫人何人？』答云：『妾銅雀故妓也。』劉疑其爲鬼。女曰：『非也！妾與夫人，俱隸仙籍；偶以罪過，謫墮人間。夫人已復舊位，妾謫限未滿。夫人請之天曹，暫使給役；去留皆在夫人，故得常侍牀簀耳。』一日，有瞽媪，牽黃犬丐食其家，拍板俚歌。女出窺，立未定，犬斷索咋女。女駭走，羅襟已斷。劉以杖逐擊之，犬猶怒，齧斷幅；頃刻，碎嚼如麻。瞽媪捉領毛，縛之去。劉入視女，驚顏未定，曰：『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』曰：『君自不知，犬乃老瞞所化，蓋怒妾不守分香之戒也！』劉聞之，欲買而杖斃之。女曰：『不可！上帝所罰，何得擅誅？』居二年，見者皆驚其豔，而審所從來，殊涉恍惚，於是其疑爲妖。母詰劉，劉亦微道其異。母大懼，戒使絕之，劉不聽。母陰覓術士來，作法於庭。方規地爲壇，女慘然曰：『本期白首。今老母見疑，自分義絕矣！要我去，亦復匪難，而豈禁呪所能遣耶？』乃束薪爇火，拋置階下。瞬息，烟蔽房屋，對面相失，有聲震擊如雷。旣而烟滅，則術士七竅流血而死。入室，則女已渺。呼媪問之，媪亦不知所之矣。劉始告母，

嫵蓋狐也！

異史氏曰：『始於袁，終於曹，而後注意於公幹，仙人不應若是。然平心而論，奸瞞之篡子，何必有貞婦哉？犬賭故妓，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，固猶然妒之耶！嗚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矣！』

宦 娘

『願聆雅奏拜門牆，暗裏良緣撮合忙；

繡閣焚香操縵候，分明一曲鳳求凰。』

溫如春，秦之世家也，少癖嗜琴，雖逆旅未嘗暫舍。客晉，經由古寺，繫馬門外，將暫憩止。入則有布衲道人，趺坐廊間。筇杖倚壁，花布囊琴。溫觸所好，因問：『亦善此耶？』道人云：『願不能工，願就善者學之耳！』遂脫囊授溫。溫視之，紋理佳妙；略一句撥，清越異常，喜爲撫一短曲。道人微笑，似未許可。溫乃竭盡所長。道人哂曰：『亦佳，亦佳。但未足爲貧道師也。』溫以其言夸，轉請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撥動，覺和風自來；又頃之，百鳥羣集，庭樹爲滿。溫驚極，拜請受業。道人三復之，溫

側耳傾心，稍稍會其節奏。道人試使彈，點正疏節曰：『此塵間已無對矣！』温由是精心刻畫，遂稱絕技。後歸秦，離家數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旁有小村，趨之；不遑審擇；見一門，恩恩遽入。登其堂，闕若無人。俄，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類神仙，舉首見客，驚而走入。温時未耦，繫情殊深。俄，一老媪出問客。温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媪言：『宿當不妨，但少牀榻，不嫌屈體，可藉藁。』少選，以燭來，展草鋪地，意良殷。問其姓氏，答云：『趙姓。』又問：『女郎何人？』曰：『此宦娘，老身之猶子也。』温曰：『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繫如何？』媪顰蹙曰：『此卽不敢應命。』温詰其故。但云：『難言。』悵然遂罷。媪既去，温視藉草腐溼，不堪臥處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旣歇，冒雨遂歸。邑有林下部郎葛公，喜文士。温偶詣之，受命彈琴。簾內隱約，有眷客窺聽。忽風動簾開，見一及笄人，麗絕一世。蓋公有女，小字良工，善詞賦，有豔名。温心動，歸與母言。媒道之，而葛以温勢式微，不許。然女自聞琴後，心竊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。而温以姻事不諧，志乖意阻，絕迹於葛氏之門矣。一日，女於園中，拾得舊箋一折，上書惜餘春詞，云：『因恨成癡，轉思作想，日日爲郎顛倒。海棠帶醉，楊柳傷春，同是一般懷抱。甚得新愁舊愁，剗盡還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別離，

只在奈河天裏，度將昏曉。今日箇感損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棄已拚棄了。芳衾妒夢，玉漏驚魂，要睡何能睡好。漫說長宵似年，儂視一年，比更猶少。過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？」女吟詠數四，心好之。懷歸，出錦箋，莊書一通，置案間。踰時索之不可得，竊意爲風飄去。適葛經閨門過，拾之，謂良工作。惡其詞蕩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醮之。臨邑劉方伯之公子，適來問名，心善之，而猶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儀容秀美，葛大悅，款延優渥。既而告別，坐下遺女鳥一鉤，心頓惡其儂薄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辨其誣。葛弗聽，卒絕之。先是葛有綠菊種，各不傳，良工以植閨中。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。同人聞之，輒造盛觀賞，溫亦寶之。凌晨趨視，於畦畔得箋，寫惜餘春詞。反覆披讀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春爲己名，益惑之。卽案頭細加丹黃，評語襲嫵。適葛聞溫菊變綠，訝之；躬詣其齋，見詞便取展讀。溫以其評襲，奪而按莎之。葛僅略一兩句，蓋卽閨門所拾者也，大疑；並綠菊之種，亦猜爲良工所贈。歸告夫人，使逼詰良工。良工涕欲死，而事無驗見，莫可取實。夫人恐其迹益彰，計不如以女歸溫，葛然之。遙致溫，溫喜極。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，焚香彈琴，良夜方罷。旣歸寢，齋僮聞琴自作聲？粉以爲僂僕之戲也；旣知其非人，始白溫。溫自詣之，果不妄。其聲梗澀

，似將效己而未能者。爇火暴入，杳無所見。温攜琴去，則終夜寂然，因意爲狐。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，遂每夕爲奏一曲；而設絃任操，若爲師，夜夜潛伏聽之。至六七夜，居然成曲，雅足聽聞。温旣親迎，各述曩詞，始知締好之由，而終不知所由來。良工聞琴鳴之異，往聽焉，曰：『此非孤也！調悽楚，有鬼聲。』温未深信。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，可鑑魍魎。翊日，遣人取至；伺琴聲旣作，握鏡遽入。火之，果有女子在；倉皇室隅，莫能復隱。細視之，趙氏之宦娘也，大駭。窮詰之，泫然曰：『代作塞修，不爲無德。何相逼之甚也？』温請去鏡，約勿避；諾之，乃囊鏡。女遙坐曰：『妾太守之女，死百年矣！少喜琴箏。箏已頗能譜之。獨此技未有嫡傳，重泉猶以爲憾。惠顧時，得聆雅奏，傾心向往。又恨以異物，不能奉衣裳。陰爲君彌合佳偶，以報眷顧之情。劉公子之女爲，惜餘春之俚詞，皆妾爲之也！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。』夫妻咸拜謝之。宦娘曰：『君之業，妾思過半矣！但未盡其神理。請爲妾再鼓之。』温如其請，又曲陳其法。宦娘大悅曰：『妾已盡得之矣！』乃起辭欲去。良工故善箏，聞其所長，願一披聆。宦娘不辭。其調其譜，並非塵世所能。良工擊節，轉請受業。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，又起告別。夫妻挽之良苦。宦娘悽然曰：『君琴瑟之好，自相知音。薄命人烏有此福？如

有緣，再世可相聚耳！」因以一卷授溫曰：「此妾小像。如不忘媒妁，當懸之臥室。快意時，焚香一炷，對鼓一曲，則兒身受之矣！」出門遂沒。

阿 繡

「知君自有意中人，贖鼎如何認不真？」

他日重來較優劣，尙疑幻術現雙身。」

海州劉子固，十五歲時，至蓋省其舅，見雜貨肆中一女子，姣麗無雙，心愛好之。潛至其肆，託言買扇。女子便呼其父。父出，劉意沮，故折閱之而退。遙覷其父他往，又趨之。女將覓父，劉止之曰：「無須！但言其價，我不靳直耳。」女如言，故昂之。劉不忍爭，脫貫逕去。明日復往，又如之。行數武，女追呼曰：「反來！適僞言耳！價奢過當。」因以半價返之。劉益感其誠，蹈隙輒往，由是日熟。女問：「郎君何所？」以實對。轉詰之，自言姚氏。臨行所市物，女以紙代裹完好；已而以舌舐黏之。劉懷歸不敢復動，恐亂其舌痕。積半月，爲僕所窺，陰與舅力要之歸。意惓惓不自得，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，密置一篋。無人時，輒闔戶，自檢一過，觸類凝思。次年，復至蓋。囊

裝甫解，卽趨女所。至則四字闔焉，失望而返。猶意暫出未復，蚤起，又赴之，扁如故。問諸隣居，始知姚原廣甯人，以貿易無重息，故暫歸去。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，神志乖喪。居數日，怏怏而歸。爲之卜婚，屢梗母議，母怪怒之。僕私以彙情告母，母益防閑之。蓋之途由是遂絕。劉忽忽不樂，減食廢學。母憂思無計，念不如從其志。於是刻日辦裝，使如蓋；轉寄語舅，媒合之。舅承命詣姚，踰時而返。謂劉曰：『事不諧矣！阿繡已字廣甯人。』劉低頭喪志，心灰望絕。既歸，捧篋啜泣；而徘徊癡念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適媒來，藍稱復州黃氏女。劉恐不確，命駕至復。入西門，見北向一家，兩扉半開，內一女郎，怪似阿繡。再屬目之，且行且盼而入，直是無訛。劉大動疑，因僦居東隣。細詰其家爲李氏。反復疑念，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？居之數日，莫可資緣；惟日耽耽伺候於其門，以冀女郎復出。一日，日方夕，女果出。忽見劉，卽反身掩扉，以手指其後；又復掌及額，乃入。劉喜極，但不能解。凝想移時，信步詣舍後。見荒園寥廓，西有短垣，略可及肩，豁然頓悟。遂蹲伏露草中。久之，有人自牆上露其首，小語曰：『來乎！』劉諾而起。細視，真阿繡也！因而大慟，涕墮如綆。女隔堵探身，以巾拭其淚，所以慰藉之良殷。劉曰：『百計不遂，自謂今生已矣！何意復有今夕？願卿何至』

此？」曰：「李氏，妾表叔也。」劉請踰垣。曰：「君先歸，遣從人他宿；妾當自至。」

劉如其教，坐伺之。少間，女悄然入。妝飾不甚炫麗，袍袴猶昔。劉挽坐，備道艱苦，劉問：「聞卿已字，何未醮也？」女曰：「言妾受聘者妄也。家君以道里賒遠，不願附公子爲婚姻。此或舅氏託言，以絕君望耳！」既就枕席，款接之歡，不可言喻。四更，遽起，過牆而去。劉自是如常，初念悉忘；而旅居半月，絕不言歸。一夜，僕起伺馬，見室中燈燭猶明。窺之，望見阿繡，大駭，不敢詰主。且訪市肆，始反而詰劉，曰：「夜與往還者，何人也？」劉初諱之。僕曰：「此第岑寂，鬼狐之藪，公子亦宜自愛。彼姚家女郎，何爲而至於此？」劉始覘然曰：「西隣其表叔，有何疑沮？」僕言：「我已訪之最審。東隣止一狐媪；西家一子尙幼，別無密戚。所遇當是鬼魅。不然，焉有數年之衣，尙未易者。且其面色過白，兩頰少瘦，笑處無微渦，不如阿繡美。」劉反覆回思，乃大懼曰：「且爲奈何？」僕謀俟其來，操兵入擊之。至暮，女至，謂劉曰：「知君見疑，然妾亦無他，不過了此夙分耳！」言未已，僕排闥蹀入。女呵曰：「可棄而兵！速具酒，與主人言別。」僕自投其刃，若或奪焉。劉益恐，強設酒饌。女談笑如常，謂劉曰：「悉君心事，方且圖效綿薄，何勞伏戎？妾雖非阿繡，頗自謂不亞之。君視之

猶否耶？」劉身毛俱豎，默不得語。女聽漏三催，把鏡一呷，起曰：「我且去，待花燭後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。」轉身遂杳。劉信狐言，逕如蓋。怨舅之誑已也，亦不舍於其家。寓近姚氏，託媒自通，啗以重賂。姚妻言：「小郎爲覓壻於廣甯，阿翁以是故去。就否良不可知。須彼旋時，方可作計較。」劉聞之，徬徨無以自主；惟堅守以伺其歸。踰十餘日，忽聞兵警，猶以訛傳自解。又久之，信益急，乃趣裝行。中途遇亂，主僕相失，爲偵者所擄。以劉文弱，疎其防，盜馬亡去。至海州界，見一女子，蓬髮垢耳，步履蹉跎。劉馳過之，女子呼曰：「馬上劉郎非乎？」劉停鞭審視，蓋阿繡也。心仍訝其爲狐，曰：「汝真阿繡耶？」女問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劉述所遇。女曰：「妾真阿繡，非贗冒者。父攜妾自廣甯歸，遭變被虜，授馬屢墮。忽一女子，握腕趨遁，荒竄軍中，亦無詰者。女子健步若駛，苦不能從，百步而屣屣褪焉。久之，聞號嘶漸遠，乃釋手曰：「別矣！」前皆坦途，可緩行。愛汝者將至，宜與同歸。」劉知是狐，感之。因述其留蓋之故。女言：「我叔擇壻於方氏，未委禽而亂適作。」劉始知舅言非妄。攜女馬上，疊騎歸。入門則老母無恙，大喜，繫馬而入。述所自來，母亦喜；爲之盥濯，妝釵容光煥發，益喜曰：「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！」遂設榻褥，使從己宿。又遣人赴蓋，

寓書於姚。不數日，姚夫婦俱至，卜吉成禮乃去。劉藏篋舊封嚴然。有粉一函，啓之，化爲赤土，異之。女掩口曰：『數年之盜，今始發覺矣！爾日見郎任妾包裹，更不審及真僞，故以此相戲耳！』方笑嬉間，一人牽簾入曰：『快意如此，當謝塞修矣！』劉視之，又一阿繡也，急呼母。母及家人悉集，無有能辨識者。劉回首亦迷，注目移時，始揖而謝之。女子索鏡自照，赧然趨出。尋之，已渺矣。夫婦感其義，爲位於室而祀之。一夕，劉醉歸，室暗無人。方自挑燈，而阿繡至。劉挽問何之。笑曰：『酒臭熏人，使人不耐。如此盤詰，誰作桑中逃耶？』劉笑捧其頰。女曰：『郎視妾與狐姊孰勝？』劉曰：『卿過之，然皮相者不能辨也。』已而闔扉相狎。俄，有叩關者。女起笑曰：『君亦相皮者也。』劉不解；趨啓門，則阿繡入，大愕，始悟適與語者狐也！暗中猶聞笑聲。夫妻望空而禱，祈求現相。狐曰：『我不願見阿繡。』問：『何不男化一貌。』曰：『我不能。』問：『何故不能？』曰：『阿繡吾妹也！前世不幸夭殂。生時，與余從母至天宮，見西王母，心竊愛慕。歸卽刻意效之。妹子較我慧，一月神似。我學三年而後成，然終不及也。今已隔世，自謂過之，不意猶昔耳！我感汝二人誠意，故時一相過。今且去矣！』遂不復言。自此三五日輒一來，一切疑難悉決之。值阿繡歸甯，來，常數日不

去。家人皆懼避之。有亡失，則華妝端坐，插玳瑁簪數寸長，朝家人而莊語之：『所竊物，夜當送之某所；不然，頭痛大作，勿悔。』天明，果於某所得之。三年後，絕不復來。偶失金帛，阿繡效其裝束，以嚇家人，亦屢效焉。

小翠

『帷幄奇謀運不窮，癡兒顛倒戲閨中；

功成便爾將身退，留取餘情補化工。』

王太常，越人。總角時，晝臥榻上，忽陰晦，巨霆暴作，一物大於貓。來伏身下，展轉不離。移時晴霽，物即逕去。視之非貓，始怖，隔房呼兄。兄聞，喜曰：『弟必大貴。此狐來避雷霆劫也。』後果少年登進士，以縣令入爲侍御。生一子元豐，絕癡；十六歲，不能知牝牡。因而鄉黨無與爲婚，王憂之。適有婦人，率少女登門，自請爲婦。視其女，嫣然展笑，真仙品也。喜問姓名。自言虞氏，女小翠，年二八矣。與議聘金。曰：『是從我糠覈不得飽。一旦置身廣廈，役婢僕，饜膏粱，彼意適，我願慰矣。豈賣菜也而索直乎？』夫人悅，優厚之。婦卽命女拜王及夫人，囑曰：『此爾翁姑，奉事宜

謹。我大忙，此去三數日，當復來。」王命僕馬送之。婦言：「鄉里不遠，無煩多事。」遂出門去。小翠殊不悲戀，便卽窗中翻取花樣。夫人亦愛樂之。數日婦不至，以居里間女。女亦悠然，不能言其道路。遂治別院，使夫婦成禮。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，共笑姍之。見女皆驚，羣議始息。女又甚慧，能窺翁姑喜怒。王公夫婦，寵惜過於常情；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。而女殊歡笑，不爲嫌。第善謔，刺布作圓，躡蹴爲笑。著小皮靴，蹴去數十步，給公子奔拾之。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。一日，王偶過，圓伺然來，直中面目。女與婢俱斂迹去，公子猶踴躍奔逐之。王怒，投之以石，始伏而啼。王以狀告夫人。夫人往責女，女惟俛首微笑，以手扞牀。既退，整飾故。以脂粉塗公子，作花面如鬼。夫人見之，怒甚，呼女詬罵。女倚几弄帶，不懼亦不言。夫人無奈之，因杖其子。元豐大號，女始色變，屈膝乞宥。夫人怒頓解，釋杖去。女笑拉公子。公子入室，代撲衣上塵，拭眼淚；塵抄杖痕，餌以棗栗。公子乃收涕以听。女闔戶，復裝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。己乃豔服，束細腰，扮虞美人，婆娑作帳下舞。或髻插雉尾，撥琵琶，丁丁纓纓然，喧笑一室，日以爲常。王公以子癡，不忍過責婦；卽微聞焉，亦若置之。同巷有王給諫者，相隔十餘戶，然素不相能。時值三年大計吏，忌公握河南道篆，

思中傷之。公知其謀，憂慮無爲計。一夕，早寢，女冠帶，飾冢宰狀，翦素絲作濃髭；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侯，竊跨廐馬而出。戲云：『將謁王先生。』馳至給諫之門，卽又以鞭撻從人，言曰：『我謁侍御王。甯謁給諫王耶？』回轡而歸。比至家門，門者誤以爲眞。奔白王公。公急起承迎，方知爲子婦之戲；怒甚，謂夫人曰：『人方蹈我之瑕，反以閨閣之醜，登門而告之。余禍不遠矣！』夫人怒，奔女室，詬讓之。女惟憨笑，並不置詞。撻之不忍，出之則無家。夫妻懷怨，終夜不寢。時冢宰某公赫甚。其儀采服從，與女僞裝無少殊別。王給諫亦誤爲眞，屢偵公門，中夜而客未出，疑冢宰與公有陰謀。次日早朝，見而問曰：『昨夜相公至君家耶？』公疑其相譏，慚顏唯唯，不甚響答。給諫愈疑，謀遂寢，由此益交驥公。公探知其情，竊喜，而陰囑夫人，勸女改行。女笑應之。逾歲，首相免。適有以私函致公者，誤投給諫。給諫大喜，先託善公者，往假萬金，公拒之。給諫自詣公所。公覓巾袍，並不可得。給諫伺候久，怒公慢，憤將行，忽見公子袞衣旒冕，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，大駭；已笑撫之，脫其服冕，襮之而去。公急出，則客去已遠；聞其故，驚顏如土，大哭曰：『此禍水也！指日赤吾族矣！』與夫人操杖往。女已知之，闔扉任其詬厲。公怒，斧其門。女在內含笑而告：『翁無怒，有新

婦在。刀鋸斧鉞，婦自受之，必不令貽害雙親。翁若此，是欲殺婦以滅口耶？」公乃止。給諫歸，果抗疏揭王不軌，袞冕作據。上驚驗之，其旒冕乃梁黻心所製，袍則敗布舊襪也。上怒其誣，又召元豐至，見其慙狀可掬，笑曰：「此可以作天子耶？」乃下之法司。給諫又訟公，家有妖人。法司嚴詰臧獲，並言無他；惟顛婦癡兒，日事戲笑。鄰里亦無異詞，案乃定。以給諫充雲南軍。王由是奇女。又以母久不至，意其非人，使夫人探詰之。女但笑不言。再復窮問，則掩口曰：「兒玉皇女，母不知耶！」無何，公擢京卿。五十餘，每思無孫。女居三年，夜夜與公子異寢，似未嘗有所私。夫人昇榻去，囑公子與婦同寢。過數日，公子告母曰：「借榻去，悍不還。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，喘氣不得；又慣搯人股裏。」婢媼無不粲然；夫人訶拍令去。一日，女浴於室，公子見之，欲與偕；笑止之，諭使姑待。既出，乃更瀉熱湯於甕，解其袍袴，與婢扶入之。公子覺蒸悶，大呼欲出。女不聽，以衾蒙之。少時，無聲；啓視，已死。女坦笑不驚，曳置牀上，拭體乾潔，加複被焉。夫人聞之，哭而入，罵曰：「狂婢何殺吾兒？」女驟然曰：「如此癡兒，不如無有。」夫人益悲，以首觸女。婢輩爭曳勸之。方紛噪間，一婢告曰：「公子呻矣！」夫人輟涕撫之，則氣息休休，而大汗浸淫，沾浹裙褲。食頃，汗已

。忽開目四顧，徧視家人，似不相識，曰：『我今回憶往昔，都如夢寐，何也？』夫人以其言不癡，大異之，攜參其父。屢試之，果不癡，大喜，如獲異寶。乃還榻故處，更設衾枕以覘之。公子入室，盡遣婢去。早窺之，則榻虛設。自此癡顛皆不復作，而琴瑟靜好，如形影焉。年餘，公爲給諫之黨，奏劾免官，小有望誤。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，價累千金，將出以賄當路。女愛而把玩之，失手墮碎，慚而自投。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，聞之怒，交口呵罵。女忿而出，謂公子曰：『我在汝家，所保全者，不止一瓶。何遂不少存面目？實告君言，我非人也。以母遭雷霆之劫，深受而翁庇翼；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，故以我來，報讎恩了宿願耳。身受唾罵，擢髮不足以數。所以不卽行者，五年之愛未盈。今何以暫止乎？』盛氣而出。追之已杳。公爽然自失，而悔無及矣。公子入室，覩其膽粉遺釵，慟哭欲死，寢食不甘，日就羸悴。公大憂，急爲膠續以解，而公子不樂，惟求良工畫小翠像。日夜澆禱其下，幾二年。偶以故自他里歸，明月已皎。村外有公家亭園，騎馬經牆外過。聞笑聲，停轡，使廐卒捉鞵。登鞍以望，則二女郎邀戲其中，雲月昏濛，不甚可辨，但聞一翠衣者曰：『婢子當逐出門。』一紅衣者曰：『汝在吾家園亭，反逐阿誰？』翠衣人曰：『婢子不羞，不能作婦，被人驅遣。猶冒認物

產耶！」紅衣者曰：「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。」聽其音，酷類小翠，疾呼之。翠衣人去曰：「姑不與若爭。汝漢子來。」既而紅衣人來，果翠也，喜極。女令登垣，承接而下之曰：「二年不見，瘦骨一把矣！」公子握手泣下，具道相思。女言：「妾亦知之，但無顏復見家門。今與大姊遊戲，又相邂逅，足知前因不可逃也。」請與同歸，不可。請止園中，許之。遣僕奔白夫人。夫人驚起，駕肩輿而往，啓鑰入亭。女趨下迎拜。夫人捉臂流涕，力白前過，幾不自容，曰：「若不少記榛梗，請偕歸，慰我遲暮。」女峻辭不可。夫人慮野亭荒寂，謀以多人服役。女曰：「我諸人悉不願見；惟前兩婢朝夕相從，不能無眷注耳！外惟一老僕應門，餘都無所復須。」悉如其言。託公子養疴園中，日供食用而已。女每勸公子別婚，公子不從。後年餘，女眉目音聲，漸與曩異。出像質之，迥若兩人，大怪之。女曰：「視妾今日，何如疇昔矣？」公子曰：「今日美則美，然較昔則似不如。」女曰：「意妾老矣？」公子曰：「二十餘歲人，何得速老？」女笑而焚圖。救之已燼。一日，謂公子曰：「昔在家時，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。今親老君孤，妾實不能產育，恐誤君宗嗣。請娶婦於家，且晚奉翁姑。君往來於兩間，亦無所不便。」公子然之，約幣於鍾太史之家。吉期將至，女爲新人製衣履，齎送母所。及新人入門，

則言貌舉止，與小翠無毫髮之異；大奇之。往至園亭，則女已不知所在。問婢，婢出紅巾曰：『娘子暫歸宿，留此貽公子。』展巾，則結玉珎一枚。心已知其不返，遂攜婢俱歸。雖頃刻不忘小翠；幸而對新人，如覩故好焉。始悟鍾氏之姻，女預知之，故先化其貌，以慰他日之思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『一狐也，以無心之德，而猶思所報；而身受再造之福者，顧失聲於破甑。何其鄙哉？月缺重圓，從容而去。始知仙人之情，亦更深於流俗也！』

細柳

『太息高郎壽不高，苦殫心力爲兒曹；

恩威並用無歧視，富貴毋忘母氏勞。』

細柳娘，中部之士人女也，或以其腰娘可愛，戲呼之細柳云。柳少慧，解文字，喜讀相人書。生平簡默，未嘗言人臧否。但有問名者，必求一親窺其人。閱人甚多，但言未可，而年十九矣。父母怒之曰：『天下迄無良匹。汝將以丫角老耶？』女曰：『我實欲以人勝天；顧久而不就，亦吾命也！今而後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。』時有高生者，世

家名士，聞細柳之名，委禽焉。既醮，夫妻甚得。生前室有遺孤，小字長福，時五歲，女撫養周至。女或歸甯，福輒號啼從之，呵遣所不能止。年餘，女產一子，名之長估。生問命名之義，答言：「無他，但望其長依膝下耳！」女於女紅疎略，常不留意。而於畝之東南，稅之多寡，按籍而問，惟恐不詳。久之謂生曰：「家中事請置無顧，待妾自爲之。不知可當家否？」生如言，半載而家無廢事。生亦賢之。一日，生赴鄰村飲，適有追逋賦者，打門而諄。遣奴慰之，弗去，乃趣僮召生歸。隸既去，生笑曰：「細柳，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？」女聞之，俯首而哭。生驚挽而勸之，女終不樂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，仍欲自任。女又不肯，晨興夜寐，經紀彌勤。每先一年，卽儲來歲之賦。以故終歲，未嘗見催租者，一至其門。又以此法計衣食，由此用度益紓。於是生乃大喜，嘗戲之曰：「細柳何細哉？眉細腰細凌波細；且喜心思更細。」女對曰：「高郎誠高矣！品高志高文字高；但願壽數尤高。」村中有貨美材者，女不惜重直致之。價不能足，又多方乞貸於戚里。生以其不急之物，固止之，卒弗聽。蓄之年餘，里有喪者，以倍費贖諸其門。生利而謀諸女，女不可。問其故，不語。再問之，熒熒欲涕。心異之，然不忍重拂焉，乃罷。又踰歲，生年二十有五，女禁不令遠遊。歸稍晚，僮僕招請者，相屬於

道，於是同人或戲謗之。一日，生如友人飲，覺體不快而歸。至中途墮馬，遂卒，時方溽暑，幸衣衾皆所昔備。里中始共服細娘智。福年十歲，始學爲文。父既歿，嬌惰不肯讀，輒亡去，從牧兒遊。譙訶不改，繼以夏楚，而頑冥如故。母無奈之，因呼而諭之曰：『既不願讀，亦復何能相強？但貧家無冗人，可更若衣，便與僮僕共操作。不然，鞭打勿悔。』於是衣以敗絮，使牧豕。歸則自掇陶器，與諸奴啖饋粥。數日苦之，泣跪庭下，願仍讀。母返身向壁，置不聞。不得已，執鞭掇泣而去。殘秋向盡，體無衣，足無履，冷雨沾濡，縮頭如丐，里人見而憐之。納繼室者，皆引細娘爲戒，嘖有煩言。女亦稍稍聞之，而漠不爲意。福不堪其苦，棄豕逃去。女亦任之，殊不追問。積數月，衣食無所，憔悴自歸，不敢遽入，哀隣嫗往白母。女曰：『若能受百杖，可來見；不然，早復去。』福聞之，驟入，痛哭願受杖。母問：『今知悔乎？』曰：『悔矣！』曰：『既知悔，無須撻楚。可安分牧豕；再犯不宥。』福大哭曰：『願受百杖，請復讀。』女不聽。隣嫗憐之，始納焉。濯膚授衣，令與弟怙同師。勤身銳慮，大異往昔，三年遊泮。中丞楊公、見其文而器之；月給常廩，以助燈火。怙最鈍，讀數年不能記姓名，母令棄卷而農。怙遊閒憚於作苦。母怒曰：『四民各有本業。既不能讀，又不欲耕。甯不溝』

瘠死耶？」立杖之。由是率奴輩耕作。一朝晏起，則詬罵從之。而衣服飲食，母輒以美者歸兄。怙雖不敢言，而心竊不能平。農工既畢，母出費使學負販。怙淫賭，入手喪敗，詭託盜賊連數，以欺其母。母覺之，杖責頻死。福長跪哀乞，願以身代，怒始解。自是一出門，母輒深察之，怙行稍斂，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。一日，請母，將從諸賈入洛；實借遠遊，以快所欲，而中心惕惕，惟恐不遂所請。母匿之，殊無疑慮，卽出碎金三十兩，爲之具裝。末又以銚金一枚，付之曰：「此乃祖官囊之遺，不可用去。聊以壓裝，備急可耳！且汝初學跋涉，亦不敢望重息；只此三十金，得無虧負足矣？」臨行又囑之。怙諾而出，忻忻意自得。至洛，謝絕客侶，宿名娼李姬之家。凡十餘夕，散金漸盡。自以巨金在囊，初不以空匱爲慮。及取而斫之，則僞金耳！大駭失色。李媪見其狀，冷語侵客。怙心不自安，然囊空無所向往；猶冀姬念夙好，不卽絕之。俄，有二人握索入，驟墊項領，驚懼不知所爲；哀問其故。則姬已竊僞金，去首公庭矣。至官，不容置詞，梏掠幾死。收獄中，又無資斧，大爲獄吏所虐；乞食於囚，苟延餘息。初，怙之行也，母謂福曰：「記取廿日後，當遣汝至洛。我事煩，恐忽忘之。」福請所謂，黯然欲悲，不復請而退。廿日而問之，嘆曰：「汝弟今日之浮蕩，猶汝昔日之廢學也！我不冒惡

名，汝何以有今日？人皆謂我忍；但淚浮枕簟，而人不知耳？」因泣下。福侍立敬聽，不敢研詰。泣已，乃曰：「汝弟蕩心不死，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。今度已在縲紲矣！中丞待汝厚。汝往求焉，可以脫其死難，而生其愧悔也！」福立刻而發。比入洛，則弟被逮，已三日矣，卽獄中而望之。怙奄然而目如鬼，見兄弟不敢仰。福亦哭。時福爲中丞所契異，故遐邇皆知其名。邑宰知爲怙兄，急釋怙。至家，猶恐母怒，膝行而前。母顧曰：「汝願遂耶？」怙零涕不敢復作聲。福亦同跪，母始叱之起。由是痛自悔，家中諸務，經理惟勤。卽偶惰，母亦不呵問之。凡數月，並不與言商賈。意欲自請而不敢，以意告兄。母聞而喜，並力質貸而付之，半載而息倍焉。是年福秋捷；又三年登第。弟貨殖累巨萬矣。邑有客洛者，窺見太夫人，年四旬，猶若三十許人；而衣妝樸素，類常家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黑心符出，蘆花變生，古與今如一邱之貉，良可哀也！或有避其諱者，又每矯杜過正。至坐視兒女之放縱，而不一置問，其視虐遇者幾何哉？獨是日撻所生，而人不以爲暴；施之異腹兒，則指摘叢之矣！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，然使所出而賢，亦何能出此心，以自白於天下？而乃不引嫌，不辭諱，卒使二子

、一貴一富，表表於世。此無識閨闈，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！」

鍾 生

『北堂壽宇慶重開，桂子香分兩袖回；

夙孽消除佳耦協，都從純孝性中來。』

鍾慶餘，遼東名士也。應南鄉舉，聞蒞邸有道士，知人休咎，心向往之。一場後，至釣突泉，適相值。年六十餘，鬚長過胸，皤然道人也。集問災祥者如堵。道士悉以微詞授之。於衆中見生，忻與握手，曰：『君心術德行，可敬也。』挽登閣上，屏人語，因問：『莫欲知將來否？』曰：『唯唯。』曰：『子福命至薄；然今科鄉舉可望。但榮歸後，恐不復見尊堂矣！』鍾性至孝，聞之涕下，遂欲不試而歸。道士曰：『若過此以往，一榜亦不可得矣！』生云：『母死不見，且不可復爲人。貴爲卿相，何加焉？』道士曰：『某夙世與君有緣。今日必合盡力。』乃以丸授之，曰：『可遣人夙夜將去。服之，可延七日。場畢而行，母子猶及見也！』生藏之，愬愬而去，神志喪失。因計終天有期，早歸一日，則多得一日之奉養。攜僕貫驢，卽刻東邁。里許，驢忽反奔；鞭之不

駟，控之則蹶。生無計，蹙汗如雨。僕勸止之，不聽。生又貫他驢，亦如之。日已衝山，莫知爲計。僕又勸曰：『明日卽完場矣！何爭此一朝一夕乎？請先主而行，計亦良得。』不待已，從之。次日：草草竣事。立時遂發，不遑覷息。星馳而歸，則母病綿惓；下丹藥，漸就痊可。入視之，就榻泣泣。母搖手止之，執手喜曰：『適夢之陰司，見王者顏色和霽，謂：「稽爾生卒，無大罪惡。今念汝子純孝，賜壽一紀。」』生亦喜。數日，果平健如故。未幾，聞捷，辭母如濟，因賂內監，致意道士。道士忻然出，生便伏謁。道士曰：『君旣高捷，太夫人又增壽數，此皆盛德所致。道人何力焉？』生又訝其預知，因而拜問終身。道士云：『君無大貴，但得耄耋足矣！君前身與我爲僧侶，以石投犬，誤斃一蛙，今已投生爲驢。論前定數，君當橫折。今孝德感神，已有解星入命，固當無恙。但夫人，前世爲婦不貞，數應少寡。今君以德延壽，非其所偶，恐歲後瑤臺傾也！』生惻然。良久，問繼室所在。答曰：『在中州。今十四歲矣！』臨別囑曰：『倘遇危急，宜奔東南。』後年餘，妻病果死。鍾舅令於西江，母遣往省，卽以便途過中州，將應繼室之讖。偶適一村，值臨河優戲，女士甚雜。方欲整辮趨過，有一失勒牡驢，隨之而行，致驟蹄跌。生回手，以鞭擊驢耳。驢驚，大奔。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，乳媽抱

坐隄上。驢冲過，屣從皆不及防，擠墮河中。衆大譁，欲執之，生縱蹶絕馳。頓憶道士言，極力趨東南。約二十餘里，入一山村。有叟在門，下騎揖之。叟邀入，自言方姓，便詰所來。生叩伏在地，具以情告。曰：『不妨，請即居此間，當使徼者去。』至晚得耗，始知爲世子。叟大駭曰：『他家可以爲力，此真愛莫助之矣！』生哀不已。叟籌思曰：『不可爲也！請過宵，聽其緩急，尙可再謀。』生愁怖，終夜不枕。次日，偵聽，則已行謀譏察，收藏者棄市。叟有難色，無言而入。生疑懼，無以自安。中夜，叟來叩扉入，少坐，便問：『夫人年幾何矣？』生以鰥對。叟喜曰：『吾謀濟矣。』問之，答云：『姊夫慕道，挂錫南山。姊又謝世，遺有孤女，從僕鞠養，亦頗慧。以奉箕帚，如何？』生喜符道士之言，而又冀親戚密邇，可以得其周謀，曰：『小生誠幸矣！但遠方罪人，深恐貽累丈人。』叟曰：『卽此爲君謀也！姊夫道術頗神，但久不與人事矣！合卺後，自與甥女籌之，必合有計。』生益喜，贅焉。女十六歲，豔絕無雙，生每對之歛歔。女云：『妾卽陋，何遂遽見嫌惡？』生謝曰：『娘子仙人，相耦爲幸。但有禍患，恐致乖違，因以實告。』女怨舅乃非人。此彌天之禍，不可爲謀；乃不明言，而陷彼於坎窞。生長踞曰：『此小生以死命哀舅。舅慈悲而窮於術。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！某誠

不足稱好逑，然家門幸不辱。倘得再生，香花供養有日耳！」女嘆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復何辭？然父自削髮招提，兒女之愛已絕。無已，同往哀之，恐擔挫辱不淺也。」乃一夜不寐，以氈綿厚作蔽膝，各以隱著衣底，然後喚肩輿。入南山十餘里，山遙，拗折絕險，不復可乘，下輿。女跣步甚艱，生挽臂曳扶，謁蹶始得上達。不遠，卽見山門，共坐少憩。女喘汗淫淫，粉黛交下。生見之，情不可忍，曰：「爲某故，遂使卿罹此苦。」女愀然曰：「恐此尙未是苦。」因少蘇，相將入蘭若。禮佛而進，曲折入禪堂。見老僧趺坐，目若瞑，一僮執拂侍之。方丈中，掃除光潔，而坐前悉布沙礫，密如星宿。女不敢擇，入跪其上，生亦從諸其後。僧開目一瞻，卽復合去。女參曰：「久不定省。今女已嫁，故偕塔來。」僧久之，啓視曰：「妮子大累人。」卽不復言。夫妻跪良久，筋力俱殆；沙石將壓入骨，痛不可支。又移時，乃言曰：「將驟來未？」女答言：「未。」曰：「夫妻卽去！可速將來！」二人拜而起，狼狽而行。旣歸，謹如其命。不解其意，但伏聽之。過數日，相傳罪人已得，伏誅訖，夫妻相慶。無何，山中遣僮來，以斷杖付生，云：「代死者此君也！」更囑痊祭，以解竹木之冤。生視之，斷處有血痕焉。乃祝而葬之。夫妻不敢久居，星夜歸遼陽。

夢 狼

『夢回無計破愁顏，賀客盈門淚獨潛；

省識官場真面目，虎狼不必在深山。』

白翁，直隸人。長子甲筮仕南服；三年，道遠苦無耗。適有瓜葛丁姓造謔。翁以其久不至，款之。丁素走無常。談次，翁輒問以冥事。丁對語涉幻，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既別後，數日，翁方臥，見丁復來，邀與同遊。從之去，入一城闕。移時，丁指一門曰：『此間君家甥也。』時翁有姊子爲晉令，訝曰：『烏在此？』丁曰：『倘不爲信，入便知之。』翁入，果見甥，蟬冠豸繡坐堂上。戟幢行列，無人可通。丁曳之出，曰：『公子衙署，去此不遠。得無亦願視之否？』翁諾。少間，至一第。丁曰：『入之！』窺其門，見一巨狼當道，大懼，不敢進。丁又曰：『入之！』又入一門，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，皆狼也。又視墀中，白骨如山，益懼。丁乃以身翼翁而進。公子甲方自內出，見父及丁良喜。少坐，喚侍者治肴蕪。忽一巨狼，銜一人入。翁戰惕而起，曰：『此胡爲者。』甲曰：『聊充庖厨。』翁急止之；心怔忡不甯，辭欲出；而羣狼阻道，進退方

無所主。忽見諸狼紛然噪避。或竄牀下，或伏几底，錯愕不解其故。俄，有兩金甲猛士，怒目入，出黑索索甲。甲撲地化爲虎，牙齒巉巖。一人出利劍，欲梟其首。一人曰：『且勿！且勿！此明年四月間事。不如姑敲齒去。』乃出巨錘錘齒，齒零落墮地。虎大吼，聲震山岳。翁大懼，忽醒，乃知其夢。心異之，遣人招丁，丁辭不至。翁乃誌其夢，使次子詣甲，函戒哀切。既至，見兄門齒盡豁，駭而問之，則醉中墜馬所折。考其時，則父夢之日也，益駭。出父書。甲讀之變色，爲問曰：『此幻夢之適符耳！何足怪？』時方賂當路者，得首薦，故不以妖夢爲意。弟居數日，見其蠹役滿堂，納賄鬪說者，中夜不絕，流涕諫止之。甲曰：『弟日居衡茅，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！黜陟之權，在上臺不在百姓。上臺喜，便是好官，愛百姓。何術復令上臺喜也？』弟知不可勸止，遂歸，悉以告翁。翁聞之，大哭，無可如何。惟指家濟貧，日禱於神，但求逆子之報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報甲以薦舉作吏都，賀者盈門。翁惟歛歔，伏枕託疾，不見一客。未幾，聞子歸途遇寇，主僕殞命。翁乃起，謂人曰：『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。祐我家者，不可謂不厚也。』因焚香而報謝之。憑藉翁者，咸以爲道路之訛。而翁殊深信不疑，刻日爲之營兆。但甲固未死。先是，四月間，甲解任。甫離境，卽遇寇，甲傾裝以獻之。諸寇曰：

『我等之來，爲一邑之民，洩冤憤耳！甯專爲此哉？』遂抉其首。又問家人：『有司大成者誰是？』司故甲腹心，助桀爲虐者。家人共指之，賊亦抉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甲聚斂臣也，將攜入都，並搜抉訖。始分贖入囊，驚馳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見一宰官過，問：『殺者何人？』前驅者報曰：『某縣白知縣也。宰官曰：『此白某之子。不宜使老後見此兇慘。宜續其頭。』卽有一人撥頭置腔上曰：『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領可也。』遂去。移時復甦，妻子往收其屍，見有餘息，載之以行。從容灌之，亦受飲。但寄旅邸，貧不能歸。半年許，翁始得確耗，遣次子致之而歸。甲雖復生，而目能自顧其背，不復齒人數矣。翁姊子有政聞，是年行取爲御史，悉符所夢。

異史氏曰：『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！卽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，况有猛於虎者耶！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！甦而使之自顧，鬼神之教，微矣哉！』

天宮

『更從何處認天宮？來去無端醉夢中；

春色滿園關不住，幾人酣臥小樓東。』

郭生，京都人，年二十餘，儀容修美。一日，薄暮，有老嫗貽尊酒。怪其無因，嫗笑曰：『無須問！但飲之，自有佳境。』遂逕去。揭尊微嗅，冽香四射，遂飲之。忽大醉，冥然罔覺。及醒，則與一人並枕臥。撫之，膚膩如脂，麝蘭噴溢，蓋女子也。問之，不答，遂與交。交已，以手捫壁，壁皆石，陰陰有土氣，酷類墳冢，大驚。疑爲鬼迷，因問女子：『卿何神也？』女曰：『我非神，乃仙耳！此是洞府，與有夙緣。勿相訝，但耐居之。再入一重門，有漏光處，可以洩便。』旣而女起，閉戶而去。久之，腹餒，遂有女僮來，餉以麵餅鴨臠。便捫索而啖之。黑漆不知昏曉。無何，女子來寢，始知夜矣。郭曰：『晝無天日，夜無燈火，食炙不知口處。常常如此，則姮娥何殊於羅刹，天堂何別於地獄哉？』女笑曰：『爲爾俗中人，多言喜泄，故不欲形色相見。且暗摸索，妍媸亦當有別，何必燈燭？』居數日，幽悶異常，屢請暫歸。女曰：『來夕與君一遊天宮，便卽爲別。』次日，忽有小鬟籠燈入曰：『娘子伺郎久矣。』從之出。星斗光中，但見樓閣無數。經幾曲畫廊，始至一處：堂上垂珠簾，燒巨燭如晝。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，年約二十許，錦袍炫目，頭上明珠，翹顛四垂。地下皆設短燭，裙底皆照。誠天人也。郭迷亂失次，不覺曲膝。女令婢扶曳入坐。俄頃，八珍羅列。女行酒曰：『飲此以送君

行。」郭鞫躬曰：「向覲面不識仙人，實所惶愧。如容自贖，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。」女顧婢微笑，便命移席臥室。室中流蘇繡帳，衾褥香軟。使郭就榻坐。飲次，女屢言：「君離家久，暫歸亦無所妨。」更盡一籌，郭不言別，女喚婢籠燭送之。郭不言，僞醉眠榻上，推之不動。女使婢扶裸之。一婢排私處，曰：「箇男子容貌溫雅，此物何不文也。」舉置牀上，大笑而去。女亦寢，郭乃轉側。女問：「醉乎？」曰：「小生何醉？甫見仙人，神志顛倒耳！」女曰：「此是天堂。未明宜早去。如嫌洞府快悶，不如早別。」郭曰：「今有人夜得花，聞香捫幹，而苦無燈燭。此情何以能堪？」女笑，允給燈火。漏下四點，呼婢籠燈，抱衣而送之。入洞，見丹堊精工；寢處，褥革樓氈，尺許厚。郭解履擁衾，婢徘徊不去。郭凝視之，風致姘好，戲曰：「謂我不文者卿耶？」婢笑，以足蹴枕曰：「子宜儻矣！勿復多言！」視履端嵌珠如巨菽，捉而曳之。婢仆於懷，遂相狎，而呻楚不勝。郭問：「年幾何矣？」答云十七。問：「處子亦知情乎？」曰：「妾非處子，然荒疎已三年矣。」郭研詰仙人姓氏，及其清貫尊行。婢曰：「勿問！卽非天上，亦異人間。若必知其確耗，恐無地矣。」郭遂不敢復問。次夕，女果以燭來，相就寢食，以此爲常。一夜，女入，曰：「期以永好，不意人情乖阻。今將蕺除天宮，不

能復相容矣！請以卮酒爲別。」郭泣下，請得脂澤爲愛。女不許，贈黃金一斤，珠百顆。三瓊既盡，忽亦昏醉。既醒，覺四體如縛，糾纏甚密。股不得伸，首亦不得出。極力轉側，暈墮牀下。出手摸之，則錦被囊裏，細繩束焉。起坐凝思，略見牀櫺，始知爲己齋中。時離家已三月，家人謂其已死。郭初不敢明言，懼被仙譴。然心凝怪之，竊問以告知交，莫有知其故者。被置牀頭，香盈一室。拆視，則湖綿雜香屑爲之，因珍藏焉。後某達官，聞而詰之，笑曰：「此貴后之故智也，仙人烏得如此？雖然，此事亦宜慎密，洩之族矣！」有巫嘗出入貴家，言其樓閣形狀，絕似嚴東樓家。郭聞之，大懼，攜家亡去。未幾嚴，伏誅，始歸。

異史氏曰：「高閣迷離，香盈繡帳，雛奴蹀躞，履綴明珠。非權奸之淫縱，豪勢之驕奢，烏有此哉？顧淫籌一擲，金屋變而長門；唾壺未乾，情田鞠爲茂草。空牀傷意，暗燭銷魂。含顰玉臺之前，凝眸寶幄之內；遂使糟邱臺上，路入天宮。溫柔鄉中，人疑仙子。儉楚之帷薄，固不足羞；而廣田自荒者，亦足戒已。」

冤獄

「一時謔語疑相述，據作爰書聽聽；

太息臨民都憤憤，沈冤何處訴將軍？」

朱生，陽穀人，少年佻達，喜恢謔。因喪耦，往求媒媼，遇其隣人之妻。睨之美，戲謂媼曰：「適睹尊隣，風雅妙麗。若我求凰，渠可也。」媼亦戲曰：「請殺其男子，我爲君圖之。」朱笑曰：「諾！」更月餘，鄰人出責負，被殺於野。邑令拘鄰保，血虜取實，究無端緒；惟媒媼述相謔之辭，以此疑朱。捕至，百口不承。令又疑鄰婦與私，榜掠之。五毒慘至，婦不能堪，誣伏。又訊朱，朱曰：「細嫩不任苦刑，所言皆妄。既使冤死，而又加以不節之名。縱鬼神無知，予心何忍乎？我實供之可矣！欲殺夫而娶其婦，皆我之爲。婦實不之知也！」問：「何憑？」答言血衣可證。及使人搜諸其家，竟不可得。又掠之，死而復蘇者再。朱乃云：「此母不忍出據死我耳！待自取之。」因押歸。告母曰：「予我衣死也！卽不與，亦死也！均之死，故遲也不如其速也！」母泣，入室移時，取衣出，付之。令審其迹確，擬斬。再駁再審，無異詞。經年餘，決有日矣。令方慮囚，忽一人直上公堂，怒目視令而大罵曰：「如此憤憤，何足臨民？」隸役數十輩，將共執之。其人振臂一揮，頽然並仆。令懼，欲逃。其人大言曰：「我關帝前周將軍

也。昏官若動，即便誅却。」令戰懼悚聽。其人曰：「殺人者乃宮標也。於朱某何與？」言已，倒地，氣若絕；少頃，而醒，面無人色。及問其人，則宮標也。榜之，盡服其罪。蓋宮素不逞，知其討負而歸，意腰囊必富。及殺之，竟無所得。聞朱誣服，竊自竊。是日身入公門，殊不自知。令問朱，血衣所自來，朱亦不之知。喚其母，鞠之，則鬪臂所染。驗其左臂，刀痕猶未平也。令亦愕然。後以此被參揭免官，罰贖羈留而死。年餘，隣母欲嫁其婦。婦感朱義，遂嫁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訟獄乃居官之首務；培陰隲，滅天理，皆在於此。不可不慎也。躁急污暴，固乖天和；淹滯因循，亦傷民命。一人興訟，則數農失時；一案既成，則十家蕩產，豈故之細哉。余嘗謂爲官者，不濫受詞訟，卽是盛德。且非重大之情，不必羈候。若無疑難之事，何用徘徊？卽或隣里愚民，山村豪氣，偶因鵝鴨之爭，致起雀鼠之忿。此不過借宰官之一言，以爲憑定而已。無用全人，祇須兩造；笞杖立加，葛藤悉斷。所謂神明之宰非耶？每見今之聽訟者矣！一票既出，若或忘之。攝牒者入手未盈，不令消見官之票；承刑者潤筆不飽，不肯懸聽審之牌。朦蔽因循，動經歲月。不及登長吏之庭，而皮骨已盡矣！而儼然而民上也者，偃息在牀，

漠若無事。甯知水火獄中，有無數冤魂，伸頸延息，以望拔救耶？然在奸民之凶頑，固無足惜；而在良民之株累，亦復何堪。況且無辜而被干連，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。而良民之受害，且更倍於奸民。何以故？奸民難虐，而良民易虐也。阜隸之所毆罵，胥徒之所需索，皆相良者而施之暴。身入公門，如陷湯火。早結一日之案，則早安一日之生，有何大事。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，似恐鞫繫之本邊飽，而放假之以歲時也者。雖非酷暴，而其實厥罪惟均矣！嘗見一詞之中，其急要不可少者，不過三數人。其餘皆無辜之赤子，妄被羅織者也！或平昔以睚眦開嫌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。故與訟者以其全刁謀正案，而以其餘毒復小讎。帶一名於紙尾，遂成附骨之疽；受萬罪於公門，竟屬切膚之痛。人跪亦跪，狀若鳥集；人出亦出，還同猿繫。醫而究之官問不及，吏詰不至。其實一無所用，祇足以破產傾家，飽蠶役之貪囊；鬻子典妻，洩小人之私憤而已。深願爲官者，每投到時，略一審詰，當逐逐之，不當逐逐之。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！便保全多少身家，培養多少元氣。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。又何必析楊刀鋸，能殺人哉？』

劉夫人

『藏金莫笑祇區區，利市從知福命殊；

地下苦無營運處，卻來人世覓陶朱。』

廉生者，彰德人，少篤學；然早孤，家甚貧。一日，他出，暮歸失途。入一村，有媪與謂曰：『廉公子何之？夜得毋深乎？』生方皇懼，更不暇問其誰何，便求假榻。媪引去，入一大第。有雙鬟籠燈，導一婦人出；年四十餘，舉止大家。媪迎曰：『廉公子至。』生趨拜。婦喜曰：『公子秀發，何但作富家翁子？』卽設席於坐側，勸酬甚殷，而自己舉杯未嘗飲，舉箸亦未嘗食。生惶惑，屢審閤閱。笑曰：『再盡三爵告君知。』生如命已，婦曰：『亡夫劉氏，客江右，遭變遽殞。未亡人獨居荒僻，日就零落。雖有兩孫，非鳴鴉，卽鴛鴦耳！』公子雖異姓，亦前生骨肉也！且至性純篤，故遂覩然相見。無他煩，薄藏窖金，欲倩公子持泛江湖，分其贏餘，亦勝案瑩枯死。』廉生辭以少年書癡，恐負重託。婦曰：『讀書之計，先於謀生。公子聰明，何之不可？』遣婢運貲出，交兌八百餘兩。生惶恐固辭。婦曰：『固知公子未慣懋遷，但試爲之，當無不利。』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，謀合商侶。婦云：『勿須！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，爲公子服役足矣。』遂輪織指以下之曰：『伍姓者吉。』命僕馬囊金送生出，曰：『臘盡滌瑣，候洗寶

裝矣！』又顧僕曰：『此馬調良，可以乘御，即贈公子。勿須將回。』生歸，夜纔四鼓，僕繫馬自去。明日，多方覓役，果得伍姓，因厚價招之。伍老於行旅，又爲人癡拙不苟，費財悉倚付之。往涉荆襄，歲杪始得歸，計利三倍。生以得伍力多，於常格外，另有酬賞，謀同飛灑，不令主知。甫抵家，婦已遣人將迎。遂與俱去，見堂上華筵已設。婦出，備極慰勞。生納贖訖，即呈簿籍，婦置不顧。少頃，即席，歌舞鞞鞞。伍亦賜筵外舍，盡醉方歸。因生無家室，留守新歲。次日，又求稽盤。婦笑曰：『後無須爾！妾會計久矣！』乃出冊示生，登誌甚悉；並給僕者，亦載其上。生愕然曰：『夫人真神人也！』過數日，館穀豐盛，待若子姪。一日堂上設席：一東面，一南面，堂下一筵西向，謂生曰：『明日財星臨照，宜可遠行。今爲主价，粗設祖帳，以壯行色。少間，伍亦呼至，賜坐堂下。一時鼓鉦鳴聒，女優進呈曲目，生命唱陶朱富。婦笑曰：『此先兆也！當得西施作內助矣！』宴罷，仍以全金付生，曰：『此不可以歲月計。非獲巨萬勿歸也！妾與公子，所憑者在福命，所信者在心腹，勿勞計算。遠方之盈絀，妾自知之。』生唯唯而退，往客淮上，進身爲隄賈。踰年，利又數倍。然生嗜讀，操籌不忘書卷。所與遊，皆文士。所獲既盈，隱思止足，漸謝任於伍。桃源薛生與最善。適過訪之，薛一

門俱適別業，昏暮無所復之。閹人延生人，掃榻作炊。細詰主人起居。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，犒邊庭，民間騷動。聞有少年無婦者，不通媒妁，竟以女送諸其家；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。薛亦新婚於大姓。猶恐輿馬喧動，爲大令所聞，故暫遷於鄉。初更向盡，方將拂榻就寢，忽聞數人排閹人。閹人不知何語。但聞一人云：「官人既不在家，秉燭者何人？」閹人答：「是廉公子，遠客也。」俄，而問者已入，袍帽光潔。略一舉手，卽詰邦族。生告之。喜曰：「吾同鄉也！岳家誰氏？」答云：「無之。」益喜，趨出，急招一少年同入，敬與爲禮。卒然曰：「實告公子，某慕姓，今夕此來，將送舍妹於薛官人。至此方無策，進退維谷之際，適逢公子，甯非數乎？」生以未悉其人，故躊躇久不敢應。慕竟不聽其致詞，急呼送女者。少間，二媪扶女郎入，坐生榻上。睨之，年十五六，佳妙無雙。生喜，始整巾向慕謝，又囑閹人行沽，略盡款洽。慕言先世彰德人，母族亦世家，今凌夷矣。聞外祖遺有兩孫，不知家况何似。生問其姓。曰：「外祖劉，字暉若，聞在郡北三十里。」生曰：「僕郡城東南人。去北里頗遠，年又最少，無多交知。郡中此姓最繁。止知郡北有劉荆卿，亦文學士。未審是否？然貧矣！」慕曰：「某祖墓尙在彰郡。每欲兩櫬歸葬故里，以資斧未辦，姑猶遲遲。今妹從去，歸計益

決矣！」生聞之，銳然自任，二慕俱喜。酒數行，辭去。生卻僕移燈，琴瑟之愛不勝言。次日，薛已知之，趨入城，除別院館生。生詣淮，交盤已，留伍居肆。裝費返桃源，同二慕啓岳父母骸骨。兩家細小，載與俱歸。入門安置已，囊金詣主。前僕已候於途，從去。婦逆見，色喜，曰：「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！前日爲客，今日爲吾甥婿也！」置酒迎塵，倍益親愛。生服其先知，因問：「夫人，與岳母遠近。」婦云：「勿問！久自知之。」乃堆金案上，瓜分爲五，自取其二，曰：「吾無用處，聊貽長孫。」生以過多，辭不受。悽然曰：「吾家零落，宅中喬木，被人伐作薪。孫子去此頗遠，門戶蕭條，煩公一營辦之。」生諾，而金止受其半。婦強內之，送生出，揮涕而返。生疑怪間，回視第宅，則爲墟墓。始悟婦，卽妻之外祖母也！旣歸，贖墓田一頃，封殖偉麗。劉有二孫：長卽荆卿，次玉卿，飲博無賴，皆貧。兄弟詣生申謝，生悉厚贈之。由此寒往最稔。生頗道其經商之由。玉卿竊意家中多金，夜合博徒數輩，發墓搜之。剖棺露齒，竟無少獲，失望而散。生知墓被發，以告荆卿。荆卿偕生同驗之。入壙，見案上纍纍，前所分金具在，荆卿欲與生共取之。生曰：「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。」荆卿乃囊運而歸，告諸邑宰，訪緝甚嚴。後一人賣墳中玉簪，獲之。窮訊其黨，始知玉卿爲首，因將治以

極刑。荆卿代哀，僅得賒死。墓內外，兩家並力營繕，較前益堅美。由此廉劉皆富，惟玉卿如故。生及荆卿常河潤之，而終不足供其博賭。一夜，盜入生家，執索金寶。生所藏金，皆以千五百爲箇。發示之，盜取其二；止有鬼馬在廐，用以運之而去。使生送諸野，乃釋之。村衆望盜火未遠，噪逐之，賊驚遁。共至其處，則金委路側，馬已倒爲灰燼。始知馬亦鬼。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。先是盜執生妻，悅其美，將就淫之。一盜帶面具，力河止之，聲似玉卿。盜釋生妻，脫腕釧而去。以是疑玉卿，然心竊德之。後盜以釧質賂，爲捕役所獲。詰其黨，果有玉卿。宰怒，備極五毒。兄與生謀，欲以重賂脫之；謀未成而玉卿已死。生猶時恤其妻子。生後登賢書，數世皆素封焉。嗚呼！貪字之點畫形象，甚近乎貧。如玉卿者，可以鑒矣！

神女

『樸陋衣冠慳介身，車中慰贈亦前因；

爲卿夙夜蒙霜露，不惜珠花持與人。』

米生者，閩人，傳者忘其名字郡邑。偶入郡，醉過市廛，聞高門中，簫鼓如雷，聞

之居人。云：『是開壽筵者。』然門庭亦殊清寂。聽之，笙歌繁響，醉中雅愛樂之；並不問其何家，卽街頭市祝儀，投晚生刺焉。或見其衣冠樸陋，便問：『君係此翁何親？』答言：『無之。』或言：『此流寓者，僑居於此。不審何官？甚貴倨也！既非親屬，將何求？』生聞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！無何，兩少年出迎客，華裳炫目，丰采都雅，揖生入。見一叟南向坐，東西列數筵；客六七人，皆似貴冑。見生至，盡起爲禮；叟亦杖而起。生久立，待與周旋，而叟殊不離席。兩少年致詞曰：『家君衰邁，起拜良艱。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。』生遜謝而罷。遂增一筵於上，與叟接席。未幾，女樂作於下。座後，設琉璃屏，以障內容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復可以傾談。筵將終，兩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勸客，杯可容三斗。生有難色，然見客受亦受。頃刻四顧，主客盡醺。生不得已，亦強盡之。少年復斟。生覺憊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強挽其裾。生大醉趨地，但覺有人以冷水澆面，恍然若寤；起視賓客盡散；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別而歸。後再過其門，則已遷去矣！自郡歸，偶適市，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飲。視之，不識，姑從之入，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。問其人，乃諸姓，市中磨鏡者也。問：『何相識？』曰：『前日上壽者，君識之否？』生言：『不識！』諸言：『予出入其門最稔。翁傅姓，但不知何

籍何官。先生上壽時，我方在擗下，故識之也。」日暮飲散，鮑莊夜死於途。鮑父不識諸，執名訟生。檢得鮑莊體有重傷，生以謀殺論死，備歷械梏。以諸未獲，罪無申證，訟繫之。年餘，直指巡方，廉知其冤，出之。家中田產蕩盡；而衣巾革褸，冀其可以辯復，於是攜囊入郡。日將暮，步履頗殆，休於路側。遙見小車來，二青衣夾隨之。既過，忽命停輿，車中不知何言。俄，一青衣問生：「君非米姓乎。」生驚起諾之。問：「何貧窶若此？」生告以故。又問：「安之？」又告之。青衣去向車中語。俄，復返。請生至車前。車中以纖手塞簾，微睨之，絕代佳人也，謂生曰：「君不幸得無妄之禍，聞之太息。今日學使署中，非白手可以出入者。途中無可解贈。」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，授生曰：「此物可以鬻百金。請緘藏之。」生下拜，欲問官閥。車行甚疾，其去已遠，不解何人。執花諦視，上綴明珠，非凡物也，珍藏而行。至郡投狀，上下勒索甚苦。出花展視，不忍置去，遂歸。歸而無家，依於兄嫂。幸兄賢，爲經紀，貧不廢讀。過歲，赴郡應童子試，誤入深山。會清明節，游人甚衆。有數女騎來，內一女郎，卽曩時車中人也！見生，停騾問其所往。生具以對。女驚曰：「君衣頂尙未復耶！」生慚然，於衣下出珠花曰：「不忍棄此，故猶童子也。」女郎暈紅上頰；旣囑坐待路隅，款段而去。

久之，一婢馳馬來，以裹物授生，曰：『娘子言：「今日學使之門如市。贈白金二百，爲進取之資。」』生辭曰：『娘子惠我多矣！自分撥芹非難，重金所不敢受。但告以姓名，繪以小像，焚香供之足矣！』婢不顧，委地下而去。生由此用度頗充；然終不屑蚤緣。後入邑庠第一。以金授兄，兄善居積；三年，舊業盡復。適閩中巡撫，爲生祖門人，優恤甚厚，兄弟稱巨家矣。然生素骨梗；雖屬大僚通家，而未嘗有所干謁。一日，有客裘馬至門，都無識者。出視，則傅公子也。揖而入，各道間闊，治具相款。客辭以完，然亦不竟言去。已而肴酒既陳，公子起而請問；相將入內，拜伏於地。生驚問：『何事？』悽然曰：『家君適罹大禍，欲有求於撫臺。非兄，不可。』生辭曰：『渠雖世誼，而以私干人，生平所不爲也！』公子伏地哀泣。生厲色曰：『小生與公子，一飲之知交耳！何遂以喪節強人？』公子大慚，起而別去。越日，方獨坐，有青衣人入。視之，卽山中贈金者，生乃驚起。青衣曰：『君忘珠花否？』生曰：『唯唯！不敢忘。』曰：『昨公子卽娘子胞兄也！』生聞之，竊喜，僞曰：『此難相信。若得娘子親見一言，則油鼎可蹈耳！不然，不敢奉命。』青衣出，馳馬而去。更盡復返，扣扉入曰：『娘子來矣！』言未已，女郎慘然人；向壁而哭，不作一語。生拜曰：『小生非卿，無以育今日。』

但有驅策，敢不惟命。女曰：『受人求者常驕人，求人者常畏人。中夜奔波，生平何解此苦。祇以畏人故耳！亦復何言？』生慰之曰：『小生所以不違諾者，恐過此，一見爲難耳！使卿夙夜蒙露，吾知罪矣！』因挽其祛，隱抑搔之。女曰：『子誠敝人也。不念疇昔之義，而欲乘人之危。予過矣！予過矣！』忿然而出，登車而去。生追出謝過，長跪而要遮之；青衣亦爲緩頰。女意稍解，就車中謂生曰：『實告君。妾非人！乃神女也！家君爲南岳都理司，偶失禮於地官，將達帝聽。非本地都人官印信，不可解也！君如不忘舊義，以黃紙一幅，爲妾求之。』言已，車發遂去。生歸，悚懼不已；乃假驅祟，言於巡撫。巡撫謂其事近巫蠱，不許。生以厚金賂其心腹，諧之，而未得其便也。既歸，青衣候門，生具告之；默然遂去，意似怨其不忠。生追送之，曰：『歸語娘子。如事不諧，我以身命殉之。』既歸，終夜輾轉，不知計之所出。適院署有寵姬購珠，乃以珠花獻之。姬大悅，竊印爲之鈐之。懷歸，青衣適至。笑曰：『幸不辱命。然數年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，今還爲主人棄之矣！』因告以情，且曰：『黃金拋置，我都不惜。寄語娘子，珠花須要償也！』踰數日，傅公子登堂申謝，納黃金百兩。生作色曰：『所以然者，爲令妹之惠我無私耳！不然，卽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？』再強之，聲色益厲。公子

慚而去，曰：『此事殊未了。』翼日，青衣奉女郎命，進明珠百顆，曰：『此足以償珠花耶？』生曰：『重花者，非貴珠也！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，直須賣作富家翁耳！什襲而甘貧賤，何爲乎？娘子神人，小生何敢他望？幸得報洪恩於萬一，死無憾矣！』青衣置珠案上，生朝拜而後却之。越數日，公子又至。生命治酒肴。公子使從人入，下，自行烹調。相對縱飲，歡若一家。有客餽苦糯，公子飲而美之；飲盡百棗，面頰微頰，乃謂生曰：『君貞介士。愚兄弟不能早知君，有愧裙釵多矣！家君威大德，無以相報，欲以妹子附爲婚姻；恐以幽明見嫌也！』生喜懼非常，不知所對。公子辭而出曰：『明夜七月初九，新月鉤辰，天孫有少女下嫁，吉期也！可備青廬。』次夕，果送女郎至，一切無異常人。三日後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，大小皆有餽賞。又最賢，事嫂如姑。數年不育，納納副室，生不肯。適兄賈於江淮，爲買少姬而歸。姬顧姓，小字博士，貌亦清婉，夫婦皆喜。見髻上插珠花，甚似當年故物。摘視，果然，異而詰之。答云：『昔有巡撫妾死，其婢盜出鬻於市。先人廉其直，買而歸，妾愛之。先人無子，生妾一人，故所求無不得。後父死家落，妾寄養於顧媪之家。顧妾姨行，見珠屢欲售去。妾投井覓死，故至今猶存也！』夫婦歎曰：『十年之物，復歸故主，豈非數哉？』女舅出珠花一朵，

曰：『此物久無偶矣！』因並賜之，親爲簪於髻上。姬退，問女郎家世甚悉，家人皆諱言之，陰語生曰：『妾視娘子，非人間人也，其眉目間有神氣。昨簪花時，得近視。其美麗出於肌裏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！』生笑之。姬曰：『君勿言，妾將試之。如其神，但有所須，無人處，焚香以求，彼當自知。』女郎繡襪精工，博士愛之，而未敢言，乃卽閨中焚香祝之。女早起，忽檢篋中，出襪，遺婢贈博士，生見之而笑。女問故，以實告。女曰：『黠哉婢乎！』因其慧，益憐愛之。然博士益恭，味爽時，必薰沐以朝。後博士一舉男，兩人分字之。生年八十，女貌猶如處子。生抱病，女鳩匠爲材，令寬大倍於尋常。旣死，女不哭。男女他適，則女已入材中死矣！因並葬之，至今傳爲大材家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『女則神矣！博士而能知之，是遵何術歟？乃知人之慧，固有靈於神者矣！』

湘裙

『弟兄握手聚泉臺，斗酒盃羹夜饋來；

私試血痕留玉腕，早知有意向喬才。」

晏仲，陝西延安人，與兄伯同居，友愛敦篤。伯三十而卒，無嗣，妻亦繼亡。仲痛悼之，每思生二子，則以一子爲兄後。甫舉一男，而仲妻又死。仲恐繼室不卹其子，將購一妾。鄰村有貨婢者，仲往相之，略不稱意，情緒無聊；被友人留酌，醺醉而歸。途中遇故舊友梁生，握手殷殷，邀過其家。醉中忘其已死，從之而去。入其門，並非舊第，疑而問之。答云：『新移此耳。』入而謀酒，則家釀已竭。囑仲坐待，挈瓶往沽。仲出立門外俟之，見一婦人控驢而過。有童子隨之，年可八九歲；而目神色，絕類其兄。心惻然動，急尾緩之，便問：『童子何姓？』答言：『姓晏。』仲益驚，又問：『汝父何名？』笑言：『不知。』言次，已至其門，婦人下驢。仲執童手曰：『汝父在家否？』童子諾而入。頃之，一媪出窺，真其嫂也，訝：『叔何來？』仲大悲，隨之而入，見廬落亦復整頓。因問：『兄何在？』曰：『責負未歸。』問：『跨驢何人？』曰：『此汝兄妾甘氏，生兩男矣！長阿大，赴市未返；汝所見者阿小。』坐久，酒漸解，始悟所見皆鬼。以兄弟情切，卽亦不懼。嫂溫酒治具。仲急欲見兄，促阿小覓之。良久哭而歸，曰：『李家負欠不還，反與父鬪。』仲聞之，與阿小奔而去。見有兩人，方摔兄地上，

仲怒，奮拳直上，當者盡踏。急救兄起，敵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無算。始起執兄手，頓足哀泣，兄亦泣。既歸，舉家慰問。乃具酒食，兄弟相慶。居無何，一少年入，年約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『大哥地下有兩兒，而墳墓不掃。弟又子少而鰥，奈何？』伯亦悽惻。嫂謂伯曰：『遣阿小從叔去，亦得。』阿小聞之，依叔肘下，容戀不去。仲撫之，倍益酸辛，問：『汝樂從否？』答云：『樂從。』仲念鬼雖非人，恩情亦勝無也，因為解顏。伯曰：『從去，但勿嬌慣。宜啖以血肉，驅向日中曝之，午過乃已。六七歲兒，歷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娶妻育子。但恐不壽耳。』言聞，門外有少女窺聽，意致溫婉。仲疑為兄女，便以問兄。兄曰：『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無歸，寄養十年矣！』問：『已字否？』伯云：『尚未，近有媒，議東村田家。』女在窗外小語曰：『我不嫁田家牧牛子。』仲頗有動於中，而未使明言。既而伯起，設榻於齋，止弟宿。仲雅不欲留，而意戀湘裙，將設法以窺兄意，遂別兄就榻。時方初春，氣候猶寒，齋中夙無烟火，森然起粟；對燭冷坐，思得小飲。俄，而阿小推扉入，以杯盞斗酒置案上。仲喜極，問：『誰之為？』答云：『湘姨。』酒將盡，又以灰覆盆火，擲牀下。仲問：『爺娘寢乎？』曰：『睡已久矣！』『汝寢何所？』曰：『與湘姨

共榻耳！』阿小候叔眠，乃掩門去。仲念湘裙慧而解意，益愛慕之；又以其能撫阿小，欲得之心益堅。輾轉牀頭，終夜不寢。早起，告兄曰：『弟子然無偶，煩大哥留意也！』伯曰：『吾家非一瓢一擔者，物色當自有人。地下卽有佳麗，恐於弟無所利益。』仲曰：『古人亦有重妻，何害？』伯似會意，便言：『湘裙亦佳。但以巨針刺入，迎血出不止者，乃可爲生人妻。何得草草？』仲曰：『得湘裙撫阿小，亦得。』伯但搖首。仲求之不已，嫂曰：『試捉湘裙，強刺驗之。不可，乃已。』遂握針出。門外遇湘裙，急捉其腕，則血痕猶溼；蓋卽伯言，早自試之矣！嫂釋手而笑，反告伯曰：『渠作有意喬才久矣！尙爲代慮耶！』妾聞之怒，趨近湘裙，以指刺脛而罵曰：『淫婢不差，欲從阿叔奔去耶？我定不如其願。』湘裙愧憤，哭欲覓死，舉家騰沸。仲乃大慚，別兄嫂，率阿小而出。兄曰：『弟姑去，阿小勿使復來，恐損其生氣也！』仲諾之。既歸，僞增其年，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。衆以其貌醜類，亦信爲伯遺體。仲教之讀，輒遣抱一卷，就日誦之。初以爲苦，久而漸安。六月中，几案灼人，而兒戲且讀，殊無少怨。兒甚慧，日盡半卷，夜與叔抵足，恆背誦之。仲甚慰，又以不忘湘裙，故不復作燕樓想矣。一日，雙媒來爲阿小議婚，中饋無人，心甚躁急。忽廿嫂自外入曰：『阿叔勿怪。吾送湘裙

至矣！綠婢子不識羞，我故挫辱之。叔如此表表，而不相從，更欲從何人者？」見湘裙立其後，心甚歡悅。肅嫂坐，具述有客在堂，乃趨出。少間，復入，則甘氏已去。湘裙卸妝入廚下，刀砧盈耳矣！俄而肴饌羅列，烹飪得宜。客去，仲入，見湘裙凝妝坐室中，遂與交拜成禮。至晚，女仍欲與阿小共宿。仲曰：「我以陽氣溫之，不可離也！」因置女別室；惟晚間杯酒，一往歡會而已。湘裙撫前子如己出，仲益賢之。一夕，夫婦款洽，仲戲問：「陰世有佳人否？」女思良久，乃答曰：「未見；惟鄰女葳靈仙，羣以爲美。顧貌亦猶人，要善修飾耳！與妾往還最久，心中竊鄙其蕩也！如欲見，頃刻可致。但此等人，未可招惹。」仲急欲一見。女把筆似欲作書；既而擲管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強之再四，乃曰：「勿爲所惑！」仲諾之。遂紙作數畫若符，於門外焚之。少時，簾動鉤鳴，吃吃作笑聲。女起，曳入。高髻雲翹，殆類畫圖。扶坐牀頭，酌酒相餞。初見仲，猶以紅袖掩口，不甚縱談。數日後，嬉狎無忌，漸伸一足壓仲衣。仲心迷亂，不知魂之所舍；目前惟礙湘裙。湘裙又故防之，頃刻不離於側。葳靈仙忽起，褰簾而出。湘裙從之，仲亦從之。葳靈仙握仲，趨入他室。湘裙甚恨，而無如何；憤然歸室，聽其所爲而已。既而仲入，湘裙責之曰：「不聽我言，恐後却之不得耳！」仲疑其妒，不樂而散。

。次夕，蕨靈仙不招自來。湘裙甚厭見之，傲不爲禮。仙竟與仲相將而去。如此數夕，女見其來，則詬辱之，而亦不能卻也。月餘，仲病不起，始大悔，喚湘裙與共寢處，冀可避之。晝夜防稍懈，則人鬼已在陽臺矣。湘裙操杖逐之，鬼忿與爭。湘裙在弱，手足皆爲所傷。仲寢以沈困，湘裙泣曰：『吾何以見吾姊乎？』又數日，仲冥然遂死。初見二隸執牒入，不覺從去。至途患無資斧，邀隸使道過兄所。兄見之，驚駭失色，問：『弟近何作？』仲曰：『無他；但有鬼病耳！』實告之。兄曰：『是矣！』乃出白金一裹，謂隸曰：『姑笑納之。吾弟罪不應死，請釋歸。我使豚兒從去，或無不諧。』便喚阿大陪隸飲，反身入家。徧告以故，乃令甘氏，隔壁喚蕨靈仙。俄至，見仲欲遁。伯揪髮罵曰：『淫婢！生爲蕩婦，死爲賤鬼；不齒羣衆久矣！又祟吾弟耶！』立批之，雲鬢蓬飛，妖容頓滅。久之，一嫗來，伏地哀懇。伯又責嫗，縱女宣淫。謗訾移時，始令與女俱去。伯乃送仲出。飄忽間，已抵家門；直抵臥室，豁然若寤，始知適間之已死也。伯責湘裙曰：『我與若姊，謂汝賢能，故使從吾弟。反欲促吾弟死耶？設非名分之嫌，伊當撻楚。』湘裙慚懼啜泣，望伯伏謝。伯顧阿小喜曰：『兒居然生人矣！』湘裙欲出作黍，伯辭曰：『弟事未辦，我不遑暇。』阿小年十三，漸知戀父；見父出，零涕從之。父曰

：「從叔最樂。我行復來耳！」轉盼遂逝。自此不復通問矣。後阿小娶婦，生一子，亦年三十而卒。仲撫其孤，如姪生時。仲年八十，其子二十餘矣！乃析之。湘裙無所出。一日，謂仲曰：「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？」盛妝上牀而歿。仲亦不哀，半年亦歿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之友愛如仲，幾人哉？宜其不死，而益之以年也！陽絕陰嗣，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。在人無此理，在天固有此數乎？地下生子，願承前業者，想亦不少。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，不肯收恤耳！」

羅祖

「妻孥久別幸平安，決絕如何一旦拌？」

檀越能將刀放下，便成佛祖亦非難。」

羅祖，卽異人也，少貧，喜豪縱。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，卽以羅往。羅居邊數年，生一子。駐防守備，雅厚遇之。會守備遷陝西參將，欲攜與俱去。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，遂西。自此三年不得反。適參將欲致書北塞，羅乃自陳，請以便道省妻子，參將從之。羅至家，妻子無恙，良慰；然牀下有男子遺鳥，心疑之。旣而詣李申謝。李致酒

殷勤。妻又道李恩義，羅感激不勝。明日，謂妻曰：『我往致主命，暮不能歸，勿伺也！』出門跨馬去，匿身近處，更定却歸。妻與李臥語，大怒破扉。二人懼，膝行乞死。羅抽刃出；已復韜之曰：『我始以汝爲人也！今若此，殺之污吾刃耳！與汝約，妻子而受之，籍名亦而充之。馬匹器械具在，我逝矣！』遂去。鄉人共問於官。官答李，以實告。而事無驗見，莫可質憑。遠近搜羅，則絕匿名跡。官疑其因奸致殺，益械李及妻。逾年，並桎梏以死。乃驛送其子歸卽墨。後石匣營，有樵入山，見一道士，坐洞中，未嘗求食。衆以爲異，齎糒供之。或有識者，蓋卽羅也。饋滿洞，羅終不食。意似厭器，以故來者漸寡。積數年，洞外蓬蒿成材。或潛窺之，則坐處不曾少移。又久之，見其出遊山上，就之已杳。往瞰洞中，則衣上塵蒙如故，益奇之。更數日而往，則玉柱下垂，坐化已久。土人爲之建廟。每三月間，香楮相屬於道。其子往，人皆稱以小羅祖，香稅悉歸之。今其後人，猶歲一往，收稅金焉。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。子笑曰：『今世諸檀越，不求爲聖賢，但望成佛祖。請通告之，若要立地成佛，須放下刀子去。』

橘 樹

『魚軒重蒞樹先知，及屆瓜期感別離；

橋蔭倘將棠蔭比，後先冰玉繫人思。』

陝西劉公，爲興化令，有道士來獻盆樹。視之，則小橋細莖如指，擯弗受。劉有幼女，時六七歲，適值初度。道士云：『此不足供大人清玩，聊祝女公子福壽耳！』乃受之。女一見，不勝愛悅；寘諸園闥，朝夕護之，唯恐傷。劉任滿，橋盈把矣，是年初結實。簡裝將行，以橋重贅，謀棄去。女抱樹嬌啼。家人給之曰：『暫去，且將復來。』女信之，涕始止；又恐爲大力者負之而去，立視家人，移栽墀下，乃行。女歸，受莊氏聘。莊丙戌登進士，釋褐爲興化令。夫人大喜；竊意十餘年，橋不復存；及至，則樹已十圍，實纍纍以千計。問之故役，皆云：『劉公去後，橋甚茂而不實。此其初結也！』更奇之。莊任三年，繁實不改；第四年，憔悴無少華。夫人曰：『君任此不久矣！』至秋果解任。

異史氏曰：『橋其有夙緣於女乎？何遇之巧也？其實也似感恩，其不華也似傷離。物猶如此，而况於人乎！』

木雕美人

『分明傀儡也登場，如見明妃塞上妝；

金埒錦韉人叱逐，羊裘雉尾犬蹄忙。』

商人白有功，言：『在灤口河上，見一人荷竹籠，牽巨犬二。於籠中出木雕美人，高尺餘，手目轉動，豔妝如生；又以小錦韉，被犬身，便令跨坐。安置已，叱犬疾奔。美人自起，學解馬作諸劇。鐙而腹藏，腰而尾贅；跪拜起立，靈變不訛。又作昭君出塞，別取一木雕兒，插雉尾，披羊裘，跨犬從之。昭君頻頻回顧，羊裘兒揚鞭追逐，真如生者。』

金永年

『幻夢幾疑妄想來，誰知老蚌竟含胎；

蕭條暮景憑誰慰？玉樹還從心地培。』

利津金永年，八十二歲無子；媪七十二歲，自分絕望。忽夢神告曰：『本應絕嗣；念汝貿販平準，賜子一子。』醒以告媪。媪曰：『此真妄想！兩人皆將就木，何由生子？』無何，媪腹震動，十月竟舉一男。

孝 子

『遺體原難稍毀傷，奈何母氏病膏肓；

煎將脅肉親敷貼，好爲瘍科續異方。』

青州東香山之前，有周順亭者，事母至孝。母股生大疽，痛不可忍，晝夜嘔呻。周撫肌進藥，至忘寢食。數月不痊，周憂煎無以爲計；夢父告曰：『母疾賴汝孝。然此創，非人膏塗之，不能愈；徒勞焦惻也！』醒而異之。乃起，以利刀割脅肉。肉脫落，覺不甚苦。急以布纏腰際，血亦不注。於是烹肉作膏，敷母患處，痛截然頓止。母喜，問：『何藥而靈效如此？』周詭對之。母創尋愈。周每掩護割處，卽妻子亦不知也。旣痊，有巨痕如掌。妻詰之，始得其情。

異史氏曰：『割股爲傷生之事，君子不貴。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？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！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，猶在天壤。司風教者，重務良多，無暇彰表，則闡幽明微，頓茲芻蕘。』

「狡狴未見但聞名，貢自遐羅萬里程；
能使雞毛吹盡落，此中物理信難明。」

羅暹貢獅，每止處，觀者如堵。其形狀，與世傳繡畫者迥異。毛黑黃色，長數寸。或投以雞，先以爪搏而吹之。一吹，則毛盡落如掃，亦理之奇也。

梓潼令

「蕉鹿當年笑鄭人，迷離惆恍境非真；

梓潼再任先幾兆，夢到雷同夢更神。」

常進士大忠，太原人，候選在都。前一夜，夢文昌投刺。拔籤，得梓潼令，奇之。後丁艱歸，服闋候補，又夢如前。默思豈復任梓潼乎？已而果然！

賈奉雉

「一枕游仙夢乍回，榮華轉眼賸寒灰；

少年盛氣消磨盡，自有樓船接引來。」

賈奉雉，平涼人，才名冠一時，而試輒不售。一日，途中遇一秀才，言郎姓，風格

灑然，談言微中；因邀俱歸，出課藝就正。郎讀罷，不甚稱許，曰：『足下文，小試，取第一則有餘；闈場，取榜尾則不足。』賈曰：『奈何？』郎曰：『天下事，仰而跂之則難，俯而就之甚易。此何須鄙人言哉？』遂指一二人，一二篇，以爲標準；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。聞之，笑曰：『學者立言，貴乎不朽。卽味列八珍，當使天下不以爲秦耳！如此獵取功名，雖登臺閣，猶爲賤也！』郎曰：『不然！文章雖美，賤則弗傳。君欲抱卷以終也，則已。不然，簾內諸官，皆以此等物事進身。恐不能因閱君文，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！』賈終嘿然。郎起而笑曰：『少年盛氣哉！』遂別而去。是秋入闈復落。鬱邑不得志，頗思郎言，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。未至終篇，昏昏欲睡；心惶惑，無以自主。又三年，闈場將近，郎忽至，相見甚懽。因出所擬七題，使賈作之。越日，索文而閱，不以爲可，又令復作。作已，又嘗之。賈戲於落卷中，集其寡冗泛濫，不可告人之句，連綴成文；俟其來而示之。郎喜曰：『得之矣！』因使熟記，堅囑勿忘。賈笑曰：『實相告，此言不由中，轉瞬卽去。便受夏楚，不能復憶之也。』郎坐案頭，強令自誦一過。因使袒背，以筆寫符而去，曰：『只此已足。可以束閣羣書矣！』驗其符，濯之不下，深入肌理。至場中，七題無一遺者。回思諸作，茫不記憶；惟戲綴之文，歷

歷在心；然把筆終以爲羞。欲少竄易，而顛倒苦思，竟不能復更一字。日已西墜，直錄而去。郎候之已久，問：『何暮也？』賈以實告，卽求拭符。視之，已漫滅矣！再憶場中文，遂如隔世，大奇之。因問：『何不自謀？』笑曰：『某惟不作此等想，故不能讀此等文也！』遂約明日過諸寓，賈諾之。郎旣去，賈取文稿自閱之，大非本懷，快快不自得；不復訪郎，嗒喪而歸。未幾榜發，竟中經魁。又閱舊稿，一讀一汗；讀竟，重衣盡濕；自言曰：『此文一出，何以見天下士乎？』方慚忤問，郎忽至，曰：『求中旣中矣！何其悶也？』曰：『僕適自念，以金盆玉碗貯狗矢，真無顏出見同人。行將遁迹山邱，與世長絕矣！』郎曰：『此亦大高，但恐不能耳！果能之，僕引見一人，長生可得。並千載之名，亦不足戀；况儻來之富貴乎！』賈悅，留與共宿，曰：『容某思之。』天明，謂郎曰：『予志決矣！』不告妻子，飄然遂去。漸入深山，至一洞府。其中別有天地；有叟坐堂上。郎使參之，呼以師。叟曰：『來何早也？』郎曰：『此人道念已堅，望加收齒。』叟曰：『汝旣來，須將此身，並置度外，始得。』賈唯唯聽命。郎送至一院，安其寢處，又投以餌，始去。房亦精潔，但戶無扉，窗無櫺，內惟一几一榻。賈解屨登榻，月明穿射矣；覺微饑，取餌啖之，甘而易飽。竊意郎當復來；坐久寂然，杳

無聲響，但覺清香滿室，臟腑空明，脈絡皆可指數。忽聞有聲甚厲，似貓抓搔。自牖睨之，則虎蹲檐下，乍見甚驚。因憶師言，卽復收神凝坐。虎似知其有人，尋入近榻，氣咻咻，徧嗅足股。少頃，聞庭中噪動，如雞受縛，虎卽趨出。又坐少時，一孀人入，蘭麝撲人，悄然登榻，附耳小言曰：『我來矣！』一言之間，口脂散馥，賈渺然不少動。又低聲曰：『睡乎？』聲音頗類其妻，心微動。又念曰：『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！』瞑如故。美人笑曰：『鼠子動矣！』初，夫妻與婢同室，狎褻惟恐婢聞。私約一謎曰：『鼠子動，則相歡好。』忽聞是語，不覺大動。開目凝視，真其妻也！問：『何能來？』答云：『郎生恐君岑寂思歸，遣一嫗導我來。』言次，因賈出門不相告語，假傍之際，頗有怒懟。賈慰藉良久，始得嬉笑爲歡。旣畢，夜已向晨。聞叟譙訶聲，漸近庭院，妻急起，無地自匿，遂越短牆而去。俄頃，郎從叟入。叟對賈杖郎，便令逐客。郎亦引賈自短牆出，曰：『僕望君奢，不免躁進。不圖情緣未斷，累受撲責。從此暫去，相見行有日也！』指示歸途，拱手遂別。賈俯視故村，故在目中。意妻弱步，必滯途間。疾趨里餘，已至家門；但見房垣零落，舊景全非。村中老幼，竟無一相識者，心始駭異。忽念劉阮返自天台，情景真似；不敢入門，於對戶憩坐。良久，有老翁曳杖出。賈揖之，

問：『賈某家何所？』翁指其第曰：『此卽是也！得無欲問奇事耶？僕悉知之。相傳此公聞捷卽遁。遁時，其子纔七八歲。後至十四五歲，母忽大睡不醒。子在時，寒暑爲之易衣。迨歿，兩孫窮蹙，房舍拆毀，惟以木架苦覆蔽之。月前，夫人忽醒，屈指百餘年矣！遠近聞其異，皆來訪視，近日稍稀矣。』賈豁然頓悟，曰：『翁不知賈奉雉卽某是也！』翁大駭，走報其家。時長孫已死；次孫祥，至五十餘矣！以賈少年，疑爲詐僞。少間，夫人出，始識之。雙涕霑霑，呼與俱去。苦無屋宇，暫入孫舍。大小男婦，奔入盈側，皆其曾元，率陋劣少文。長孫婦吳氏，沽酒具藜藿；又使少子果及婦，與己共室，除舍舍祖翁姑。賈入舍，烟埃兒溺，雜氣熏人。居數日，懊惋殊不可耐。兩孫家分供餐飲，調任尤乖。里中以賈新歸，日日招飲，而夫人恆不得一飽。吳氏故士人女，頗嫻閨訓，承顏不衰。祥家給奉漸疎，或噉而與之。賈怒，攜夫人去，設帳東里。每謂夫人曰：『吾甚悔此一返，而已無及矣！不得已，復理故業；若心無愧恥，富貴不難致也！』居年餘。吳氏猶時餽餉，而祥父子絕迹矣。是歲，試入邑庠，邑令重其文，厚贈之。由此家稍裕，祥稍稍來近就之。賈喚入，計彙所耗費，出金償之，斥絕令去。遂買新第，移吳氏共居之。吳二子，長者留守舊業；次果頗慧，使與門人輩共筆硯。賈自山中歸

，心思益明徹。無何，連捷登進士第。又數年，以待御出巡兩浙，聲名赫奕。歌舞樓臺，一時稱盛。賈爲人靦峭，不避權貴。朝中大僚，思中傷之。賈屢疏恬退，未蒙俞旨。未幾，而禍作矣！先是祥六子，皆無賴。賈雖擯斥不齒，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，橫占田宅，鄉人共患之。有某乙，娶新婦，祥次子篡取爲妾。乙故狙詐，鄉人斂金助訟，以此聞於都。於是當道者，交章攻賈，賈殊無以自剖。被收經年，祥及次子皆瘦死。賈奉旨充遼陽軍。時果入汴已久，爲人頗仁厚，有賢聲。夫人生一子，年十六，遂以囑果，夫婦攜一僕一媪而去。賈曰：「十餘年富貴，曾不如一夢之久。今始知榮華之場，皆地獄境界。悔比劉晨阮肇，多造一重孽案耳！數日，抵海岸。遙見巨舟，鼓樂般作，虞侯皆如天神。既近，舟中一人出，笑請侍御過舟小憩。賈見驚喜，躡身而過，押隸不敢禁。夫人急欲相從，而相去已遠，遂憤投海中。漂泊數步，一人垂練於水，引救而去。隸命篙師盪舟，且追且號。但聞鼓聲如雷，與轟濤相間，瞬間遂杳。僕識其人，蓋郎生也！

異史氏曰：「世傳陳大士在閻中，書藝旣成，吟誦數四，嘆曰：「亦復誰人做得？」遂棄去更作，以故闈墨不及諸稿。賈生羞而遁去，此蓋有仙骨焉！乃再返人世，遂以口腹自貶。貧賤之中人甚矣哉！」

三生

『三載研鑽一日爭，何堪曠曠掌文衡！』

仇尋累世難消釋，不挾雙睛怨不平。』

湖南某，能記前生三世。一世爲令尹，闔場入簾。有名士與於唐，被黜落，憤懣而

卒；至陰司，執卷訟之。此狀一投，其同病死者，以千萬計，推輿爲首，聚散成羣。某被攝去，相與對質。閻羅便問：『某旣衡文，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？』某辯言：『上有總裁。某不過奉行之耳！』閻羅卽發一簽，往拘主司。久之，句至。閻王卽述某言。主司曰：『某不過總其大成。雖有佳章，而房官不薦，吾何由而見之也？』閻羅曰：『此不得相諉。其失職均也！例合答。』方將施刑，與不滿意，戛然大號。兩墀諸鬼，萬聲鳴和。閻羅問故，與抗言：『罪太輕。是必挾其雙睛，以爲不識文之報。』閻羅不肯，衆呼益厲。閻羅曰：『彼非不欲得佳文，特所見鄙耳！』衆人又請剖其心。閻羅不得已，使人褫去袍服，以白刃剗胸，兩人嘔血鳴嘶。衆人大快，皆曰：『吾輩抑鬱泉下，未有能一伸此氣者。今得與先生，怨氣都消矣！』闐然遂散。某受剖已，押投陝西爲庶人。

子。年二十餘，值土寇大作，陷入賊中。有巡兵道往平賊，俘擄甚衆。某亦在其中，心猶自揣非賊，冀可辨釋。及見堂上官，亦年二十餘；細視，乃與士也，驚曰：『吾合盡矣！』既而俘者盡釋。惟某後至，不容置辯，竟斬之。某至陰，投狀訟與。閻羅不卽拘，待其祿盡；遲至三十年後，興至，面質之。興以草菅人命，罰作畜。稽某所爲，曾撻其父母，其罪惟均。某恐來生再報，請爲大畜。閻羅判爲大犬，興爲小犬。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。一日，臥街頭，有客自南中來，攜金毛犬；大如狸。某視之，興也；心易其小，斲之。小犬齧其喉下，繫綴如鈴。大大擺撲噓竄，市人解之不得。俄頃，俱斃；並至冥司，互有爭論。閻羅曰：『冤冤相報，何時可已？今爲若解之。』乃判興來世爲某婿。某生慶雲，二十八舉於鄉。生一女，嫻靜娟好。世族爭委禽焉，某皆弗許。偶過隣郡，值學使發落諸生。其第一卷，李姓，實興也。遂挽至旅舍，優厚之。問其家，適無偶，遂訂姻好。人皆謂憐才，而不知其有夙因也！既而妻女去，相得甚歡。然婿恃才輒侮翁，恆隔歲不一至其門。翁亦耐之。後婿中歲假聲，苦不得售。翁百計爲之營謀，始得志於名場。由此和好，如父子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『一被黜而三世不解，怨毒之甚至此哉！閻羅之調停固善；然墮下

千萬衆，如此紛紛，勿亦天下之愛培，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！」

長 亭

『驅鬼新傳一卷書，得逢佳麗信非虛；

芳名早作分離讖，冰玉偏難積怨除。』

石太璞，泰山人，好厭禳之術。有道士遇之，賞其慧，納爲弟子。啟牙籤，出二卷

：上卷驅狐，下卷驅鬼。乃以下卷授之，曰：『虔奉此書，衣服佳麗，皆有之。』問其

姓名。曰：『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。』留數日，盡傳其訣。石於是精於符籙，委

費者踵接於門。一日，有叟來，自言翁姓，炫陳幣帛，謂其女鬼病已殆，必求親詣。石

聞病危，辭不受費，姑與俱往。十餘里，入山村。至其家，廊屋華好。入室，見少女臥

穀帳中，婢以鉤挂帳。望之，年十四五許；支綴於床，形容已槁。近臨之，忽開目云：

『良醫至矣！』舉家皆喜，謂其不語已數日矣！石乃出，因詰病狀。叟言：『白晝見少

年來，與共寢處。捉之已杳；少間，復至。疑其爲鬼。』石曰：『其鬼也，驅之非難。

恐其是狐，則非余所敢知矣。』叟曰：『必非！必非！』石授以符。是夕，宿於其家。夜

分，有少年入，衣冠整肅。石疑是主人眷屬，起而問之。曰：『我鬼也！翁家盡狐。偶悅其女紅亭，姑止焉。鬼爲狐祟，陰隲無傷。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。女之姊長亭，光豔尤絕。敬留全璧，以待高賢。彼如許字，方可爲之施治，爾時我當自去。』石諾之。是夜，少年不至，女頓醒。天明，叟起，以告石，請石入視。石焚舊符，乃坐診之。見繡幕有女郎，麗若天人，心知其長亭也。診已，索水濯帳，女郎急以桶水付之。蹀躞之間，意動神流，石生此際，心殊不在鬼矣！出辭叟，託製藥去。數日不返，鬼益肆，除長亭外，子婦婢女，俱被淫惑。又以僕馬逆石，石託疾不赴。明日，叟自至，石故作病股狀，扶杖而出。叟拜已，問故。曰：『此鰥之難也！晝夜婢子登榻，傾跌；墮湯夫人，泡兩足耳！』叟問：『何久不續？』石曰：『恨不得清門如翁者。』叟默而出。石走送曰：『病差，當自至，無煩玉趾也！』又數日，叟復來，石跛而見之。叟慰問三數語，便曰：『頃與荆人言，君如驅鬼去，使舉家安枕，小女長亭，年十七矣，願遺奉事君子。』石喜，頓首於地，乃謂叟：『雅意若此，病軀何敢復愛矣！』立刻出門，並騎而去。入視祟者，既畢，石恐背約，請與媪盟。媪避出曰：『先生何見疑也？』卽以長亭所插金簪，授石爲信。石朝拜之；已乃遍集家人，悉爲祓除，惟長亭深匿無迹，遂寫一

佩符，使人持贈之。是夜寂然，鬼影盡滅，惟紅亭呻吟未已。投以法水，所患若失。石欲辭去，叟挽止殷懇。至晚，肴核羅列，勸酬殊切。漏三下，主人乃辭客去。石方就枕，聞叩扉甚急。起視，則長亭掩入，辭氣倉皇，言：『吾家欲以白刃相仇。可急遁！』言已，逡返身去。石戰懼無色，越垣急竄。遙見火光，疾奔而往，則里人夜獵者也！喜待獵畢，乃與俱歸。心懷怨憤，無計可伸。思欲之汴尋赤城，而家有老父，病廢已久。日夜籌思，莫決進止。忽一日，雙輿至門，則翁媪送長亭至，謂石曰：『曩夜之歸，胡再不謀？』石見長亭，怨恨都消，故亦隱而不發。媪促兩人庭拜訖，石將設筵；辭曰：『我非閒人，不能坐享甘旨。我家老子昏耄，倘或不悉，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，爲幸多矣！』登車遂去。蓋殺婿之謀，媪不之聞；及追之不得而返，媪始知之，頗不能平，與叟日相詬誶，長亭亦飲泣不食。媪強送女來，非翁意也。長亭入門，詰之，始知其故。過兩三月，翁家趣女歸甯。石料其不返，禁止之。自此時一涕零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名慧兒，買乳媪哺之；然兒善啼，夜必歸母。一日，翁家又以輿來，言媪思女甚。長亭益悲，石不忍復留之。欲抱子去，石不可，長亭乃自歸。別時，以一月爲期。既而半載無耗，遣人往探之，則向所僦宅久空。又二年餘，望想都絕，而兒啼終夜，寸心如割。既而

石父病卒，倍益哀傷。因而病，饋苦次彌留，不能受賓朋之弔。方昏憤間，忽聞婦人哭入；視之，則縗絰者長亭也！石大悲，一慟遂絕。婢驚呼，女始輟泣。撫之良久，始漸甦。自疑已死，謂相聚於冥中。女曰：『非也！妾不孝，不能得嚴父心。尼歸三載，誠所負心。適家由海東經此，得翁凶問。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，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。妾來時，母知而父不知也！』言間，兒投懷中。言已，始撫之，泣曰：『我有父，兒無母矣！』兒亦嗷嗷，一室掩泣。女起，經理家政；柩前，姓盛潔備。石乃大慰；而病久急切不能起。女乃請石外兄，款洽弔客。喪既閉，石始杖而能起。相與營謀齋葬已，女欲辭歸，以受背父之譴。夫挽兒號，隱忍而止。未幾，有人來告母病，乃謂石曰：『妾爲父來。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？』石許之。女使乳媪抱兒他適，涕洟出門而去。去後數年不返，石父子漸亦忘之。一日，味爽啓扉，則長亭飄忽而入。石方駭問，女戚然坐榻上，嘆曰：『生長閨闈，視一里爲遙。今一日夜而奔千里，殆矣！』細詰之，女欲言復止。請之不已，哭曰：『令爲君言，恐妾之所悲，而君之所快也！邇年徙居晉界，僦居趙搢紳之第。主客交最善，以紅亭妻其公子。公子素逋蕩，家庭積不相安。妹歸告父，父留之。半年不令還，公子忿恨。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，遣人綰鎖，縛老父去？』

一門大駭，頃刻四散矣！」石聞之，笑不自禁。女怒曰：「彼雖不仁，妾之父也！妾與君琴瑟數年，止有相好而無相尤。今日人亡家敗，百口流離。卽不爲父傷，甯不爲妾弔乎！聞之忤舞，更無片言相慰藉，何不義也？」拂袖而出。石追謝之，亦已渺矣！悵然自悔，拌已決絕。過二三日，媼與女俱來，石喜慰問。母女俱伏地，驚而詢之。母女俱哭。女曰：「妾負氣而去，今不能自堅，又欲求人，復何顏矣？」石曰：「岳固非人。母之惠，卿之情，所不忘也！然聞禍而樂，亦猶人情。卿何不能暫忍？」女曰：「頃於中途遇母，始知繫吾父者，蓋君師也！」石曰：「果爾，亦大易。然翁不歸，則卿之父子離散。恐翁歸，則卿之夫泣兒悲也！」媼矢以自明，女亦誓以相報。石乃卽刻治任如汴。詢至元帝觀，則赤城歸未久。入而參之，便問：「何來？」石視廚下一老狐，扎前股而繫之。笑曰：「弟子之來，爲此老魅。」赤城詰之。曰：「是吾岳也？」因以實告。道士謂其狡詐，不肯輕釋。固請，乃許之。石因備述其詐。狐聞之，寒身入竈，似有慚狀。道士笑曰：「彼羞惡之心，未盡忘也！」石起，牽之而去，以刀斷索抽之。狐痛極，齒齜齜然。石不遑抽，而頓挫之，笑問曰：「翁痛之，勿抽可耶？」狐睛睜，似有慚色；旣釋，搖尾出觀而去。石辭歸。三日前，已有人報叟信。媼先去，留女待石。石

至，女逆而伏。石挽之曰：『卿如不忘琴瑟之情，不在感激也。』女曰：『今復遷故居矣！村舍隣邇，音問可以不梗。妾欲歸省，三日可旋。君信之否？』曰：『兒生而無母，未便殤折。我日日鏢居，習已成慣。今不似趙公子，而反德報之。所以爲卿者盡矣！如其不還，在卿爲負義。道里雖近，當亦不復過問。何不信之與有？』女次日去，二日即返。問：『何速？』曰：『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，未能忘懷，言之絮絮。妾不欲復聞，故早來也！』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，而翁婿間尙不通慶弔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『狐情反覆，譎詐已甚。悔婚之事，兩女而一轍，詭可知矣。然要而婚之，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！且婿旣愛女而救其父，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。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，何怪其沒齒不忘也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。』

席方平

『一心戀父竟離魂，紅日何由照覆盆？』

不遇二郎神訊決，九幽呼籲恐無門。』

席方平，東安人，其父名廉，性黷拙，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。羊先死。數年，廉

病垂危，謂人曰：『羊某今賄囑冥使撈我矣！』俄，而身赤腫，號呼遂死。席慘怛不食，曰：『我父樸訥，今見陵於強鬼。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！』自此不復言。時坐時立，狀類癡，蓋魂已離舍矣。席覺初出門，莫知所往；但見路有行人，便問城邑。少選，入城，其父已收獄中。至獄門，遙見父臥檐下，似甚狼狽。舉目見子，潛然涕流，便謂：『獄吏悉受賄囑，日夜撈掠，脛股殘甚矣。』席怒，大罵獄吏：『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。豈汝等死魅，所能操耶？』遂出，抽筆爲詞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懼，內外賄通，始出質理。城隍以所告無據，頗不直席。席忿氣無所復伸，冥行百餘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狀，告之郡司。遲至半月，始得質理。郡司撲腐，仍批城隍覆案。席至邑，備受械梏，慘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訟，遣役押送家門。役至門而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訴郡邑之酷貪。冥王立拘質對，二官密遣心腹，與席關說，許以千金，席不聽。過數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『君負氣已甚，官府求合而執不從。今聞於王前，各有函進，恐事殆矣！』席以道路之口，猶未深信。俄，有皂衣人喚入，升堂，見冥王有怒色。不容置詞，命笞二十。席厲聲問：『小人何罪？』冥王漠若不聞。席受笞，喊曰：『受笞允當。誰教我無錢耶？』冥王益怒，命置火牀，摔席下。見東墀有鐵牀，熾火其下，牀面

通赤。鬼脫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覆揉捺之。痛極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約一時許，鬼曰：『可矣！』遂扶起，捉使下牀著衣。猶幸跛而能行，復至堂上。冥王問：『敢再訟乎？』席曰：『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訟，是欺王也！必訟。』又問：『訟何詞？』席曰：『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！』冥王又怒，命以鋸解其體。二鬼拉去。見立木，高八九尺許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；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將就縛，忽堂上大呼席某。二鬼卽復押回。冥王又問：『尙敢訟否？』答：『必訟！』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夾席，縛木上。鋸方下，覺頂腦漸關，痛不可禁；顧亦忍受不復言。鬼曰：『壯哉此漢！』鋸隆隆然尋至胸下，又聞一鬼云：『此人大孝無辜。鋸令稍偏，勿損其心。』遂覺鋸鋒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頃，半身闕矣！板解，兩身俱仆。鬼上堂，大聲以報。堂上傳呼，令合身來見。二鬼卽推復，忽然身合。猶覺鋸鋒一道，痛欲復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，曰：『贈此以報汝孝。』受而束之，一身頓健，殊無少苦，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復問如前。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『不訟矣！』冥王立命送還陽界。隸率出北門，指示歸途，反身遂去。席念陰曹之暗昧，尤甚於陽間；奈無路可達帝聽！世傳灌口二郎，爲帝勳戚；其神聰明正直，訴之當有靈異。竊喜兩隸已去，遂轉身南向。

奔馳間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『王疑汝不歸。今果然矣！』摔回復見冥王。竊意冥王益怒，禍必更慘。而王殊無厲容，謂席曰：『汝志誠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爲若雪之矣！今已往生富貴家，何用汝嗚呼？爲今送汝歸。予以千金之產，期頤之壽。於願足乎？』乃註籍中，俟以巨印，使親視之。席謝而下，鬼與俱出。至途，驅而罵曰：『奸猾賊，頻頻翻覆，使人奔波欲死。再犯，當捉入大磨中，細細研之。』席張口叱曰：『鬼子胡爲者？我性耐刀鋸，不耐撻楚。請反見王。王如令我自歸，亦復何勞相送？』乃返奔。二鬼懼，溫語勸回。席故蹇緩，行數步，輒憩路側。鬼含怒，不敢復言。約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門半闕。鬼引與共坐，席便據門闕。二鬼乘其不備，推入門中。驚定自視，身已生爲嬰兒；憤啼不乳，三日遂殤，魂搖搖不忘灌口。約奔數千里，忽見羽葆來，旛戟橫路，越道避之。因犯鹵簿，爲前馬所執，執送車前。仰見車中一少年，丰儀瑰瑋，問席何人。席冤憤正無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當能作威福，因緬訴毒痛。車中人命釋其縛，使隨車行。俄至一處，官府十餘員，迎謁道左。車中人各有問訊。已而指席謂一官曰：『此下方人，正欲往剋。宜卽爲之剖決。』席詢之從者，始知車中卽上帝殿下九王；所囑卽二郎也。席視二郎，修軀多髯，不類世間所傳。九王旣去，席從二郎至一官廳，則

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。少頃，檻車中有囚人出，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。當堂對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戰慄，狀若伏鼠。二郎援筆立判。頃之，傳下判語，令案中人共視之。判云：『勘得冥王者，職膺王爵，身受帝恩，自應貞潔以率臣僚，不當貧墨以速官謗。而乃繁纓繁戟，徒誇品秩之尊；羊狼狼貪，竟玷人臣之節。斧敲斤斲，婦子之皮骨皆空；魚食鯨吞，螻蟻之微生可憫。當掬西江之水，爲爾湔腸；卽燒東壁之牀，謂君入甕。城隍郡司，爲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雖則職居下列，而盡瘁者不辭折腰；卽或勢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應強項。乃上下其鷹鷂之手，旣罔念夫民貧；且飛揚其沮獯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賊而枉法，眞人面而獸心。是容剔髓伐毛，暫罰冥死；所當脫皮換革，仍令胎生。隸役者，旣在鬼曹，便非人類。祇宜公門修行，庶還落蔭之身。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彌天之孽？飛揚跋扈，狗臉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號，虎威斷九衢之路。肆淫威於冥界，咸知獄吏爲尊；助酷虐於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懼。當於法場之內，剝其四肢；更向湯鑊之中，撈其筋骨。羊某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詐。金光蓋地，遂使閻摩殿上，盡是陰霾；銅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無日月。餘腥猶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賞席生之孝，卽押赴東岳施行。』謂席廉：『念汝子孝義，汝性良懦。』

，可再賜陽壽三紀。」因使兩人送之歸里。席乃鈔其判詞，途中父子共讀之。既至，席先蘇，令其家人啓棺視父，僵尸猶冰。俟之終日，漸溫而活。及索鈔詞，則已無矣！自此家日益豐。三年間，良沃遍野。而羊氏子孫微矣！樓閣山產，盡爲席有。里人或有買其田者，夜夢神人叱之曰：「此席家物。汝烏得有之？」初未深信。既而種作，則終年升斗無所獲，於是復鬻歸席。席父九十餘歲而卒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人言淨土。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。且不知其所以來，又烏知其所以去？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復生者乎！忠孝志定，萬劫不移。異哉席生！何其偉也！」

素 秋

『阿兄脈望已成仙，阿妹依人劇可憐；

控衛恩恩留祕術，蓬萊遠望只雲烟。』

俞慎，字謹菴，順天舊家子，赴試入都，舍於郊郭。時見對戶一少年，美如冠玉，心好之。漸近與語，風雅尤絕，大悅。捉臂邀至寓，便相款宴。審其姓氏，自言：『金

陵人，姓俞，名士忱，字恂九。公子聞與同姓，益親洽，因訂爲昆仲。少年遂以名減字爲忱。明日，過其家，書舍光潔；然門庭踈落，更無厮僕。引公子入內，呼妹出拜。年十三四已來，肌膚瑩澈，粉玉無其白也！少頃，託茗獻客，似家中亦無婢媪。公子異之，數語遂出。由是友愛如胞，恂九無日不來寓所。或留其宿，則以弱妹無伴爲辭。公子曰：『吾弟流寓千里，曾無應門之童。兄妹纖弱，何以爲生矣？計不如從我去。有斗舍，可共棲止，如何？』恂九喜，約以闌後。試畢，恂九邀公子去，曰：『中秋月明如畫，妹子素秋，具有蔬酒，勿違其意。』竟挽入內。素秋出，略道溫涼，便入複室，下簾治具。少間，自出行炙。公子起曰：『妹子奔波，情何以忍？』素秋笑入。頃，褰簾出，則一青衣婢，捧壺；又一媪，託杵進烹魚。公子訝曰：『此輩何來？不早從事，而煩妹子。』恂九微哂曰：『素秋又弄怪矣！』但聞簾內，吃吃作笑聲。公子不解其故。既而筵終，婢媪徹器。公子適嗽，誤墜婢衣，隨唾而倒，碎碗流炙。視婢，則帛翦小人，僅四寸許。恂九大笑。素秋笑出，拾之而去。俄頃，婢復出，奔走如故，公子大異之。恂九曰：『此不過妹子幼時，卜紫姑之小技耳！』公子因問：『弟妹都已長成，何未昏姻？』答云：『先人卽世，去留本無定所，故此遲遲。』遂與商定行期。鬻宅攜妹，與公

子俱西。既歸，除舍舍之；又遣一婢，爲之服役。公子妻，韓侍郎之猶女也，尤憐愛素秋，飲食共之；公子與恂九亦然。而恂九又最慧，目下十行；試作一藝，老宿不能及之。公子勸赴童子試，恂九曰：『姑爲此業者，聊與君分苦耳！自審福薄，不堪仕進。且一入此途，不能不戚戚於得失，故不爲也。』居三年，公子又不第。恂九大爲扼腕，奮然曰：『榜上一名，何遂艱難若此？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，故甯寂寂耳！今見大哥，不能自發舒，不覺中熱。十九歲老童，當效驅馳也！』公子喜。試期，遂入場，邑郡道皆第一。益與公子下帷攻苦。踰年科試，並爲郡邑冠軍，恂九名大譟。遠近爭婚之，恂九亦悉卻去。公子力勸之，乃以場後爲解。無何試畢，傾慕者爭錄其文，相與傳誦，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。榜既放，兄弟皆黜。時方對酌，公子尙強作噓；恂九失色，洒瓊傾墮，身仆案下。扶置榻上，病已困殆。急呼妹至，張目謂公子曰：『吾兩人情雖如胞，實非同族。弟自分已登鬼錄。素秋已長成；旣蒙嫂氏撫愛，媵之可也！』公子作色曰：『是真吾弟之亂命耳！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？』恂九泣下。公子卽以重金爲購良材。恂九命昇至，力疾而入；囑妹曰：『我沒後，當圖棺，無令一人開視。』公子尙欲有言，而目已瞑矣！公子哀傷，如喪手足。然竊疑其囑異，使素秋他出。啟而視之，則冠

巾袍服如蛻。揭之，有蠹魚徑尺，僵臥其中。駭疑間，素秋促入，慘然曰：『兄弟何所隔閡？所以然者，非避兄也！但恐傳播飛揚，妾亦不能久居耳！』公子曰：『禮緣情制；情之所在，異族何殊焉？妹甯不知我心乎？卽中饋當不漏言，請勿慮。』遂速卜吉期，厚葬之。初，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，洵九不欲。旣歿，公子以商素秋；素秋不應。公子曰：『妹年已二十矣！長而不嫁，人其謂我何？』對曰：『若然，但惟兄命。然自顧無福相，不願入侯門；寒士而可。』公子曰：『諾！』不數日，冰媒相屬，率無所可。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，得窺素秋，心愛悅之，欲購作小妻。謀之姊，姊急戒勿言，恐公子知。韓去，終不能釋，託媒風示公子，許爲買鄉場關節。公子聞之，大怒詬罵，將致意者批逐出。自此交往遂絕。適有故尙書之孫某甲，將娶，而婦忽卒，亦遣冰來。其甲第雲連，公子之素識。然欲一見其人，因與媒約，使甲躬謁。及期，垂簾於內，令素秋自相之。甲至，裘馬騶從，炫耀閭里。又視其人，秀雅如處女，公子大悅。見者咸贊美之，而素秋殊不樂。公子不聽，竟許之，盛備奩裝，計費不貲。素秋固止之，但討一老大婢，供給使而已。公子亦不之聽，卒厚贈焉。旣嫁，琴瑟甚敦；然兄嫂常繫念之，每月輒一歸甯。來時，奩中珠繡，必攜數事，付嫂收貯。嫂未知其意，亦姑從之。

甲少孤，止有寡母，溺愛過於尋常。日近匪徒，漸誘淫賂。家傳書畫鼎彝，皆以鬻償戲債。而韓荃與有瓜葛，因招飲而竊探之，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，甲初不肯。韓固求之，甲意似搖，然恐公子不甘。韓曰：『我與彼至戚。此又非其支系。若事已成，則彼亦無如何？萬一有他，我身任之。有家君在，何畏一僮謹菴哉？』遂盛妝兩姬出行酒，且曰：『果如所約，此卽君家人矣！』甲惑之，約期而去。至日，甲慮韓詐誑，夜候於途，果有輿來。啓簾，照驗不虛，乃導去，姑置齋中。韓僕以五百金交代俱明。甲奔入，僞告素秋，言公子暴病相呼。素秋未遑理妝，草草遂去。輿旣發，夜迷不知何所。遑行良遠，殊不可到。忽有二巨燭來，衆竊喜其可以問途。無何，至前，則巨蟒兩目如燈。衆大駭，人馬俱竄，委輿路側。將曙，復集，則空輿存焉，意必葬於蛇腹。歸告主人，垂首喪氣而已。數日後，公子遣人詣妹，始知爲惡人賺去。初，不疑其堵之僞也。取婢歸，細詰情迹，微窺其變，忿甚，徧剋郡邑。某甲懼，求救於韓。韓以金妾兩亡，正復懷喪，斥絕不爲力。甲呆愁，無所復計。各處句牒至，但以賂囑免行。月餘，金珠服飾，典貸一空。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，邑官皆奉嚴令。甲知不可復匿，始出；至公堂，實情盡吐。蒙憲票拘韓對質。韓懼，以情告父。父時休致，怒其所爲不法，執付隸。旣

見諸官府，言及遇蟬之變，悉謂其文詞。家人撈掠殆徧，甲亦屢被敲楚。幸母日鬻田產，上下營救，刑輕得不死；而韓僕已瘦弊矣。韓久困囹圄，願助甲賂公子千金，哀求罷訟，公子不許。甲母又請益以二姬，但求姑存疑案，以待尋訪。妻又承叔母命，朝夕祈解免，公子乃許之。甲家甚貧，貨宅辦金，而急切不能得售。因先送姬來，乞其延緩。踰數日，公子夜坐齋頭，素秋偕一媪，驀然忽入。公子駭問：『妹固無恙耶？』答曰：『蟬變乃妹之小術耳！當夜，竄入一秀才家，依於其母。彼自言識兄。今在門外，請入之也！』公子倒屣而出，燭之非他，乃周生，宛平之名士也。素以聲氣相善，把臂入齋，款洽臻至。傾談既久，始知顛末。初，素秋味爽款生門，母納人。詰之，知爲公子妹，便將馳報。素秋止之，因與母居。慧能解意，母悅之。以子無婦，竊屬意素秋。微言之，素秋以未奉兄命爲辭。生亦以公子交契，故不肯作無媒之合，但頻頻偵聽。知訟事已有關說，素秋乃告母欲歸。母遣生率一媪送之，囑媪媒焉。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，竊有心而未言也。及聞媪言，大喜，卽與生面訂爲好。先是素秋夜歸，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。公子不可曰：『向憤無所洩，故索金以敗之耳！今復見妹，萬鎰豈能易哉？』卽遣人告諸兩家，頓罷之。又念生故不甚豐，道除遠，親迎殊艱。因移生母來，居以恂九

舊第。生亦備幣帛鼓樂，昏嫁成禮。一日，嫂戲素秋：『今得新婿，曩年枕席之愛，猶憶之否？』素秋微笑，因顧婢曰：『憶之否？』嫂不解，研問之，蓋三年牀第，皆以婢代。每夕，以筆畫其兩眉，驅之去，卽對燭而坐；婿亦不之知也。益奇之，求其術，但笑不言。次年，大比，生將與公子偕往，素秋以爲不必。公子強挽之而去。是科，公子薦於鄉，生落第歸，隱有退志。踰歲，母卒，遂不復言進取矣。一日，素秋告嫂曰：『向問我術，固未肯以此駭聽也！今遠別，行有日矣！請祕授之，亦可以避兵燹。』驚而問之。答云：『三年後，此處當無人烟。妾荏弱不堪驚恐，將蹈海濱而隱。大哥富貴中人，不可以偕，故言別也！』乃以術悉授嫂。數日，又告公子。留之不得，至於泣下。問：『往何所？』卽亦不言。鷄鳴早起，攜一白鬚奴，控雙衛而去。公子陰使人尾送之。至膠萊之界，塵霧障天。既晴，已迷所往。三年後，闖寇犯順，村舍爲墟。韓夫人翦帛置門內。寇至，見雲繞韋馱高丈餘，遂駭走，以是得無恙焉。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，遇一叟甚似老奴；而髭髮盡黑，猝不敢認。叟停足而笑曰：『我家公子尙健耶？借口寄語，秋姑亦甚安樂。』問其居何里。曰：『遠矣！遠矣！』恩恩而去。公子聞之，使人於所在徧訪之，竟無蹤迹。

異史氏曰：『管城子無食肉相，其來舊矣！初念甚明，而乃持之不堅。甯知糊眼主司，衡命不衡文耶？一擊不中，奮然遂死。蠶魚之癡，一何可憐！傷哉雄飛！不知雌伏。』

喬女

『阿承醜女竟知名，何意傾心有孟生；

禦侮存孤報知己，居然節義一身并。』

平原喬生，有女黑醜，壑一鼻，跛一足。年二十五六，無問名者。邑有穆生，年四十餘，妻死；貧不能續，因聘焉。三年，生一子。未幾，穆生卒。家益索，大困，則乞憐其母。母頗不耐之。女亦憤不復返，惟以紡織自給。有孟生喪偶，遣一子烏頭，裁周歲。以乳哺乏人，急於求配；然媒數言，輒不當意。忽見女，大悅之，陰使人風示女。女辭焉，曰：『飢凍若此，從官人得溫飽，夫甯不願？然殘醜不如人。所可自信者，德而已！又事二夫，官人何取焉？』孟益賢之，向慕尤殷，使媒者兩金加幣，而說其母。母悅，自詣女所。固要之，女矢志不奪。母慚，願以少女字孟，而孟殊不願。居無何，

孟暴疾卒，女往臨哭盡哀。孟故無戚黨。死後，村中無賴，悉憑陵之，家具擄取一空。方謀瓜分其田產，家人亦各草竊以去；惟一嫗抱兒哭帷中。女問得故，大不平。聞林生與孟善，乃踵門而告曰：『夫婦朋友，人之大倫也！妾以奇醜，爲世不齒，獨孟生能知我。前雖固拒之，然固已心許之矣！今身死子幼，自當有以報知己。然存孤易，禦侮難。若無兄弟父母，遂坐視其子死家滅，而不一救，則五倫中，可以無朋友矣！妾無所多求於君，但以片紙告邑宰。撫孤則妾不敢辭。』林曰：『諾！』女別而歸。林將如其所教。無賴輩怒，咸欲以白刃相仇。林大懼，閉戶不敢復出。女聽之數日，寂無音。及問之，則孟氏田產已盡矣！女忿甚，銳身自詣官。官詰女：『屬孟何人？』女曰：『公宰一邑，所憑者理耳！如其言妄，雖至戚無所逃罪。如非妄，卽道路之人可聽也！』官怒其言戇，訶逐而出。女冤憤無以自伸，哭訴於縉紳之門。某先生聞而異之，代剖於宰。宰按之，果真；窮治諸無賴，盡反所取。或議留女居孟第，撫其孤。女不肯，扁其戶，使嫗抱烏頭，從與俱歸，另舍之。凡烏頭日用所需，輒同嫗啓戶出粟，爲之營辦，已錙銖無所沾染。抱子食貧，一如曩日。積數年，烏頭漸長，爲延師教讀；已子則使學操作。嫗勸使並讀，女曰：『烏頭之費，其所自有。我耗人之財，以教己子，此心何以自

明？』又數年，爲烏頭積粟數百石；乃聘於名族，治其第宅，析令歸。烏頭泣要同居，女乃從之，然紡織如故。烏頭夫婦奪其具，女曰：『我母子坐食，心何安矣？』遂早暮爲之紀理；使其子巡行阡陌，若爲傭然。烏頭夫婦有小過，輒斥譏不少貸。稍不悛，則怫然欲去。夫婦跪道悔詞，始止。未幾，烏頭入泮，又辭欲歸。烏頭不可；捐聘幣，爲穆子完昏。女乃析子令歸。烏頭留之不得，陰使人於近村，爲市恆產百畝，而後遣之。後女疾求歸，烏頭不聽。益篤，囑曰：『必以我歸葬。』烏頭諾。既卒，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。及期，棺重，三十人不能舉。穆子忽仆，七竅血出，自言曰：『不肯兒！何得遂賣汝母？』烏頭懼，拜祝之，始愈。乃復停數日，修治穆墓已，始合厝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『知己之感，許之以身，此烈男子之所爲也！彼女何知？而奇偉如是。若遇九方皋，直牡之矣！』

馬介甫

『乾綱不振自貽羞，此病難將藥力瘳；

贏得仙人勤佈置，宗嗣一綫賴長留。』

楊萬石，大名諸生也，生平有季常之懼。妻尹氏，奇悍；少迂之，輒以鞭撻從事。楊父年六十餘而鰥，尹以齒奴隸數。楊與弟萬鍾，常竊餌翁，不敢令婦知。頽然衣敗絮，恐貽訕笑，不令見客。萬石四十無子，納妾王氏，旦夕不敢通一語。兄弟候試郡中，見一少年，容服都雅，與語悅之。詢其姓字，自云介甫，姓馬。由此交日密，焚香爲昆季之盟。既別約半載，馬忽攜僮僕過楊。適楊翁在門外，驟陽捫蝨。疑爲傭僕，通姓氏，使達主人。翁披絮去。或告馬，此卽其翁也！馬方驚訝，楊兄弟岸幘出迎。登堂一揖，便請朝父。萬石辭以偶恙。捉坐笑語，不覺向夕。萬石屢言具食，而終不見至。兄弟迭互出入，始有瘦奴持壺酒來。俄頃，引盡，坐伺良久。萬石頓起催呼，額頰間熱汗蒸騰。俄，瘦奴以饌具出。脫粟失飪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萬石草草便去。萬鍾襪被來伴客寢。馬責之曰：『曩以伯仲高義，遂同盟好。今老父實不溫飽，行道者羞之。』萬鍾泫然曰：『在心之情，卒難申致。家門不吉，蹇遭悍嫂。尊長細弱，橫被摧殘。非瀝血之好，此醜不敢揚也！』馬駭嘆移時，曰：『我初欲早旦而行。今得此異聞，不可不一口見之。請假閒舍，就便自炊。』萬鍾從其教，卽除室爲馬安頓。夜深竊蔬稻，惟恐婦知。馬會其意，力卻之。且請楊翁與同食寢。自詣城肆，市布帛，爲易袍袴。父子兄弟皆感。

泣。萬鍾有子喜兒，方七歲，夜從翁眠。馬撫之曰：『此兒福壽，過於其父。但少年孤苦耳！』歸問老翁安飽，大怒，輒罵，謂馬強預人家事。初惡聲尚在閨闥，漸近馬居，以示悲歌之意。榻兄弟汗體徘徊，不能制止；而馬若弗聞也者。妾王，體衽五月，婦始知之，褫衣慘涼。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，操鞭逐出。值馬在外，慚憤不前。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婦亦逐出，叉手頓足。觀者填溢。馬指婦叱曰：『去去！』婦卽反奔，若被鬼逐，袴履俱脫，足纏縈繞於道上，徒跣而歸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進襪履。著已，噉啣大哭，家人無敢問者。馬曳萬石爲解巾幘。萬石聳身定息，如恐脫落，馬強脫之。而坐立不安，猶懼以私脫加罪。探婦哭已，乃敢入，趨起而前。婦殊不發一語，趨起，入房自寢。萬石意始舒，與弟竊奇焉。家人皆以爲異，相聚偶語。婦微有聞，益羞怒，徧撻奴婢。呼妾，妾劊劇不能起，婦以爲僞，就榻撈之，崩注墮胎。萬石於無人處，對馬哀啼，馬慰解之。呼僮具肴饌，更籌再唱，不放萬石歸。婦在閨房，恨夫不歸，方大悲忿，聞擗扉聲，急呼婢，則室門已闔。有巨人入，影蔽一室，猙獰如鬼。俄，又有數人入，各執利刃。婦駭絕欲號。巨人以刃刺頸，曰：『號便殺卻。』婦急以金帛贖命。巨人曰：『我冥曹使者。不要錢，但娶悍婦心。』婦益懼，自投敗類。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，而

數之，曰：『如某事謂可殺否？』卽一畫。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責數殆盡。刀畫膚革，不啻數十。末乃曰：『妾生子，亦爾宗緒，何忍打墮？此事必不可宥。』乃令數人反接其手，剖視悍婦心腸。婦叩頭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，聞中門啓閉，曰：『楊萬石來矣！既已悔過，姑留餘生。』紛然盡散。無何，萬石入，見婦赤身綳繫，心頭刀痕，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。得其故，大駭，竊疑焉。明日，向馬述之，馬亦駭。由是婦威漸斂，經數月，不敢出一惡語。馬大喜，告萬石曰：『實告君；幸勿宣洩，前以小術懼之。既得好，請暫別也。』遂去。婦每日暮，挽留萬石作侶，懽笑而承迎之。萬石生平，不解此樂；遽遭之，覺坐立皆無所可。婦一夜，憶巨人狀，瑟縮搖戰。萬石思媚婦意，微露其假。婦遽起，苦致窮詰。萬石自覺失言，而不可悔，遂實告之。婦勃怒，大罵。萬石懼，長踰牀下，婦不顧。哀懇至漏三下，婦曰：『欲得我恕，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，此恨始消。』乃起捉廚刀，萬石大懼而奔。婦逐之，犬吠雞騰，家人盡起。萬鍾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婦方詬詈，忽見翁來。睹袍服，倍益烈怒，卽就翁身，條條割裂，批頰而摘翁髭。萬鍾見之，怒，以石擊婦；中顛，顛蹶而斃。萬鍾曰：『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？』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時，婦蘇，聞萬鍾死，怒亦遂解。旣殯，弟婦繼

兒，矢不嫁。婦唾罵不與食，醮去之；遺孤兒，朝夕受鞭楚。候家人食訖，始啗以冷塊。積半歲，兒尪羸，僅存氣息。一日，馬忽至，萬石囑家人，勿以告婦。馬見翁襤褸如故，大駭。又聞萬鍾殞謝，頓足悲傷。兒聞馬至，便來依戀，前呼馬叔。馬不能識，審顧始辨，驚曰：『兒何憔悴至此？』翁乃啜嚙具道情事。馬忿然謂萬石曰：『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謬。兩人止此綫；殺之，將奈何？』萬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語數刻，婦已知之；不敢自出遂客，但呼萬石入，批使絕馬。含涕而出，批痕儼然。馬怒之曰：『兄不能威，獨不能斷出耶？毆父殺弟，安然忍受，何以爲人？』萬石欠伸，似有動容。馬又激之，曰：『如若不去，理須威劫，便殺卻勿懼。僕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地。必合極力，保無虞也！』萬石諾，負氣疾行。奔入，適與婦遇。叱問何爲，萬石遑遽失色，以手據地曰：『馬生教余出婦。』婦益恚，顧尋刀杖，萬石懼而卻走。馬唾之曰：『兄真不可教也已！』遂開篋，出刀圭藥，合水授萬石飲，曰：『此丈夫再造散。所以不輕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！今不得已，暫試之！』飲下，少頃，萬石覺忿氣填胸，如烈焰中燒，刻不容忍；直抵閨闥，叫喊雷動。婦未及語，萬石以足騰起。婦顛去，數尺有咫。卽復握石成拳，搥擊無算。婦體幾無完膚，嘲啗猶罵。萬石於腰中出佩刀。婦罵曰

：『出刀子敢殺我耶？』萬石不語，割股上肉，大如掌，擲地上。方欲再割，婦哀鳴乞恕。萬石不聽，又割之。家人見萬石兇狂，相集，死力掖出。馬迎去，捉臂相用勞慰。萬石餘怒未息，屢欲奔尋，馬止之。少間，藥力漸消，塔然若喪。馬囑曰：『兄勿餒！乾綱之振，在此一舉。夫人之所以懼者，非朝夕之故；其所由來者漸矣！譬昨死而今生，須從此滌故更新。再一餒，則不可爲矣！』遣萬石入探之。婦股慄心慄，倩婢扶起，將以膝行。止之，乃已。出語馬生，父子交賀。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馬曰：『我適有東海之行，故便道相過。還時可復會耳！』月餘，婦起，賓事良人。久覺黔驢無技，漸狎，漸嘲，漸罵。居無何，舊態全作矣！翁不能堪，宵遁。至河南，隸道士籍；萬石亦不敢尋。年餘，馬至，知其狀，怫然責數；立呼兒至，置驢子上，驅策逕去。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。學使案臨，以劣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祿，居室財物，悉爲灰燼。延燒鄰舍，村人執以告郡，罰鍰煩苛。於是家產漸盡，至無居廬。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。尹氏兄弟怒婦所爲，亦拒絕之。萬石既窮，質妾於貴家，偕妻南渡。至河南界，資斧已絕。婦不肯從，聒夫再嫁。適有屠而鰥者，以錢三百貨去。萬石一身，丐食於遠村近郭間。至一朱門，閽人呵拒，不聽前。少間，一官人出，萬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視久之，略詰

姓名，驚曰：『是伯父也！何以貧至此？』萬石細審，知爲喜兒，不覺大哭。從之入，見堂中金碧煥映。俄頃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對悲哽，萬石始述所遭。初，馬攜喜兒至此，數日，卽出，尋楊翁來，使祖孫同居。又延師教讀。十五歲入庠，次年領鄉薦，始爲完昏。乃別欲去，祖孫泣留之，馬曰：『我非人，實狐仙耳！道侶相候已久。』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覺惻楚。因念昔與庶伯母，同受酷虐，倍益感傷。遂以輿馬，齎金贖王氏歸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因以爲嫡。尹從屠半載，狂悖猶昔。夫怒，以屠刀扎其股，穿以毛繩，懸梁上，荷肉竟出。號極聲嘶，鄰人始知。解縛抽繩，一抽則呼痛之聲，震動四鄰。以是見屠來，則毛髮皆豎。後脛創雖愈，而斷芒遺肉內，終不良於行。猶夙夜服役，無敢少懈。屠旣橫暴，每醉歸，則撻詈不情。至此，始悟昔之施於人者，亦猶是也！一日，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。近村農婦，並來參謁。尹在中，悵立不前。王氏故問：『此伊誰？』家人進白張屠之妻；便訶便前，與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『此婦從屠，當不乏肉食。何羸瘠乃爾？』尹愧恨，歸欲自經，綆弱不得死。屠益惡之。歲餘，屠死。途遇萬石，遙望之，以膝行，淚下如麻。萬石礙僕，未通一言；歸告姪，欲謀珠還。姪固不肯。婦爲里人所唾棄，久無所歸，依羣乞以食。萬石猶時就尹，往寺中。姪以爲玷，

陰教羣乞窮辱之，乃絕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。後數行，乃畢公權撰成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此天下之通病也！然不意天壤間乃有楊郎，甯非變異！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。謹附錄以博一噱。竊以天道化生萬物，重賴坤成；男兒志在四方，尤須內助。同甘獨苦，勞爾十月呻吟；就溼推乾，苦矣三年嘔笑。此願宗祧而動念，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；瞻井曰而懷思，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！始而不遜之聲，或大施而小報；繼則如賓之敬，竟有往而無來。祇緣兒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氣。牀上夜叉坐，任金剛亦須低眉；釜底毒烟生，卽鐵漢無能強項。秋砧之杵可掬，不擣月夜之衣；麻姑之爪能搔，輕試蓮花之面。小受大走，直將代孟母投梭；婦唱夫隨，翻欲起周婆制禮。婆婆跳擲，停觀滿道行人；啞啞鳴嘶，撲落一羣嬌鳥。惡乎哉！呼天籲地，忽爾披髮向銀牀；醜矣夫！轉目搖頭，猥欲投繯廷玉頸。當是時也，地下已多碎膽，天外更有驚魂。北宮黜未必不逃，孟施舍焉能無懼。將軍氣同雷電，一入中庭，頓歸無何有之鄉；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寢門，遂有不可問之處。豈果脂粉之氣，不勢而威；胡乃骯髒之身，未寒而慄。猶可解者，魔女翹鬢來月下，何妨俯伏皈依？最冤枉者，鳩盤蓬首到人間，也要香花供養。聞怒獅之吼，則護乳撩天

；聽牝雞之鳴，乃五體投地。登徒子淫而忘醜，迴波詞憐而成嘲，設爲汾陽之壻，立致尊榮，媚卿卿良有故；若贅外黃之家，不免奴役，拜僕僕將何求？彼窮鬼自覺無顏，任其斫樹摧花，止求包荒於怨婦。如錢神可云有勢。乃亦櫻鱗犯制，不能借助於方兄。豈縛游子之心，惟茲鳥道；抑消霸王之氣，特此鴻溝。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嘗教吟白首？而朝行雲，暮行雨，輒欲獨占巫山。恨煞池水清，空按紅牙玉板；憐爾妾命薄，獨支永夜寒更。蟬殼鷺灘，喜驪龍之方睡；犢車塵尾，恨驚馬之不奔。榻上共臥之人，撻去方知爲舅，牀前久繫之客，牽來已化爲羊。需之般者僅俄頃，毒之流者無盡藏。買笑纏頭，而成自作之孽，太甲必曰難違；俯首帖耳，而受無妄之刑，李陽亦謂不可。酸風凜冽，吹殘綺閣之春；醋海汪洋，淹斷藍橋之月。又或盛會忽逢，良朋卽坐。斗酒藏而不設，且由房出逐客之書；故人疎而不來，遂自我廣絕交之論。甚而雁影分飛，涕空沾於荆樹；鸞膠再覓，變遂起於蘆花。故飲酒陽城，一堂中惟有兄弟；吹竽商子，七旬餘並無室家。古人爲此，有隱痛矣！嗚呼！百年鴛偶，竟成附骨之疽；五兩鹿皮，或買剝牀之痛。髯如戟者如是！膽似斗者何人？固不敢於馬棧下，斷絕禍胎；又誰能向蠶室中，斬除孽本？娘子軍肆其

暴；苦療妒之無方；胭脂虎噉盡生靈，幸渡迷之有楫。天香夜墜，全澄湯鑊之波；花雨晨飛，盡滅劍輪之火。極樂之境，彩翼雙棲；長舌之端，青蓮並蒂。披苦惱於優婆之國，立道場於愛河之濱。嗚！願此幾章貝葉文，灑爲一滴楊枝水。

章邱李孝廉善選，少儻不羈。絲竹詞曲之屬，皆精之。兩兄皆登甲榜，而孝廉益佻脫。娶夫人謝，稍稍禁制之，遂亡去。三年不返，徧覓不得。後得之臨清句闌中。家人入，見其南向坐。少姬十數，左右侍，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。臨行，積衣累笥，悉諸妓所貽。既歸，夫人閉諸一室，投書滿案。以長繩繫榻足，引其端自櫺內出；貫以巨鈴，繫諸廚下。凡有需，則躡繩，繩動鈴響，則應之。夫人躬設典肆，垂簾納物而估其值。左持籌，右握管，老僕供奔走而已。由此居積致富。每恥不及諸娼貴。錮閉三年，而孝廉捷。喜曰：『三卯兩成。吾以汝爲媿矣！今亦爾耶？』

耿進士，崧生，亦章邱人，夫人每以績火佐讀。績者不輟，讀者不敢息也。或朋舊相詣，輒竊聽之。論文則淪著作黍；若恣諧謔，則惡聲逐客矣！每試，得平等，不敢入室門。超等，始笑迎之。設帳得金，悉納獻，絲毫不敢隱匿。故東主餽遺

恆而較錙銖。人或非笑之，而不知銷算良難也。後爲婦翁延教內弟。是年遊泮，翁謝儀十金。耿受棹返金。夫人知之曰：『彼雖周親，然舌耕謂何也？』追之返而受之。耿不敢爭，而終心歎焉；思暗償之。於是每歲館金，皆短其數以報夫人。積二年，得如干數，忽夢一人告之曰：『明日登高，金數卽滿。』次日試一臨眺，果拾遺金，恰符缺數，遂償岳。後成進士，夫人猶訶譴之。耿曰：『今一行作吏，何得復爾？』夫人曰：『諺云：「水長則船亦高。」卽爲宰相，甯便大耶？』

雲翠仙

『名花高占一枝春，忍聽簫言別贈人；

留得黃金無用處，分明阿母誤兒身。』

梁有才，故晉人，流寓於濟，作小負販，無妻子田產。從村人登岱。岱四月交，香侶雜沓。又有優婆夷塞，率衆男子以百十，雜跪神座下，視香炷爲度。名曰：『跪香。』才視衆中有女郎，年十七八而美，悅之。詐爲香客，近女郎。又僞爲膝困無力狀，故以手據女郎足。女回首似瞋，膝行而遠之。才又膝行近之；少間，又據之。女郎覺，遽

起；不跪，出門去。才亦起，出履其迹。不知其往，心無望，快快行。途中見女郎從媪，似爲女也母者，才趨之。媪女行且語。媪云：『汝能參禮娘娘，大好事。汝又無弟妹，但獲娘娘冥加護，護汝得快婿。但能相孝順，都不必貴子弟，富王孫也！』才竊喜，漸漬詰媪。媪自言爲雲氏；女名翠仙，其出也。家西山四十里。才曰：『山路濶。母如此纖纖，妹如此纖纖，何能便至？』曰：『日已晚，將寄舊家宿耳。』才曰：『適言相婿，不以貧嫌，不以賤鄙。我又未昏，頗當母意否？』媪以問女，女不應。媪數問，女曰：『渠寡福，又蕩無行。輕薄之心，還易翻覆。兒不能爲邊伎兒作婦。』才聞，樸誠自表，切矢皦日。媪喜，竟諾之。女不樂，勃然而已，母又強拍咻之。才殷勤，手於囊，覓山兜二，昇媪及女。已步從，若爲僕。過隘，輒呵兜夫不得顛搖動，良殷。俄抵村舍，便邀才同入舅家。舅出翁，始出媪也。雲兄之嫂之，謂：『才吾婿。日適良，不須別擇，便取今夕。』舅亦喜，出酒肴餌才。旣，嚴妝翠仙出。拂榻促眠，女曰：『我固知郎不義。迫母命，漫相隨。郎若人也，當不須髮借活。』才唯唯聽受。明日，早起，母謂才：『宜先去。我以女繼至。』才歸，掃戶闔。媪果送女至；入視室中，虛無有，云：『似此何能給？老身速歸，當小助汝辛苦。』遂去。次日，有男女數輩，各攜服食器

具，布一室滿之，不飯俱去，但留一婢。才由此坐溫飽，惟日引無賴子，朋飲競賭；漸盜女郎簪珥佐博。女勸之不聽，頗不耐之；惟嚴守箱奩，如防寇。一日，博黨款門訪才，窺見女，適適驚，戲謂才曰：『子大富貴，何憂貧耶。』才問故。答曰：『曩見夫人，實仙人也！適子一家道不相稱。貨爲賤，金可得百；爲妓，可得千。千金在室，而慮飲博無費耶？』才不言，而心然之。歸輒向女歛歛，時時言貧不可度，女不顧。才頻頻擊桌，拋七箸，罵婢，作諸態。一夕，女沽酒與飲，忽曰：『郎以貧故，日焦心。我又不能御窮，分郎憂，中豈不愧作？但無長物，止有此婢；鬻之，可稍稍有經營。』才搖首曰：『其直幾許？』又飲少時，女曰：『妾於郎，有何不相承？但力竭耳！念一貧如此，便死相從，不過均此百年苦，有何發迹？不如以妾鬻貴家，兩所便益，得直或較婢多。』才故愕言：『何得至此？』女固言之，色作莊。才喜曰：『容再計之。』遂緣中貴人，貨隸樂籍。中貴人親詣才，見女大悅；恐不能卽得，立券八百緡。奉酒餞矣！女曰：『母以婿家貧，常常縈念。今義斷矣！我將暫歸省。且郎與妾絕，何得不告母？』才慮母阻。女曰：『我固自樂之；保無差忒。』才從之。夜將半，始抵母家。搥關入，見樓舍華好，僕輩往來憧憧。才日與女居，每請詣母，女輒止之。故爲甥館年餘，曾未

一臨岳家。至此大駭，以其家巨，恐媵妓所不甘也。女引才登樓上。嫗驚問：『夫妻何來？』女怨曰：『我固道渠不義。今果然！』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，置几上，曰：『幸不爲小人賺脫。今仍以還母。』母駭問故。女曰：『渠將鬻我，藏金無用處。』乃指才罵曰：『豺鼠子，曩日負肩擔，而沾塵如鬼。初近我，鸛鷺作汙腥，腐垢欲傾塌。手足皴一寸厚，使人終夜惡。自我歸汝家，安坐餐飯，鬼皮始脫。母在前，我豈誣耶？』才垂首，不敢少出氣。女又曰：『自顧無傾城姿，不堪奉貴人。似若輩男子，我自謂猶相匹。有何虧負？遂無一念香火情。我豈不能起樓宇，買良沃？念汝儂薄骨，乞丐相，終不是白頭侶。』言次，婢嫗連衿臂，旋旋闔門之。聞女責數，便都唾罵，共言：『不如殺卻。何須復云云？』才大懼，據地自投，但言知悔。女又盛氣曰：『鬻妻子已大惡，猶未便是劇。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倡？』言未已，衆皆裂，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脅腓。才號悲乞命。女止之曰：『可暫釋卻。渠便無仁，我不忍其斃。』乃率衆下樓去。才坐聽移時，人語俱寂，思欲潛遁。忽仰視見星漢，東方已白，野色蒼莽，燈亦盡滅，並無屋宇。身坐削壁上，俯瞰絕壑，深無底，駭絕；懼墮，身稍移。塌然一聲，坐石崩墮。壁半，有枯橫焉，冒不得墮。以枯受腹，手足無著。下視茫茫，不知幾何尋丈。不敢轉

側，嗚怖聲嘶。一身盡腫，眼耳鼻舌身力俱竭。日漸高，始有樵人望見之；尋縋來，縋而下。取置崖上，奄將溘斃，昇歸其家。至則門洞敞，家荒荒如敗寺。牀篋什器俱杳，惟有繩牀敗案，是已家舊物，零落猶存。嗒然自臥。飢時，日一乞食於鄰。既而腫潰爲癩。里黨薄其行，悉唾棄之。才無計，貨屋而穴居。行乞於道，以刀自隨。或勸以刀易餌。才不肯，曰：『野居防虎狼，用自衛耳！』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，近而哀語，遽出刀，擊而殺之，遂被收。官廉得其情，亦未忍酷虐之，繫獄中，尋瘦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『得遠山芙蓉，與共四壁。與以南面王，豈易哉？己則非人，而怨逢惡之友。故爲友者，不可不知戒也！凡狹邪子誘人淫博，爲諸不義，其事不敗，雖則不怨，亦不德。迨於身無襦，婦無袴，千人所指，無疾將死。窮敗之念，無時不縈於心；窮敗之恨，無時不切於齒。清夜牛衣中，輾轉不寐，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，歷歷想已落時；又歷歷想致落之故，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。至於此，弱者起，擁絮坐詛；強者忍凍裸行，篝火索刀，霍霍磨之，不待終夜矣！故以善規人，如贈橄欖；以惡誘人，如餽漏脯也！聽者固當省，言者可勿懼哉？』

顏氏

『翩翩玉貌惜無才，巾幗偏能及第來；

想聞中姬妾笑，威棱可是舊西臺。』

順天某生，家貧。值歲饑，從父之洛。性鈍，年十七，裁能成幅。而丰儀秀美，能雅誼，善尺牘。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。無何，父母繼歿，孑然一身，授童蒙於洛汭。時村中顏氏有孤女，名士裔也，少慧。父在時，嘗教之讀。一過，輒記不忘。十數歲，學父吟詠。父曰：『吾家有女學士。惜不弁耳！』鍾愛之，期擇貴婿。父卒，母執此志。三年不遂，而母又卒。或勸適佳士，女然之，而未就也。適鄰婦踰垣來，就與攀談，一字紙裏繡綫。女啓視，則某手翰，寄鄰生者，反復之而好焉。鄰婦窺其意，私語曰：『此翩翩一美少年。孤與卿等，年相若也！倘能垂意，妾囑渠僕照合之。』女脈脈不語。婦歸，以意授夫。鄰生故與生善，告之，大悅。有母遺金鴉鐲，託委致焉。刻日成禮，魚水甚懽。及睹生文，笑曰：『文與卿似是兩人，如此何日可成？』朝夕勸生研讀，嚴如師友。歛昏，先挑燭據案自哦，爲丈夫率；聽漏三下，乃已。如是年餘，生制藝頗通；而再試再黜，身名蹇落。饜飶不給，撫情寂寞，嗷嗷悲泣。女訶之曰：『君非丈夫，負此弁耳。使我易髻而冠，青紫直芥視之。』生方懊喪，聞妻言，睽睞而怒曰：『聞

中人身不到場屋，便以功命富貴，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。若冠加於項，恐亦猶人耳！」女笑曰：「君勿怒！俟試期，妾請易裝相代。倘落拓如君，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！」生亦笑曰：「卿自不知槩苦，請嘗試之。但恐綻露，爲鄉鄰笑耳！」女曰：「妾非戲語。君嘗言燕有故廬，請男裝從君歸，僞爲弟，君以襤褸出。誰得辨其非？」生從之。女入房，巾服而出，曰：「視妾可作男兒否？」生視之，儼然一顧影少年也！生喜，偏辭里社。交好者薄有餽遺，買一羸蹇，御妻而歸。生叔兄尙在，見兩弟如冠玉，甚喜，晨夕恤顧之。又見宵旰攻苦，倍益愛敬。僱一翦髮雛奴，爲供給使；暮後，輒遣去之。鄉中弔慶，兄自出周旋，弟惟下帷讀。居半年，罕有睹其面者。客或請見，兄輒代辭。讀其文，瞠然駭異。或排闥而迫之，一揖，便亡去。客賭丰采，又俱傾慕。由此名大諫，世家爭願資焉。叔兄商之，惟戰然笑。再強之，則言：「矢志青雲；不及第，不昏也！」會學使案臨，兩人並出，兄又落。弟以冠軍應試，中順天第四；明年，成進士，授桐城令。有吏治，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，富埒王侯。因託疾乞骸骨，賜歸田里。賓客填門，迄謝不納。又自諸生以及顯貴，並不言娶，人無不怪之者。歸後，漸置婢，或疑其私。嫂察之，殊無苟且。無何，明鼎革，天下大亂，乃謂嫂曰：「實相告。我小郎婦也！」

以男子翦茸，不能自立，負氣自爲之。深恐播揚，致天子召問，貽笑海內耳！」嫂不信，脫鞵而示之足，始愕。視鞵中，則敗絮滿焉！於是使生承其銜，仍閉門而雌伏也。而生平不孕，遂出貲購妾，謂生曰：「凡人置身通顯，則買姬媵以自奉。我宦迹十年，猶一身耳！君何福澤，坐享佳麗？」生曰：「面首三十人，請卿自置耳！」相傳爲笑。是時生父母，屢受覃恩矣！搢紳拜往，尊生以侍御禮。生羞襲閭閻，惟以諸生自安，終身未嘗與蓋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翁姑受封於新婦，可謂奇矣！然侍御而夫人也者，何時無之？但夫人侍御者少耳！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，皆愧死矣！」

小 謝

『患難相乘幸脫離，尹邢妒念已潛移；

返魂香蕪雙珠合，道士何來術亦奇。』

渭南姜部郎第，多鬼魅，常惑人，因徙去。留蒼頭門之而死；數易皆死，遂廢之。里有陶生望三者，夙倜儻，好狎妓；酒闌輒毒之。友人故使妓奔就之，亦笑內不拒，而

實終夜無所沾染。嘗宿部郎家，有婢夜奔，生堅拒不亂。部郎以是契重之。家甚貧，又有鼓盆之戚。茆屋數椽，溽暑不堪其熱。因請部郎，假廢第。部郎以其凶放，卻之。生因作續無鬼論，獻部郎；且曰：『鬼何能爲？』部郎以其請之堅，諾之。生往除廳事。薄暮，置書其中。返取他物，則書已亡。怪之，仰臥榻上，靜息以伺其變。食頃，聞步履聲。睨之，見二女白房中出；所亡書，送還案上。一約二十，一可十七八，並皆姝麗。遂巡立榻下，相視而笑。生寂不動。長者翹一足踞生腹，少者掩口匿笑。生覺心搖搖。若不自持，即急肅然端念，卒不顧。女遂以左手捋髭，右手輕批頤頰，作小響。少者益笑。生驟起，叱曰：『鬼物敢爾！』二女駭奔而散。生恐夜爲所苦，欲移歸。又恥其言不掩，乃挑燈讀。暗中鬼影幢幢，略不顧瞻。夜將半，燭而寢。始交睫，覺人以細物穿鼻；奇痒，大嚏。但聞暗處，隱隱作笑聲。生不語，假寐以候之。俄，見少女以紙燃細股，鶴行鸞伏而至。生暴起訶之，飄竄而去。既寢，又穿其耳，終夜不堪其擾。雞既鳴，乃寂無聲，生始酣眠。終日無所睹聞；日既下，恍惚出現。生遂夜炊，將以達旦。長者漸肱几上，觀生讀，既而掩生卷。生怒捉之，即已飄散。少間，又撫之。生以手按卷讀。少者潛於腦後，交兩手掩生日；瞥然去，遠立以哂。生指罵曰：『小鬼頭！捉得便

都殺却。』女子卽又不懼，因戲之曰：『房中縱送，我都不解，纏我無益。』二女微笑，轉身向竈，析薪漉米，爲生執爨。生顧而獎曰：『兩卿此爲，不勝愁跳耶？』俄頃，粥熟，爭以匕箸陶盃置几上。生曰：『感卿服役，何以報德？』女笑曰：『飯中漉合砒砒矣！』生曰：『與卿夙無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？』啜已，復盛，爭爲奔走，生樂之。習以爲常，日漸稔。接坐傾語，審其姓名。長者云：『妾秋容，喬氏；彼阮家小謝也！』又研問所由來。小謝笑曰：『癡郎！尙不敢一呈身，誰要汝問門第？作嫁娶耶？』生正容曰：『相對麗質，豈獨無情？但陰冥之氣，中人必死。不樂與居者，行可耳！樂與居者，安可耳！如不見愛，何必玷兩佳人？如果見愛，何必死一狂生？』二女相顧動容，自此不甚虐弄之。然時而探手於懷，將禱於地，亦置不爲怪。一日，錄書未卒業而出。返則小謝伏案頭，操管代錄。見生，擲筆睨笑。近視之，雖劣不成書，而行列疎整。生贊曰：『卿雅人也！苟樂此，僕教卿爲之。』擁諸懷，把腕而教之書。秋容自外入，色乍變，意似妒。小謝笑曰：『童時嘗從父學書。久不作，遂如夢寐。』秋容不語。生喻其意，僞爲不覺者，遂抱而授以筆曰：『我視卿能此否？』作數字而起。曰：『秋娘大好筆力。』秋容乃喜。於是折兩紙爲範，俾共臨摹。生另一燈讀，竊喜其各有所事，不相侵擾。

傲畢，祇立几前，聽生月旦。秋容素不解讀，塗鴉不可辨認。花判已，自顧不如小謝，有慚色。生獎慰之，顏始霽。二女由此師事生，坐爲抓背，臥爲按股，不惟不敢侮，爭媚之。踰日，小謝書，居然端好。生偶贊之，秋容大慚，粉黛淫淫，淚痕如綫。生百端慰解之，乃已。因教之讀，穎悟非常。指示一過，無再問者。與生競讀，常至終夜。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，拜生門下。年十五六，姿容秀美，以金如意一鈎爲贊。生令與秋容執一經。滿堂咿唔，生於是設鬼帳焉。部郎聞之喜，以時給其薪水。積數月，秋容與三郎皆能詩，時相酬唱。小謝陰囑勿教秋容，生諾之。秋容囑勿教小謝，生亦諾之。一日，生將赴試，二女涕淚特別。三郎曰：『此行可以託疾免；不然，恐履不吉。』生以告疾爲辱，遂行。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，獲罪於邑貴介，日思中傷之。陰賂學使，誣以行檢，淹禁獄中。資斧絕，乞食於囚人，自分已無生理。忽一人飄忽而入，則秋容也！以饌具餽生，相向悲咽，曰：『三郎慮君不吉，今果不謬。三郎與妾同來，赴院申理矣！』數語而出，人不之睹。越日，部院出，三郎遮道聲屈，收之。秋容入獄報生，返身往偵之，三日不返。生愁餓無聊，度一日如年歲。忽小謝至，愴惋欲絕，言：『秋容歸，經由城隍祠，被西廊黑判強攝去，逼充媵御。秋容不屈，今亦幽囚。妾馳百里，奔

波頗殆。至北郭，被老棘刺吾足心，痛徹骨髓，恐不能再至矣！」因示之足，血殷波焉。出金三兩，跛踣而沒。部院勘三郎，素非瓜葛，無端代控。將杖之，撲地遂滅。異之，覽其狀，情詞悲惻，捉生面鞫。問：「三郎何人？」生僞爲不知。部院悟其冤，釋之。既歸，竟夕無一人。更闌，小謝始至，慘然曰：「三郎在部院，被魔神押赴冥司。冥王以三郎義，今託生富貴家。秋容久銅。妾以狀投城隍，又被按閣，不得入。且復奈何？」生忿曰：「黑老魅，何敢如此？明日仆其像，踐踏爲泥，數城隍而責之。案下吏橫暴如此，渠在醉夢中耶？」悲憤相對，不覺四漏將殘。秋容飄然忽至，兩人驚喜。急問。秋容泣下曰：「今爲郎萬苦矣！判日以刀杖相逼。今夕忽放妾歸，並曰：『我無他，原以愛故。既不願，固亦不污玷。煩告陶秋曹，勿見譴責。』」生聞少歡，欲與同寢，曰：「今日願爲卿死。」二女戚曰：「向受開導，頗知義理。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？」執不可。然挽頸傾頭，情均伉儷。二女以遭難故，妒念全消。會一道士，途遇生，顧謂身有鬼氣。生以其言異，具告之。道士曰：「此鬼大好，不宜負他。」因書二符付生，曰：「歸授二鬼，任其福命。如開門外有哭女者，吞符急出。先到者可活。」生拜受，歸囑二女。後月餘，果聞有哭女者，二女爭奔而去。小謝忙急，忘吞其符。見有喪輿過

，秋容直出，入棺而沒。小謝不得入，痛哭而返。生出視，則富室郝氏殯其女。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，方共驚疑。俄，聞棺中有聲，息肩發驗，女已頓蘇。因暫寄生齋外，羅守之。忽開目問陶生，郝氏研詰之。答云：『我非汝女也！』遂以情告。郝未深信，欲昇歸。女不從，逕入生齋，偃臥不起。郝乃識壻而去。生就視之，而龐雖異，而光豔不減秋容；喜愜過望，殷敍生平。忽聞烏烏鬼泣，則小謝哭於暗陬。心甚憐之，卽移燈往，寬譬哀情。而衿袖淋浪，痛不可解，近曉始去。天明，郝以婢媪齋送香奩，居然翁壻矣。暮入帷房，則小謝又哭。如此六七夜，夫婦俱爲慘慟，不能成合卺之禮。生憂思無策。秋容曰：『道士仙人也！再往求，倘得憐救。』生然之。迹道士所在，叩伏自陳。道士力言無術，生哀無已。道士笑曰：『癡生好纏人，合與有緣，請竭吾術。』乃從生來。索靜室，掩扉坐，戒勿相問。凡十餘日，不飲不食。潛窺之，隕若睡。一日，晨興，有少女褰簾入，明眸而皓齒，光豔照人，微笑曰：『跋履終夜，憊極矣！被汝糾纏不了，奔馳百里外，始得一好廬舍。道人載與俱來矣！』待其入，便相交付耳。歛昏，小謝至，女遽起迎抱之，翕然合爲一體，仆地而僵。道士自空中出，拱手逕去。拜而送之。及返，則女已甦。扶置牀上，氣體漸舒；但把足呻言，趾股酸痛。數日，始能起。後

生應試得通籍。有蔡子經者，與同譜，以事過生。留數日，小謝自鄰舍歸。蔡望見之，疾趨相躡。小謝側身斂避，心竊怒其輕薄。蔡告生曰：「一事深駭物聽，可相告否？」詰之，答曰：「三年前，少妹夭殞。經兩夜而失其尸，至今疑念。適見夫人，何相似之深也？」生笑曰：「山荆陋劣，何足以方君妹？然既係同譜，義卽至切，何妨以獻妻孥？」乃入內，使小謝衣殉裝出。蔡大驚曰：「真吾妹也！」因而泣下。生乃具述本末。蔡喜曰：「妹子未死，吾將速歸，用慰嚴慈。」遂去。過數日，舉家皆至。後往來如郝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絕世佳人，求一而難之，何遽得兩哉？事千古而一見，惟不私奔女者，能避之也！道士其仙耶！何術之神也？苟有其術，醜鬼可交耳！」

蕙 芳

「麴蘗生涯口僅餬，何期中饋有仙姝？」

相離莫謂難相見，記取唐宮乞巧圖。」

馬二混，居青州東門內，以貨麴爲業。家貧，無婦，與母共作苦。一日，媪獨居，

忽有美人來，年可十六七，椎布甚樸，而光華照人。媼驚顧窮詰。女笑曰：『我以賢郎誠篤，願委身母家。』媼益驚曰：『娘子天人。有此一言，則折我母子數年壽。』女固請之，意必爲侯門亡人，拒益力，女乃去。越三日復來留，連不去。問其氏姓。曰：『母昔納我，我乃言。不然，固無庸問。』媼曰：『貧賤備骨，得婦如此，不稱亦不祥。』女笑坐牀頭，戀戀殊殷。媼辭之，言：『娘子速去！勿相禍！』女乃出門。媼視之，西去。又數日，西巷中呂媼來，謂馬曰：『鄰女董蕙芳，孤而無依，自願爲賢郎婦。胡弗納？』馬以疑慮具白之。呂曰：『烏有此耶？如有乖謬，咎在老身。』馬大喜，諾之。呂既去，媼掃室布席；將待子歸，往娶之。日將暮，女飄然自至，入室參母，起拜盡禮，告媼曰：『妾有兩婢。未得母命，不敢召也。』媼曰：『我母子守窮廬，不解役婢僕。日得蠅頭利，僅足自給。今增新婦一人，嬌嫩坐食，尙恐不充飽。益之二婢，豈吸風所能活耶？』女笑曰：『婢來，不費母事。皆能自得食。』問：『婢何在？』女乃呼：『秋月，秋松？』聲未及己，忽如飛鳥墮，二婢已立於前。卽令伏地叩母。既而馬歸，母迎告之。馬喜，入室，見翠棟雕梁，侔於宮殿。中之几屏簾幙，光耀奪目，驚極不敢入。女下牀迎笑。睹之若仙，益駭，卻退。女挽之，坐與媼語。馬喜出非分，形神若

不相屬。卽起，欲出行沽。女止曰：『勿須！』因命二婢治具。秋月出一革袋，執向屏後，措搭撼撼之。已而以手探入，壺盛酒，杵盛灸，觸類熏騰。飲已而寢，則花鬪錦榻，溫膩非常。天明出門，則茅廬依舊，母子共奇之。媼詣呂所，將迹所由。入門，先謝其媒合之德。呂訝云：『久不拜訪，何鄰女之曾託耶？』媼益疑，具言端委。呂大駭，卽同媼來視新婦。女笑迎之，極道作合之義。呂見其慧麗，愕眙良久，卽亦不辨，唯唯而已。女贈白木搔具一事，曰：『無以報德，姑奉此爲姥姥爬背耳！』呂受以歸；審視，則化爲白金。馬自得婦，頓更舊業，門戶一新。箇中貂錦無數，任馬取著。而出室門，則爲布素，但輕煖耳！女所自衣亦然。積四五年，忽曰：『我謫降人間十餘載。因與子有緣，遂暫留止。今別矣！』馬苦留之。女曰：『請別擇良偶，以承廬墓。我歲月當一至。』已忽不見。馬乃娶秦氏。後三年，七夕，夫妻方共語。女忽入，笑曰：『新偶良慳，不念故人耶？』馬驚起，愴然曳坐，便道衷曲。女曰：『我適送織女渡河，乘間一相望耳！』兩相依依，語無休止。忽空際有人呼蕙芳，女急起作別。馬問其誰？曰：『適余同雙成姊來。彼不耐久伺矣！』馬送之。女曰：『子壽八旬。至期，我來收爾骨。』言已遂逝。今馬六十餘矣！其人但樸訥，無他長。

異史氏曰：『馬生其名混，其業褻，慧芳奚取哉？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！余嘗謂友人：「若我與爾，鬼狐且棄之矣！」所差不愧於仙人者，惟混耳！』

蕭 七

『粉膩脂香集綺筵，溫柔鄉亦有前緣；

蕭郎未飲心先醉，袖得綾巾竟杳然。』

徐繼長，臨淄人，居城東之磨房莊。業儒未成，去而爲吏。偶適姻家，道出于氏殖宮。薄暮醉歸，過其處，樓閣繁麗，一叟當戶坐。徐酒渴思飲，揖叟求漿。叟起，邀客入，升堂，授飲。飲已，叟曰：『曠暮難行，姑留宿，早旦而發，何如？』徐亦疲殆，樂遵所請。叟命家人具酒奉客；即謂徐曰：『老夫一言，勿嫌孟浪。郎君清門令望，可附昏姻。有幼女未字，欲充下陳。幸垂援拾。』徐蹶蹶不知所對。叟即遣僮告其親族；又傳語令女郎妝束。頃之，峨冠博帶者四五車，先後並至。女郎亦炫妝出，姿容絕俗。於是交坐宴會。徐神魂眩亂，但欲速寢。酒數行，堅辭不任。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，縮同爰止。徐問其族姓。女自言蕭姓，行七。又復審審門閥。女曰：『身雖賤陋，配吏胥

，當不辱矣。何苦研窮？」徐溺其色，款曙備至，不復他疑。女曰：「此處不可爲家。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，或不拗阻。歸除一舍，行將自至耳？」徐應之。既而加臂於身，奄忽就寢。既覺，則抱中已空。天色大明，松陰翳曉，身下藉柔穠尺許厚。駭歎而歸，告妻。妻戲爲除館，設榻其中，闔門出曰：「新娘子今夜至矣！」因與共笑。日既暮，妻戲曳徐啓門，曰：「新人得無已在室耶？」既入，則美人華妝坐榻上，見二人入，起逆之。夫妻大愕。女掩口局局而笑，參拜恭謹。妻乃治具，爲之合歡。女早起操作，不待驅使。一日謂徐：「姊妹輩俱欲來吾家一望。」徐慮倉卒無以應客。女曰：「都知吾家不饒，將先齎饌具來。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。」徐告妻，妻諾之。晨炊後，果有人荷酒載來，釋擔而去。妻爲職庖人之役。晡後，六七女郎至；長者不過四十以來。圍坐並飲，喧笑盈室。徐妻伏牕以窺，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，他客皆不可睹。北斗挂屋角，謹然始去。女送客未返，妻入視案上，杯杵俱空，笑曰：「諸婢想俱餓，遂如狗舐砧。」少間，女還，殷殷相勞，奪器自滌，促嫡安眠。妻曰：「客臨吾家，使自備飲饌，亦大笑話。明日合另邀致。」逾數日，徐從妻言，使女復召客。客至，妻意欲噉，惟留四簋，不加七箸。徐問之，羣笑曰：「夫人謂吾輩惡，故留以待調人。」座間一女，年十

八九，素鳥縞裳，云是新寡，女呼爲六姊；情態妖豔，善笑能言。與徐漸洽，輒以諧語嘲徐。行觴政，徐爲錄事，禁笑謔。六姊頻犯，連引十餘爵，醄然逕醉。芳體嬌懶，佳弱難持。無何，亡去。徐燭而覓之，則酣寢暗幃中。近接其吻，亦不覺。以手探袴，私處墳起，心旌方搖。席中紛喚徐郎。乃急理其衣，見袖中有綾巾，竊之而出。迨於夜央，衆客離席。六姊未醒，七姊入搖之，始呵欠而起，繫裙理髮，從衆去。徐拳拳懷念，不釋於心。將於空處，展玩遺巾，而覓之已渺。疑送客時遺落途間，孰燈細照階除，都復烏有，意瑣瑣不自得。女問之，徐漫應之。女笑曰：『勿誑語！子人已將去，徒勞心目。』徐驚，以實告，且言懷思。女曰：『彼與君無宿分；緣止此耳！』問其故。曰：『彼前身曲中女。君爲士人，見而悅之，爲兩親所阻，志不得遂，感疾陔危；使人語之，曰：『我已不起！但得若來，獲一捫其肌膚，死無憾！』』此女諾所請。適以冗羈未遑往；過夕而至，則病者已殞。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！過此卽非望。』後設筵再招諸女，惟六姊不至。徐疑女妒，頗有怨懟。女一日謂徐曰：『若以六姊之故，妄相見罪，彼實不肯至，於我何尤？今八年之好，行將別矣！請爲君極力一謀，用解從前之惑。彼雖不來，甯禁我不往。登門就之，或人定勝天，不可知。』徐喜從之。女握手，飄

若履虛。頃刻，至其家，黃壁廣堂，門戶曲折，與初見時無少異。岳父母並出，曰：『拙女久蒙溫煦。老身以殘年衰慵，有疎省問，或當不怪耶！』卽張筵作會。女便問諸姊妹。母云：『各歸其家，惟六姊在耳！』卽喚婢，請六娘子來。久之不出，女入曳之。既至，俯首簡嘿，不似前此之諧。俄，叟媪辭去。女謂六姊曰：『姊姊高自重，使人怨我。』六姊微哂曰：『輕薄兒何以相近？』女執兩人殘卮，強使易飲，曰：『吻已接矣！作態何爲？』少時，七姊亦去，室中止餘二人。徐遽起相逼，六姊宛轉撐拒。徐牽衣長跪而哀之，色漸和。相攜入室，裁緩襦結，忽聞喊嘶動地，火光射闔，六姊大驚。推徐起曰：『禍事忽臨，奈何？』徐忙迫不知所爲，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！徐悵然少坐，屋宇並失。獵者十餘人，按鷹操刃而至，驚問：『何人夜伏於此？』徐託言迷途，因告姓字。一人曰：『適逐一狐，見之否？』答云：『不見。』細認其處，乃于氏殯宮也，快快而歸。猶冀七姊復至，晨占雀喜，夕卜燈花，而竟無消息矣！董玉玢談。

顧生

『早識流年似擲梭，豈知幻境夢中多。』

嬰兒倏忽成鮎背，數十春秋已剎那。

江南顧生，客稷下，眼暴腫，晝夜呻吟，罔所醫藥。十餘日，痛少減。而合眼時，輒睹巨宅：凡四五進，門皆洞闢；最深處，有人往來，但遙睹不可細認。一日，方凝神注之，忽覺入宅中，三歷門戶，絕無人迹。有南北廳事，內以紅氈貼地。略窺之，見滿屋嬰兒：坐者，臥者，膝行者，不可數計。愕疑間，一人自舍後出，見之，曰：『小王。子謂有遠客在門。果然！』便邀之，顧不敢入；強之，乃入，問：『此何所？』曰：『九王世子居。世子瘡病新瘥，今日親賓作賀。先生有緣也！』言未已，有奔至者，督促速行。俄，至一處，雕榭朱欄；一殿北向，凡有九楹。歷階而升，則客滿座。見一少年北面坐，知是王子，便伏堂下。滿堂盡起；王子曳顧東嚮坐。酒既行，鼓樂暴作，諸妓升堂，演華封祝。纔過三折，逆旅主人及僕，喚進午餐，就牀頭頻呼之，耳聞甚真。心恐王子知，然並無知者，遂託更衣而出。仰視日之中夕，則見僕立牀前，始悟未離旅邸；心悵悵，猶欲急反，因遣僕闔扉去。甫交睫，見宮舍依然，急循故道而入。路經前嬰兒處，並無嬰兒；有數十蓬首鮎背，坐臥其中，望見顧，出惡聲曰：『誰家無賴子，來此窺伺？』顧驚懼，不敢置辯；疾趨後庭，升殿即坐，見王子領下添髭尺餘矣！見顧，

笑問：『何往？』劇本過七折矣！因以巨觥示罰。移時，曲終，又呈齣目。顧點彭祖娶婦。妓卽以椰瓢行酒，可容五斗許。顧離席辭飲，言：『臣日疾，不敢過醉。』王子曰：『君患日，有太醫在此，便合診視。』東座一客，卽離席來；兩指啓雙背，以玉簪點白膏如脂，囑合日少睡。王子命侍兒道入複室，令臥。臥片時，覺牀帳香軟，因而熟眠。居無何，忽聞鳴鉦鏜鏜，卽復驚醒，疑是優戲未畢。開目視之，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！然日疾者失。再閉之，一無所睹矣！

周克昌

『掌上明珠去復回，幻形真是費疑猜；

文場科第閨幃福，竟使庸奴坐享來。』

滙上貢士，周天儀，年五旬，止一子，名克昌，愛暱之。至十三四歲，丰姿甚秀，而性不喜讀，輒逃塾；從羣兒喜，恆終日不返。周亦聽之。一日，既暮不歸，始尋之。殊竟烏有。夫妻號咷，幾不欲生。年餘，昌忽自至，言：『爲道士迷去。幸不見害。值其他出，得逃歸。』周喜極，亦不追問。及教以讀，慧悟倍於疇曩。踰年，文思大進；

既入郡庠，因遂知名。世族爭昏，昌頗不願。趙進士女有姿，周強爲娶之。既入門，夫妻調笑甚愜；而昌恆獨宿，若無所私。逾年，秋戰而捷，周益慰；然年漸暮，日望抱孫，故嘗隱諷昌。昌漠若不解。母不能忍，朝夕多絮語。昌變色，出曰：『我久欲亡去。所不遽捨者，願復之情耳！實不能探討房帷，以慰所望，請仍去。彼順志者且復來矣！』媼追曳之，已踣，衣冠如蛻，大駭。疑昌必死。是必其鬼也，悲歎而已。次日，昌忽僕馬而至，舉家惶駭。近而詰之，亦言爲惡人略賣於富商之家。商無子，子焉；得昌後，忽生一子。昌思家，遂送之歸。問所學，則頑鈍如昔，乃知此爲昌。其入泮鄉捷者，鬼之假也。然竊喜其事未泄，即使襲孝廉之名，入房。婦甚狎熟，而昌靦然有愧色，似新昏者。甫周年，生子矣！

異史氏曰：『古言庸福人，必鼻口眉目間，具有少庸，而後福隨之。其精光陸離者，鬼所棄也！庸之所在，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，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。而况少，有憑藉，益之以鑽窺者乎？』

鄱陽神

『木偶非將坐位爭，同宗邂逅豈無情？』

鄱陽湖裏風濤急，小艇扣飛破浪迎。」

翟洪持，司理饒州，道經鄱陽湖。湖上有神祠，停蓋游瞻。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。翟姓一神，最居末座。翟曰：「吾家宗人，何得下？」遂於上易一座。既而登舟，大風斷帆，桅檣傾側，一家哀號。俄，一小舟，破浪而來。既近官舟，急挽翟登小舟，於是家人盡登。審視其人，與翟姓神無少異。無何，尋息，尋之已杳。

錢流

「苔陰假臥笑奚僮，阿堵居然滿握中；

始信錢文原白水，世間無處不流通。」

沂水劉宗玉，其僕杜和，偶在園中，見錢流如水，深廣二三尺許。杜驚喜，以兩手滿掬，復假臥其上。既而起視，則錢已盡矣，惟握於手者尚存。

楊疤眼

「晦紋現處蹈危機，偶語山阿人迹稀；

可笑世多風鑑客，不如異類早知幾。」

一獵人，夜伏山中，見有小人，長二尺已來，踽踽行澗底。少間，又一人來，高亦如之。適相值，交問何之？前者曰：『我將往望楊疤眼。前見其氣色晦黯，多羅不吉。』後人曰：『我亦爲此，汝言不謬。』獵者知其非人，厲聲大叱，二人並無有矣！夜變一狐，左目上有癍痕，大如錢。

龍戲蛛

『慘聞楚哭萬民哀，循吏凶罹无妄災；』

『象得蜘蛛如象虎，一家斷送一聲雷。』

徐公爲齊東令，署中有棲，用藏肴餌，往往被物竊食，狼籍於地。家人數受譴責，因伏伺之。見一蜘蛛，大如斗，咳走白公。公以爲異，日遣婢輩投餌焉。蛛益馴，飢輒出依人，飽而後去。積年餘，公偶閱案牘，蛛忽來伏几下。疑其飢，方呼家人取餌。旋見兩蛇夾蛛臥，細莖如箸。蛛爪復蹙縮，若不勝懼。轉瞬間，蛇暴長，相於卵。大駭，欲走。巨霆大作，闔家震死。移時，公甦。夫人及婢僕，擊死者七人。公病月餘，尋卒。公爲人廉正愛民。樞發之日，民歛錢以送，哭聲滿野。

異史氏曰：『龍戲蛛，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！乃真有之乎？聞雷霆之擊，必於凶人。奈何循良之吏，罹此慘毒？天公之憤憤，不已多乎！』

役鬼

『黎邱能伺主人翁，竟與尋常僕隸同；

今日尙傳搬運法，可知鬼亦易牢籠。』

山西楊歸，善鍼灸之術，又能役鬼。一出門，則捉驢操鞭者，皆鬼物也。嘗夜自他歸，與友人同行。途中見二人來，修偉異常，友人大駭。楊使問：『何人？』答云：『長脚王，大頭李，敬迓主人。』楊曰：『爲能驅！』二人旋踵而行，蹇緩則立候之，若奴隸然。

三朝元老

『笑罵由他笑罵加，老人長樂信堪誇；

堂開畫錦標楹帖，此是三朝宰相家。』

某中堂者，故明相也。曾降流寇，士論非之。老歸林下，享堂落成，數人直宿其中

。天明，見堂上一扁云：『三朝元老。』一聯云：『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弟忠信禮義廉。』不知何時所懸；怪之，不解其義。或測之云：『首句隱忘八，次句隱無恥也！』似之。

洪經略南征，凱旋，至金陵，醮薦陣亡將士。有舊門人謁見。拜已，卽呈文辭。洪久厭文事，辭以昏眊。其人云：『但煩坐聽，容某頌達上聞。』遂探袖出文，抗聲朗讀。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！讀畢，大哭而去。

夜明

『一棹翩然海上過，宵深怪物放光多；

倘逢寰宇昇平日，士庶應庶復且歌。』

有賈客，泛於南海。三更時，舟中大亮似曉。起視，見一巨物，半身出水上，儼若山岳；日如兩月初升，光四射，大地皆明。駭問舟人，並無知者，共伏瞻之。移時，漸縮入水，乃復晦。後至閩中，俱言某夜明而復昏，相傳爲異。計其時，則舟中見怪之夜也。

鳥語

「鳥語啁啾未易知，何來道士爲通詞？」

銀硃蠟燭食無厭，待至拋官悔已遲。」

中州境，有道士，募食鄉村。食已，聞鷓鴣，因告主人使慎火。問故，答曰：「鳥云：『大火難救。』可怕！」衆笑之，竟不備。明日，果火，延燒數家，始驚其神。好事者追及之，稱爲仙。道士曰：「我不過知鳥語耳！何仙也？」適有阜花雀鳴樹上，衆問何語？曰：「雀言：『初六養之！十四十六殤之！』」想此家發生矣！今日爲初十。不出五六日，當俱死也！」詢之，果二子；無何，並死，其日悉符。邑令聞其奇，招之，延爲客。時羣鴨過，因問之。對曰：「明公內室，必相爭也！鴨云：『罷！罷！偏向他！偏向他！』」令大服。蓋妻妾反唇，令適被喧聒而出也。因留居署中，優禮之。時辨鳥語，多奇中。而道士樸野，肆言輒無所忌。令最貧，一切供用諸物，皆折爲錢以入之。一日，方坐，羣鴨復來，令又詰之。答曰：「今日所言，不與前同。乃爲明公會計耳！」問何計？曰：「彼云：『蜡燭一百八，銀硃一千八。』」令慚，疑其相譏。道士求去，令不許。踰數日，宴客。忽聞杜宇，客問之。曰：「鳥云：『丟官去。』」衆愕然失色。令大

怒，立逐之去。未幾，令果以累敗。嗚呼！此仙人儆戒之；而惜乎危厲熏心者，不之悟也！

齊俗呼蟬曰：『稍遷。』其綠色者，曰：『都了。』邑有父子，俱青社生。將赴歲試，忽有蟬集襟上。父喜曰：『稍遷！吉兆也！』一僮視之，曰：『何物稍遷？都了而已！』父子不悅。已而果俱被黜。

菱角

『滿地兵戈悵別離，終朝瞻圮誦風詩；

夫妻同感慈悲力，新婦歡迎阿母時。』

胡大成，楚人，其母素奉佛。成從塾師讀，道由觀音祠，母囑過必入叩。一日至祠，有少女挽兒遊戲其中，髮掩頸而風致娟然。時成年十四，心好之，問其姓氏。女笑云：『我祠西焦畫工女，菱角也！問將何爲？』成又問：『有塔家無？』女醜然曰：『無也！』成言：『我爲若塔好否？』女慚云：『我不能自主。』而眉目澄澄，上下睨成，意似欣屬焉。成乃出，女追而遙告曰：『崔爾成，吾父所善。用爲媒，無不諧。』成曰

：『諾！』因念其慧而多情，益傾慕之。歸向母，實白心願。母止此兒，常恐拂之，即浼崔作冰。焦責聘財奢，事已不就。崔極言成清族美才，焦始許之。成有伯父，老而無子，授教職於湖北。妻卒任所，母遣成往奔其喪。數月將歸，伯父亦病卒。淹留既久。適大寇據湖南，家耗遂隔。成竄民間，弔影孤惶而已！一日，有媪年四十八九，縈迴村中，日昃不去。自言：『離亂罔歸，將以自鬻。』或問其價。言：『不屑爲人奴，亦不願爲人婦；但有母我者，則從之，不較直。』聞者皆笑。成往視之，而目問，有二三頗肖其母，觸於懷而大悲。自念隻身，無縫紉者；遂迎歸，執子禮焉。媪喜，便爲炊飯織屨，劬勞若母。拂意，輒譴之；而少有疾苦，則濡煦過於所生。忽謂曰：『此處太平，幸無可虞。然兒長矣！雖在逆旅，天倫不可廢。三兩日，當爲兒娶婦。』成泣曰：『兒自有婦；但問阻南北耳！』媪曰：『大亂時，人事翻覆，何可株待？』成又泣曰：『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；且誰以媪女付萍梗人？』媪不答，但爲治簾幌衾枕，甚周備；亦不識所自來。一日，日既夕，戒成曰：『燭坐勿寐！我往視新婦來也。』遂出門去。三更既盡，媪不返，心大疑。俄，聞門外譁，出視，則一女子坐庭中，蓬首泣啜。驚問：『何人？』亦不語。良久，乃言曰：『娶我來卽亦非福；但有死耳！』成大驚，不知其

故。女曰：『我少受聘於胡大成。不意湖北去，音信斷絕。父母強以我歸汝家。身可致，志不可奪也！』成謝而哭曰：『我即是胡某，卿菱角耶？』女收涕而駭，不信；相將入室，卸燈審顧，曰：『得無夢耶？』于是轉悲爲喜，相道離苦。先是亂後，湖南百里，灘地無類。焦擗家，竄長沙之東，又受周生聘。亂中不能成禮，期是夕送至其家。女泣不置，家人強置車中。至途次，女顛墜車。遂有四人荷肩輿至，云是周家迎女者，即扶升輿，疾行若飛，至是始停。一老姥曳入，曰：『此汝夫家，但入，勿哭。汝家婆婆，且晚將至矣！』乃去。成詰知情事，始悟媪神人也！夫妻焚香共禱，願得母子復聚。母自戎馬戒嚴，同儕人婦，奔伏澗谷。一夜，姥言寇至，即並張皇四匿。有童子以騎授母。母急不暇問，扶肩而上。輕迅剽遒，瞬息至湖上。馬踏水奔騰，蹄下不波。無何，扶下，指一戶云：『此中可居。』母將啓謝，回視其馬，化爲金毛吼，高丈餘，童子超乘而去。母以手搗門，豁然啓扉。有人出問，怪其音熟，視之，成也。母子抱哭，婦亦驚起，一門歡慰。疑媪爲大士現身。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，遂流寓湖北，治田廬焉。

那子儀

『雙豔忽從天上落，千金依舊窖中藏；

非關相術如神驗，禍福由人自主張。」

滕有楊某，從白蓮教黨，得左道之術。徐鴻儒誅後，楊幸漏脫，遂挾術以遊，家中田園樓閣，頗稱富有。至泗上某紳家，幻法爲戲。婦女出窺，楊睨其女美；旣歸，謀攝取之。其繼室朱氏，亦風韻。飾以華妝，僞作仙姬；又授木鳥，教之作用，乃自樓頭推墮之。朱覺身輕如葉，飄然凌雲而行。無何，至一處，雲止不前，知已至矣！是夜，月明清潔，俯視甚了，取木鳥投之。鳥振翼飛去，直達女室。女見采禽翔入，喚婢撲之。鳥已冲簾出，女追之。鳥墮地，作鼓翼聲。近逼之，撲入裙底。展轉間，負女飛騰，直冲霄漢，婢大號。朱在雲中言曰：『下界人，勿須驚怖！我月府姮娥也！渠是王母第九女，偶謫塵世。王母日切懷思，暫招去；一相聚會，卽送還耳！』遂與結襟而行。方及泗水之界，適有放飛爆者，斜觸鳥翼。鳥驚墮，牽朱亦墮，落一秀才家。秀才邢子儀，家赤貧，而性方鯁。曾有鄰婦夜奔，拒不納。婦銜憤去，譖諸其夫，誣其挑引。夫固無賴，晨夕登門詬辱之。邢因貨產就居別村。聞相者顧某，善決人福壽，踵門叩之。顧望見，笑曰：『君當足千鍾，何著敗絮見人？豈謂某無瞳耶？』邢嗤妄之。顧細審，曰：『是矣！雖固蕭索乎！然金穴不遠矣！』邢又妄之。顧曰：『不惟暴富，且得麗人。

『那終不以爲信。願推之出，曰：『且去！且去！驗後方索謝耳！』是夜，獨坐月下，忽二女自天降，視之，皆麗姝，詫爲妖，因致詰問。初不肯言。那將號召鄉里，朱懼，始以實告。且囑勿洩，願終從焉。那思世家女，不與妖人婦等，遂遣人告諸其家，其父母自女飛升，零涕惶惑；忽得報書，驚喜過望；立刻命與馬，星馳而去。報那百金，攜女歸。那得豔妻，方憂四壁，得金甚慰，往謝願。願又密曰：『尙未！尙未！秦迎已交，百金何足言？』遂不受謝。先是，紳歸，請于上官捕楊。楊預遊，不知所之，遂籍其家。發牒追朱，朱懼，牽那飲泣。那一計窘，姑賂承牒者。賃車騎，攜朱詣紳，哀求解脫。紳感其義，爲極力營謀，得贖免。留夫妻於別館，權如戚好。紳女幼受劉聘。劉一時顯秩也，聞女寄那家信宿，以爲辱，反姻書，與女絕婚。紳將議姻他族，女告父母，誓從那。那聞之喜，朱亦喜，自願下之。紳憂那無家。時楊居宅營官貨，因購之。夫妻遂歸，出囊金，粗治器具，蓄婢僕。旬日間，耗費已盡，但冀女來，當復得其資助。一夕，朱謂那曰：『孽夫楊某，曾以千金埋樓下，惟妾知之。適視其處，磚石依然。或窖藏無恙，未可知。』往共發之，果得金。因信願術之神，厚報之。後女于歸，妝費豐盈。不數年，富甲一郡矣！

異史氏曰：「蓮穢滅而楊獨不死，又附益之。幾疑恢恢者，踈而近於漏矣！而安知天之留之，蓋爲邢也？不然，邢雖否極而泰，亦烏能創卒起樓閣，累巨金哉？生不愛色，而天輒報之以兩。嗚呼！造物無言，而意可知矣！」

陸押官

「仙人猶自作書傭；年少偏能擇主從；

十載依劉作王粲，度將阿鴨去無蹤。」

一公、湖廣武陵人，官宮詹。致仕歸，有少年伺門下，求司筆札。公召人，見其人秀雅如書生，詰其姓名。自言陸押官，不索傭價，公留之。慧過凡僕，往來牋奏，輒任意裁答，無不工妙。又主人與客奕，陸睨之，指點輒勝。趙由是益優寵之。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，咸相戲索，俾作筵。押官諾，因問：「僚屬幾何？」會別業主計者皆至，約三十餘人，衆悉告之數以難之。押官曰：「此大易！但客多，倉卒不能遽辦。肆中可也！」遂徧邀諸侶，赴臨街店。既坐，酒甫行，有按壺起者，曰：「諸君姑勿酌！請問今日東道誰主？宜先出貲爲質，始可放情飲噉。不然，一舉數千，闐然都散，於何取償

焉？」衆悉曰押官。押官笑曰：「得毋謂我無錢耶？我固有錢。」乃起向盆中，拈溼麵如拳，碎播置几上。隨擲，隨化爲鼠，竄動滿案。押官任捉一頭，裂之，啾然腹破，得小金。再捉亦如之。頃刻鼠盡，碎金滿前。乃告衆曰：「是不足吾飲耶？」衆異之，乃共恣飲。既畢，會直三兩餘。衆秤金，適符其數。衆思自其異於主人，遂索一枚，懷之；既歸，告趙。趙命取金，搜之已亡。返質肆主，則償費悉化蕪藜，還白趙。趙詰之，押官曰：「朋輩索逼酒食，囊空，實無費。少年學作小劇，故試之耳！」衆復責償。押官曰：「我非賺酒食者。某村麥穰中，再一簸揚，可得麥二石；足償酒價有餘也。」因挽一人同去。某村主計者將歸，遂與偕往。至則淨麥數斛，已堆場中矣！衆以此益奇押官。一日，趙赴友筵。堂中有盆蘭甚茂，愛之；既歸，又贊歎之。押官曰：「誠愛此蘭，無難致者。」趙猶未信。凌晨至齋，忽聞異香蓬勃，則有蘭花一盆，箭葉多寡，宛如所見。因疑其竊，故審之。押官曰：「臣家所蓄，不下千百。何須竊爲？」趙妄之。適某友至，見蘭驚曰：「何酷肖寒家物也？」趙曰：「余適購之，亦不識所自來。但君出門時，見蘭花尚在否？」某曰：「我實不曾至齋，有無固不可知。然何以至此？」趙視押官。押官曰：「此無難辨。公家盆破，有補綴處。此盆無也。」驗之始信。夜告主人曰

：『向言某家花卉頗多，都疑妄謬。今屈玉趾，乘月往觀。但諸人皆不可從，惟阿鴨無害。』鴨，宮詹之僮僕也。遂如所請。既出，已有四人荷肩輿，伏候道左。趙乘之，疾於奔馬。俄頃入山，但聞奇香沁骨。無何，至一洞府，見舍宇華耀，迥異人間，隨處皆設花石，精益求精，流光散馥。卽蘭花一種，約有數十餘盆，無不茂美。觀已，如前命駕歸。押官從趙十餘年，後趙無疾終。遂與阿鴨俱出，不知所往。

陳錫九

『夢裏團圓事有無，佳城鬱鬱植雙榆；

由來至孝神能格，豈爲炎涼計較殊？』

陳錫九，邳人，父子言，爲邑名士。富室周某，仰其聲望，訂爲昏媾。陳累舉不第，而家蕭索。游學于秦，數年無耗。陰有悔心，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。王聘儀豐盈，僕馬甚都。以此益憎錫九貧，堅意絕昏。問女，女不從。怒，以惡服飾遣歸錫九。日不舉火，周亦不甚顧恤。一日，使傭媪以饍榼餉女。入門，向母曰：『主人使某視小姑姑，餓死否？』女恐母慚，強笑以亂其詞；因出榼中肴餌，列母前。媪止之曰：『無須爾！』

自小姑入人家，何曾交換出一盃溫涼水？吾家物，料姥姥亦無顏陷噉得。」母大悲，聲色俱變。媪不服，惡語相侵。紛紜間，錫九自外入，訊知大怒，撮毛批頰，趕逐出門而去。次日，周來迎女，女不肯歸。明日復來，增其人數，衆口叟叟，如將尋鬪。母強勸女去。女潛然拜母，登車而去。過數日，又使人來逼索離昏書。母強錫九與之，惟望子言歸，以圖別處。周家有人自西安來，久知子言已死。陳母哀憤成病，尋卒。哀迫之中，猶冀妻臨；久之渺然，悲憤益切。薄田數畝，鬻治葬具。葬已，乞食赴秦，以尋父骨。至西安，徧訪居人。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，葬之東郊。今冢已沒。錫九無策，惟朝丐市廛，暮宿野寺，冀有知者。會晚，經叢葬處，有數人遮道，逼索飯價。錫九曰：「我異鄉人，乞食城郭。何處少人飯價？」共怒，摔之仆地，以埋兒敗絮塞其口。力盡聲微，漸就危殆。忽其驚曰：「何處官府至矣！」釋手寂然。俄，有車馬至，便問：「臥者何人？」卽有數人扶至車下。車中人曰：「是吾兒也！孽鬼何敢爾？可悉縛來，勿致漏脫。」錫九覺有人去其塞。少定，細認，真其父也！大哭曰：「我爲父骨良苦。」今固尙在人間耶？」父曰：「我非人，太行總管也！此來亦爲吾兒。」錫九哭益哀，父稍稍慰諭之。錫九泣述岳家離昏。父曰：「無憂！今新婦亦在母所。母念兒甚，可暫一

往。』遂與同車，馳如風雨。移時，至一官署。下車，入重門，則母在焉！錫九啜泣聽命；見妻在母側，問母曰：『兒婦在此，得無泉下物耶？』母曰：『非也！是汝父接將來。待汝歸後，當便送去。』錫九泣曰：『兒侍父母，不願歸矣！』母曰：『辛苦跋涉而來，爲父骨耳！汝不歸，初志云何也？且汝孝行，已達天帝。賜汝金萬劬，夫妻享受正遠。何言不歸？』錫九垂泣。父數數促行，錫九哭失聲。父怒曰：『汝不行耶？』錫九懼，收聲，始詢葬所。父挽之曰：『子行，我告之。去盡葬處百餘步，有子母白榆，是也！』挽之甚急，竟不遑別母。門外有健僕，捉馬待之。既超乘，父囑曰：『日所宿處，有少資斧，可速辦裝歸，向岳索婦；不得婦，勿休也！』錫九諾而行，馬絕駛。雞鳴，至西安。僕扶下，方將拜致父母，而人馬已杳。尋至舊宿處，倚壁假寐，以待天明。坐處有拳石礙股，曉而視之，白金也。市棺賃輿，尋雙楹下，得父骨而歸。合居既畢，家徒四壁。幸里中憐其孝，共飯之。將往索婦，自度不能武，與族兄十九往。及門，門者絕之。十九素無賴，出詞穢褻。周使人勸錫九歸，願卽送女去。錫九乃還。初，女之歸也，周對之罵垢及母。女不語，但向壁零涕。陳母死，亦不使聞。得離書，擲向女曰：『陳家出汝矣！』女曰：『我不曾悞逆，出我爲何也？』欲歸質其故，又禁閉之。

後錫九如西安，遂造囚計，以絕女志。此事一播，遂有杜中翰來議姻，竟許之。親迎有日，女始知，遂泣不食。以被縗面，氣如游絲。周正無所方計，忽聞錫九至，發語不遜。意料女必死，遂昇歸錫九，意將待女死，以洩其憤。錫九歸；而送女者已至。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，甫入門，委之而去。鄰里代憂，共謀昇還。錫九不聽，扶至榻上，而氣已絕，始大恐。正皇迫問，周子率數人，持械入，門窗盡毀。錫九逃匿，苦搜之。鄉人盡爲不平。十九糾十餘人，銳身急難。周子兄弟皆被夷傷，始鼠竄而去。周益怒，訟於官，捕錫九十九等。錫九將行，以女尸囑鄰嫗。忽聞榻上若息，近視之，秋波微動矣！少時，已能轉側，大喜，詣官自陳。宰怒周誣訟。周懼，以重賂，始得免。錫九歸，夫妻相見，悲喜交并。先是女絕食，奄臥，自矢必死。忽有人提起曰：『我陳家人也！速從余去，夫妻可相見。不然，無及矣！』不覺身已出門，兩人扶登肩輿。頃刻至官廨，見公姑具在。問：『此何所？』母言：『不必問，容當送汝歸。』一日，見錫九至，竊喜；一見遽別，心頗疑怪。公不知何事，恆數日不歸；昨夕忽歸，曰：『我在武夷，遲歸二日，難爲保兒矣！可速送兒歸去。』遂以輿馬送女。忽見家門，遂如夢醒。女與錫九，共述曩事，相與驚喜。由此夫妻相聚；但朝夕無以自給。錫九於村中，設童蒙帳。

，兼自攻苦；每私語曰：『父言天賜黃金。今四堵空空，豈訓讀所能發蹟耶？』一日，自塾中歸，遇二人，問之曰：『君陳某耶？』錫九然之。二人卽出鐵索繫之，錫九不解其故。少間，村人畢集，共詰之，始知郡盜所牽。衆憐其冤，釀錢賂役，以是途中得無苦。至郡，見太守，歷述家世。太守愕然曰：『此名士之子。溫文爾雅，烏能作賊？』命脫縲紲。取盜嚴梏之，始供爲周某賄囑。錫九又訴翁堵反面之由。太守益怒，立刻拘提。卽延錫九至署，與論世好。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，故子言受業門人也。贈燈火之費百金，又以二騾代步；使不時趨郡，以課文藝；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。自總制而下，皆有餽遺。錫九裘馬而歸，夫妻慰甚。一日，妻母哭至，見女伏地不起。女駭問之，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！女哀哭自咎，但欲覓死。錫九不得已，詣郡爲之緩頰。太守釋令自贖，罰穀一百石，批賜孝子陳錫九。旣歸，出倉粟，雜糠粃而糞運之。錫九謂女曰：『而翁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矣！烏知我必受之，而瑣瑣雜糠覈耶？』因笑卻之。錫九家雖小有，而垣牆陋敝。一夜，羣盜入，僕覺大號，止竊兩騾而去。後半年餘，錫九夜讀，聞搗門聲，問之，寂然；呼僕起，共視之。門一啟，兩騾躍入，則向所亡也，直奔櫪下，咻咻汗喘。燭之，各負革囊；解視，則白糶滿中；大異，不知所自來。後聞是夜，大

寇劫周，盈裝出。適防兵追急，委其捆載而去。驟認故主，遂奔至也。周自獄中歸，刑創猶劇；又遭盜劫，大病尋卒。女夜夢父囚繫而至，曰：「吾生平所爲，悔之不及。今受冥譴，非若翁無能解脫。爲我求塔，致一函焉！」醒而鳴泣。詰之，具以告。錫九久欲一詣太行，卽日遂發。既至，備物酬祝之。卽露宿其處，冀有所見。終夜無異，遂歸。周死，母子益貧，仰給於次壻。王孝廉考補縣尹，以墨敗，舉家徙瀋陽，益無所歸。錫九時顧卹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善莫大於孝。鬼神通之，理當宜然。使尙德之達人也者，卽終貧，猶將取之；烏論後此之必昌哉？或以膝下之嬌女，付諸頽白之叟，而揚揚曰：「某貴官，吾東牀也！」嗚呼！宛宛嬰嬰者如故，而金龜壻以諭葬歸，其慘已甚矣！而况以少婦從軍者乎！」

于去惡

「文場翻覆仗巡環，旅邸相逢往復還；

無限半騷歌當哭，箇中滋味問孫山。」

北平陶聖俞，名下士。順治間，赴鄉試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戶，見一人，負笈僮僕，似卜居未就者。略詰之，遂釋負於道，相與傾語。言論有名士風，陶大悅之，請與同居。

客喜，攜囊入，遂同棲止。客自言，順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惡；以陶差長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囑，常獨坐一室，而案頭無書卷。陶不與談，則默臥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；

筆硯之外，更無長物，怪而問之。笑曰：『吾輩讀書，豈臨渴始掘井耶？』一日，就陶借書去；閉戶，鈔甚疾，終日五十餘紙。亦不見其摺疊成卷，竊窺之，則每一稿脫，輒

燒灰吞之，益怪焉。詰其故。曰：『我以此代讀耳！』便誦所鈔書；頃刻數篇，一字無訛。陶悅，欲傳其術，于以爲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詞涉誚讓。于曰：『兄誠不諒我之深矣！

欲不言，則此心無以自剖；驟言之，又恐驚爲異物，奈何？』陶固謂不妨。于曰：『我非人，實鬼耳！今冥中以科目授官。七月十四日，奉詔考簾官。十五日，士子入闈。

月盡榜放矣！』陶問：『考簾官何爲？』曰：『此上帝慎重之意。無論烏吏鼈官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內簾用，不通者不與焉。蓋陰之有諸神，猶陽之有守令也。得志諸公，目不

視墳典。不過少年持敲門磚，獵取功名；門既開，則棄去。再司簿書十餘年，卽文學士。胸中尙有字耶？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！』陶深然之，由是

益加敬畏。一日，自外來，有憂色，歎曰：「僕生而貧賤，自謂死後可免。不謂述遭相從地下矣！」陶請其故。曰：「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，簾官之考遂罷。數十年游神耗鬼，雜入衡文，吾輩常有望耶？」陶問：「此輩皆誰何人？」曰：「卽言之，君亦不識。略舉一二人，大概可知。樂正師曠，司庫和嶠，是也。僕自念，命不可憑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！」言已，怏怏，遂將治任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之夕，謂陶曰：「我將入闈。煩於味爽時，持香注於東野。三呼去惡，我便至。」乃出門去。陶沽酒烹鮮以待之。東方既白，敬如所囑。無何，于偕一少年來。問其姓字，于曰：「此方子晉，是我良友。適於場中邂逅，聞兄盛名，深欲拜識。」同至寓，秉燭爲禮。少年亭亭似玉，意度謙婉。陶甚愛之，便問：「子晉佳作，當大快意。」于曰：「言之可笑。闈中七題，作過半矣！細審主司姓名，裹具徑出，奇人也！」陶煽爐進酒，因問：「闈中何題？去惡魁解否？」于曰：「書藝經論各一，夫人而能之。策問：『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風至今日，奸情醜態，愈不可名。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，抑非十八獄所能容。是果何術而可？或謂宜量加一二獄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與否與？或別有道以清其源？爾多士其言勿隱。』弟策雖不佳，頗謂痛快。表擬天魔殄滅，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。次則瑤臺應

制詩，西池桃花賦。此三種，自謂場中無兩矣！」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「此時快心，放兄獨步矣！數辰後不痛哭，始爲男子也！」天明，方欲辭去，陶留與同寓。方不可，但期暮至。三日，竟不復來，陶使于往尋之。于曰：「無須！子晉拳拳，非無意者。」日既西，方果至，出一卷授陶，曰：「三日失約，敬錄舊藝百餘作，求一品題。」陶捧讀大喜，一句一贊。略盡一二首，遂藏諸笥。談至更深，方遂留，與于共榻寢。自此爲常。方無夕不至，陶亦無方不懽也。一夕，倉皇而入，向陶曰：「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」于方臥，聞言驚起，泫然流涕。二人極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對默默，殊不可堪。方曰：「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。恐失志者之造言也！不然，文場尙有翻覆。」于聞之，色喜。陶尋其故。曰：「桓侯翼德，三十年一巡陰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陽世。兩間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！」乃起，扯方俱去，兩夜始返。方謂陶曰：「君不賀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。榜上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徧閱遺卷，得五兄甚喜，薦作交南巡海使；且晚，輿馬可到。」陶大喜，置酒稱賀。酒數行，于問陶曰：「君家有閒舍否？」問：「將何爲？」曰：「子晉孤無鄉土，又不忍怆然於兄。弟意欲假館相依。」陶喜曰：「如此，爲幸多矣！卽無多屋宇，同榻何礙。但有嚴君：須先關白。」于曰：「審知錄

大人，慈厚可依。兄場闈有日，子晉如不能待，先歸如何？」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歸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車馬至門，接于蒞任。于起握手，曰：「從此別矣！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銳進之志。」問：「何言？」曰：「君命偃蹇，生非其時。此科亦十分之一，後科桓侯臨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。三科，始可望也！」陶聞，欲中止。于曰：「不然！此皆天數。即明知不可，而註定之艱苦，亦要歷盡耳！」又顧方曰：「勿淹滯！今朝年月日時皆良，即以輿蓋送君歸。僕馳馬自去。」方忻然拜別。陶中心迷亂，不知所囑，但有揮涕送之。見輿馬分途，頃刻都散。始悔子晉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無及矣！三場畢，不甚滿志，奔波而歸。入門，問子晉，家中並無知者，因為父述之。父喜曰：「若然，則客至久矣！」先是陶翁晝臥，夢輿蓋止於其門，一美少年自車中出，登堂展拜。訝問：「所來？」答云：「大哥許假一舍。以入闈不得借來，我先至矣！」言已，請入拜母。翁方謙卻，適家媪出，曰：「夫人產公子矣！」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適與夢符，乃知兒卽子晉後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晉。兒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「倘是子晉，我見之，啼當止。」俗忌客忤，故不令陶見。母患啼不可耐，乃呼陶入。陶呼之曰：「子晉勿爾，我來矣！」兒啼正急，聞聲輒止；停睇不瞬，如審顧狀。陶摩頂而

出。自是竟不復啼。數月後，陶不敢見之，一見。則折腰索抱。走去，則啼不可止。陶亦狎愛之。四歲離母，輒就兄眠。兄他出，則假寐以俟其歸。兄於枕上教毛詩，誦聲呢喃，夜盡四十餘行。以子晉遺文授之，欣然樂讀，過口成誦。試之他文，不能也！八九歲，眉目朗徹，宛然一子晉矣！陶兩人闈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場事發，簾官多遭誅譴，貢舉之途一肅，乃張巡環力也。陶下科中副車，尋貢，遂灰志前途，隱居教弟。常語人曰：『吾有此樂，翰苑不易也！』

異史氏曰：『余每至張夫子廟堂，瞻其鬚眉，凜凜有生氣。又其生平嗜啞如霹靂。矛馬所至，無不大快，出人意表。世以將軍好武，遂置與絳灌伍。甯知文昌事繁，須侯固多哉？嗚呼！三十五年，來何暮也！』

鳳仙

『僚婿身家有富貴，先鞭宜著莫因循；

郎君及郎歸來日，第一先酬鏡裏人。』

劉赤水，平樂人，少穎秀，十五入縣庠。父母早亡，遂似游蕩自廢。家雖不中貲，

而性好修飾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被人招飲，忘滅燭而去。酒數行，始憶之，急返。聞室中小語，伏窺之，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。宅臨貴家廢第，恆多怪異。心知其狐，卽亦不恐，入而叱曰：『臥榻豈容鼾睡？』二人惶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遺紫紈袴一，帶上紫緞囊。大悅；恐竊去，藏衾中而抱之。俄，一蓬頭婢，自門罅入，向劉索取。劉笑要償。婢請遺以酒，不應；贈以金，又不應。婢笑而去；旋反曰：『大姑言：「如賜還，當以伴耦爲報。」』劉問：『伊誰？』曰：『吾家皮姓。大姑小字八仙；共臥者胡郎也。二姑水仙，適富川丁官人。三姑鳳仙，較兩姑尤美，自無不當意者。』劉恐失信，請坐待好音。婢去久之，復返曰：『大姑寄語官人，好事豈能猝合？適與之言，方遭詬厲。但緩時日以待之。吾家非輕諾寡信者。』劉付之。過數日，渺無信息。薄暮，自外歸，閉門甫坐，忽雙扉自啓。兩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曰：『送新人至矣！』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視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氣猶芳；頰顏醉態，傾絕人寰。喜極，爲之捉足解襪，抱體緩裳。而女已微醒，開目見劉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『八仙淫婢賣我矣！』劉狎抱之。女嫌膚冰，微笑曰：『今夕何夕？見此涼人。』劉曰：『子兮！子兮！如此涼人何？』遂相歡愛。旣而曰：『婢子無恥，玷人牀寢，而以妾換袴耶？必小報之！』從

此靡夕不至，綢繆甚殷。袖中出金釧一枚，曰：『此八仙物也！』又數日，懷繡履一雙來，珠嵌錦繡，工巧殊絕；且囑劉，暴揚之。劉出誇示親賓。來觀者，皆以貲酒爲贄。由此奇貨居之。女夜來，忽作別語。怪，問之。答云：『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攜家遠去，隔絕我好。』劉懼，願還之。女云：『不必！彼方以此挾妾。如還之，中其機矣！』劉問：『何不獨留？』曰：『父母遠去。一家十餘口，俱託胡郎經紀。若不從去，恐長舌婦，造黑白也。』從此不復至。踰二年，思念綦切。偶在途，遇女郎，騎款段馬，老僕牽之，摩肩過。及啓障紗相窺，丰姿豔絕。頃，一少年後至，曰：『女子何人？似頗佳麗。』劉極贊之。少年拱手，笑曰：『太過獎矣！此卽山荆也！』劉惶愧謝過。少年曰：『此何妨？但南陽三葛，君得其龍。區區者又何足道？』劉疑其言。少年曰：『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？』劉始悟爲胡。敝僚壻之誼，嘲諷甚歡。少年曰：『岳新歸，將一省親。可同行否？』劉喜，從入縈山。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，女下馬入。少間，數人出望，曰：『劉官人亦來矣！』入門謁見翁媪。又一少年先在，韉袍炫美。翁曰：『此富川丁壻。』並揖卽坐。少時，酒炙紛綸，談笑頗洽。翁曰：『今日三壻並臨，可稱佳集。又無他人，可喚兒輩來，作一團圓之會。』俄，姊妹俱出。翁命設坐，各傍其壻。八仙見

劉，惟掩口而笑。鳳仙輒與嘲弄。水仙貌少亞，而沈重溫克；滿座傾談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於是履舄交錯，蘭麝熏人，飲酒樂甚。劉視牀頭樂具畢備，遂取玉笛，請爲翁壽。翁喜，命善者各執一藝。因而合坐爭取，惟丁與鳳仙不取。八仙曰：『丁郎不諳可也！汝甯屈指不伸者？』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，便串繁響。翁悅曰：『家人之樂極矣！兒輩俱能歌舞，何不各進所長？』八仙起，捉水仙，曰：『鳳仙從來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勞。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。』二人武舞方已，適婢以金盤進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『此自真臘攜來，所謂田婆羅也！』因掬數枚，送丁前。鳳仙不悅，曰：『塔豈以貧富爲愛憎耶？』翁微哂未言。八仙曰：『阿爹以丁郎異縣，故是客耳！若論長幼，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塔也？』鳳仙終不快；解華粧，以鼓拍授婢，唱破窰一折；聲淚俱下。旣闋，拂袖逕出，一座爲之不懌。八仙曰：『婢子喬性猶昔。』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劉無顏，亦辭而歸。至半路，見鳳仙坐路旁，呼與並坐。曰：『君一丈夫，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？黃金屋自在書中，願好爲之。』舉足云：『出門恩逮，棘刺破複履矣！所贈物，在身邊否？』劉出之。女取而易之，劉乞其敝者。颯然曰：『君亦無賴矣！幾見自己衾枕之物，亦要護藏者。如相見愛，一物可以相贈。』出一鏡，付之，曰：『欲見妾，當於書

卷覓之；不然，相見無期矣！」言已不見，惴惴自歸。視鏡，則鳳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。因念所囑，謝客下帷。一日，見鏡中人忽現正面，盈盈欲笑，益愛重之。無人時，輒以共對。月餘，銳志漸衰，游恆忘返，歸見鏡影，慘然若涕。隔日再視，則背立如初矣。始悟爲己之廢學也！乃閉戶研讀，晝夜不輟。月餘，則影復向外。自此驗之：每有事荒廢，則其容戚；數日攻苦，則其容笑。如是，朝夕懸之，如對師保。如此二年，一舉而捷，喜曰：「今可以對我鳳仙矣！」攬鏡視之，見畫黛纒長，瓠犀微露，喜容可掬，宛然在目前；愛極，停涕不已。忽鏡中人笑曰：「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，今之謂矣！」驚喜四顧，則鳳仙已在座後。握手問翁媪起居。曰：「妾別後，不曾歸家；伏處巖穴，聊與君分苦耳！」劉赴宴郡中，女請與俱，共乘而往，人對面不相窺。既而將歸，陰與劉謀，僞爲娶於郡也者。女既歸，始出見客，經理家政。人皆驚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！劉屬富川令門人，往謁之。遇丁，殷殷邀至其家，款禮優渥，言：「岳父母近又他徙。內人歸甯，將復。當寄信往，並詣申賀。」劉初疑丁亦狐。及細審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賈子也！初，丁自別業暮歸，過水仙獨步；見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請附驥以行，丁喜，載至齋。與同寢處，櫺隙可入，始知爲狐。言：「郎無見疑，妾以君誠篤

，故願託之。」丁嬖之，竟不復娶。劉歸，假貴家廣宅，備客燕寢，汜掃光潔，而苦無供帳。隔夜，視之，則陳設煥然矣！過數日，果有三十餘人，齋旗采酒醴而至。與馬纒紛，填溢街巷。劉揖翁，及丁胡，入客舍。鳳仙逆姬，及兩姨，入內寢。八仙曰：「婢子今貴，不怨冰人矣！釧履猶存否？」女搜付之，曰：「履則猶是也！而被千人看破矣！」八仙以履擊背，曰：「撻汝寄於劉郎。」乃投諸火，祝曰：「新時如花開，舊時如花謝；珍重之曾著，姮娥來相借。」水仙亦代祝曰：「曾經籠玉笋，著出萬人稱；若使姮娥見，應憐太瘦生。」鳳仙撥灰，曰：「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懂；留得纖纖影，徧與世人看。」遂以灰捻杵中，堆作十餘分。望見劉來，拓以贈之，但見繡履滿杵，悉如故款。八仙急出，推杵墮地。地上猶有一，二隻存者；又伏吹之，其蹤始滅。次日，丁以道遠，夫婦先歸。八仙貪與妹戲，翁及胡屢督促之。亭午始出，與衆俱去。初來，儀從過盛，觀者如市。有兩寇窺見麗人，魂魄喪失，因謀劫諸途。偵其離村，尾之而去。相隔不盈一矢，馬極奔，不能及。至一處，兩崖夾道，與行稍緩，追及之。持刀吼咤，人衆都奔。下馬啓簾，則老嫗坐焉，方疑誤掠其母。纔他顧，而兵傷右臂，頃已被縛。疑視之，崖並非崖，乃平樂城門也！與中人，則李進士母，自鄉中歸耳！一寇後至，亦斷

馬足而藝之門。李執送太守，一訊而伏。時有大盜未獲，詰之，卽其人也。明春，劉及第。鳳仙亦恐招禍，故悉辭內戚之賀。劉亦更不他娶。及爲郎官，納妾，生二子。

異史氏曰：『嗟乎！冷煖之態，仙凡固無殊哉！少不努力，老大徒傷。惜無好勝佳人，作鏡影悲笑耳！吾願恆河沙數仙人，並遣嬌女昏嫁人間，則貧窮海中，少苦衆生矣！』

佟 客

『慷慨襟懷負半生，如何家室頓縈情；

異人別有知人術，忠孝關頭辨得清。』

董生，徐州人，好擊劍，每慷慨自負。偶在途中，遇一客，跨蹇同行。與之語，談吐豪邁。詰其姓字。云：『遼陽佟姓。』問：『何往？』曰：『余出門二十年。適自海外歸耳！』董曰：『君遨遊四海，閱人甚多。曾見異人否？』佟問：『異人何等？』董乃自述所好，恨不得異人所傳。佟曰：『異人何處無之？要必忠臣孝子，始得傳其術也！』董又奮然自許，卽出佩劍，彈之而歌；又斬路側小樹，以矜其利。佟掀髯微笑，因

便借觀。董授之。展玩一過，曰：『此甲鐵所鑄，爲汗臭所蒸，最爲下品。僕雖未聞劍術；然有一劍，頗可用。遂於衣底，出短刀尺許，以削董劍，轟如瓜瓠；應手斜斷，如馬蹄。董駭極，亦請過手。再三拂拭，而後反之。邀修過諸其家，堅留信宿。叩以劍法，謝不知。董按膝雄談，惟敬聽而已。更既深，忽開隔院紛拏。隔院爲生父居，心驚疑，近壁凝聽。但聞人作怒聲，曰：『教汝子速出卽刑，便赦汝。』少頃，似加榜掠。呻吟不絕者，真其父也。生提戈欲往。修止之曰：『此去恐無生理，宜密萬全。』生皇然請教。修曰：『盜坐名相索，必將甘心焉。君無他骨肉，宜囑後事於妻子。我啓戶，爲君驚斷僕。』生諾，入告其妻，妻牽衣泣。生壯念頓消，遂共登樓上，尋弓覓矢，以備盜攻。倉皇未已，開修在樓簷上笑，曰：『賊幸去矣！』燭之已杳。逡巡出，則見翁赴鄰飲，籠燭始歸。惟庭前多編管遺灰焉！乃知修異人也！

異史氏曰：『忠孝，人之血性。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，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？要皆一轉念誤之耳！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持以死，而卒食其言。安知矢約歸家後，不聽牀頭人鳴泣哉？邑有快役某，每數日不歸，妻遂與里中無賴通。一日，歸，適值少年自房中出。大疑，苦詰其妻，妻堅不服。既於妝頭得少年遺物，妻

窮無詞，惟長跪哀乞。某怒甚，擲以繩，逼令自經。妻請妝服而死，許之。妻乃入室理妝。某自酌以待之，呵叱頻催。俄，妻炫服出，含涕拜，曰：「君果忍令奴死耶？」某以盛氣咄之。妻反走入房，方將結帶。某執瓊鏘然，呼曰：「哈！返矣！一頂綠頭巾，或不能壓人死耳！」遂爲夫婦如初。此亦大紳者類也！一笑！」

愛 奴

『歲闌執贄在門牆，一月薰陶十載強；

他日相逢聊報德，贈將詩婢伴帷房。』

河間徐生，設教於恩。臘初歸，途遇一叟。審視，曰：「徐先生撤帳矣！明歲授徒何所？」笑應曰：「仍舊！」叟曰：「敬業姓施，有舍甥，延求明師。適託某至東嶺，聘呂子廉，渠已受贄稷門。君如苟就，束儀請倍於恩。」徐乃以成約爲辭。叟曰：「信行君子也！然去新歲尙遠。敬以黃金一金爲贄，暫留教之。明歲另議若何？」徐可之。叟下騎，呈禮函，且曰：「敝廬不遙矣！宅隘陋，飼畜爲艱，請卽遣僕馬去。散步亦佳。」徐從之，以行李寄叟馬上。行三四里許，日旣暮，始抵其宅。漚釘獸鑲，宛然世家。

。呼甥出拜，十三四歲童子也。叟曰：『妹夫蔣南川，舊爲指揮使，止遺此兒，頗不鈍，但嬌慣耳！得先生一月善誘，當勝十年。』未幾，設筵，備極豐美。而行酒下食，皆以婢媪。一婢執壺侍立，年十五六以來，風致韻絕。心竊動之。席既終，叟命安置牀寢，始辭而去。天未明，兒出就學。徐方起，卽有婢來捧巾侍盥，卽執壺人也。日給三餐，悉此婢。至夕，又來掃榻。徐問：『何無僮僕？』婢但笑不言，佈衾徑去。次日，復至。入以游語，婢笑不拒，遂與狎。因告曰：『吾家並無男子。外事則託施舅。妾名愛奴。夫人雅敬先生，恐諸婢不潔，故以妾來。今日但須緘密；恐發覺，兩無顏也！』一夜，共寢忘曉，爲公子所遭，徐慚作不自安。至夕，婢來曰：『幸夫人重君；不然敗矣！公子入告。夫人急掩其口，若恐君聞，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！』言已，遂去。徐甚德之。然公子不善讀。訶責之，則夫人輒爲緩頰。初猶遣婢言；漸親出，隔戶與先生語，往往零涕。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。徐頗不耐，作色，曰：『旣縱兒懶，又責兒工。此等師我不慣作。請辭。』夫人遣婢謝過，徐乃止。自入館以來，每欲一出登眺，輒錮閉之。一日，醉中快悶，呼婢問故。婢言：『無他，恐廢學耳！如必欲出，但請以夜。』徐怒曰：『受人數金，便當淹禁死耶？教我夜竄，何之乎？久以素食爲恥。費固猶在

囊耳！』遂出金，置几上，治裝欲行。夫人出，默默不語，惟掩袂哽咽；使婢反金，啓鑰送之。徐覺門戶偃側。走數步，日光射人，則身自陷家中出。四望荒涼，一古墓也！大駭，而心感其義。乃賣所賜金，封堆植樹，而後去之。過歲，復經其處，展拜而行。遙見施叟，笑致溫涼，邀之甚切。心知其鬼，而欲一問夫人起居，遂相將入村。沽酒共酌，不覺日暮。叟起償酒價，便言：『寒舍不遠，舍妹亦適歸甯。望移玉趾，爲老夫祓除不祥。』出村數武，又一里落。叩扉入，秉燭向客。俄，蔣夫人自內出。始審視之，蓋四十許麗人也，拜謝曰：『式微之族，門戶零落。先生澤及枯骨，真無計可以償之。』言已，泣下。旣而呼愛奴，向徐曰：『此婢妾所憐愛。今以相贈，聊慰客中寂寞。凡有所須，渠亦略能解意。』徐唯唯。少間，兄妹俱出，婢留侍寢。雞初唱，叟卽來促裝速行。夫人亦出，囑婢善事先生；又爲徐曰：『從此尤宜謹祕。彼此遭逢詭異，恐好事者造言也！』徐諾而別，與婢共騎。至館，獨處一室，與同棲止。或客至，婢不避，人亦不之窺也。偶有所欲，意一萌，而婢已致之。又善巫，一按掌而疴立愈。清明，歸。至暮所，婢辭而下。徐囑代謝夫人。諾之，遂沒。數日，返。方擬展墓，見婢華妝坐樹下。因與俱廢，終歲往返，如此爲常。欲攜同歸，執不可。歲杪，辭館歸，相訂後期。婢

送至前坐處，指石堆，曰：『此妾墓也！夫人未出閣，便從服役，天殞瘞此。如再過，一炷香相弔，當得復會。』既別而歸，懷思頗苦。敬往祝之，殊無影響。乃市糶發塚，意將載骨歸葬，以寄戀慕。穴開自入，則見顏色如生。然膚雖未朽，而衣敗若灰。頭上玉飾金釧，都如新製。又視腰間，裹黃金數錠。卷懷之，始解袍覆尸。抱入材木，負與載歸。停諸別第，飾以繡裳。獨宿其旁，冀有靈應。忽愛奴自外入，笑曰：『劫墳賊在此耶？』徐驚喜慰問。婢曰：『向從夫人往東昌，三日既歸，則舍宇已空。頻蒙相邀。所以不肯相從者，以少受夫人重恩，不忍離過耳！今既劫我來，卽速瘞葬，便見厚德。』

徐問：『古人有百年復生者。今芳體如故，何不效之？』歎曰：『此有定數。世傳靈迹，半涉幻妄。要欲復起動履，亦復何難？但不能遂類生人，故不必也！』乃啓棺入，尸卽自起，亭亭可愛。探其懷，冷若冰雪。遂將入棺復臥。徐強止之。婢曰：『妾過蒙夫人寵眷，主人自異域來，得金數萬。妾竊取之，亦不甚追問。後濱危，又無戚屬，遂藏以自殉。夫人痛妾天謝，又以寶飾入斂。身所以不朽者，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！若在人世，豈能久乎？必欲如此，切勿強以飲食。若使靈氣一散，則游魂亦消矣！』徐乃構精舍，與共寢處，笑語亦如常人。但不食不息，不見生人。年餘，徐飲薄醉，執殘瀝強灌。

之。立刻倒地，口中血水流溢；終日而尸已變。哀悔無及，厚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『夫人教子，無異人世。而所以待師者，何厚也？豈不亦賢乎？余謂豔尸不如雅鬼。乃以措大之俗莽，致靈物不享其年，惜哉！』

章邱朱生，素剛鯁，設帳於某貢士家。每譴弟子，內輒遣婢媼出爲乞免，頗不聽之。一日，親詣窗外，與朱鬪說。朱怒，操界方大罵而出。婦懼而奔。朱追之，自後橫擊臀股，鏘然作皮肉聲。一何可笑？

長山某翁，每歲延師，必以一年束金，合終歲之虛盈，計每日得如千數。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，詳記籍。歲終，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。馬生館其家，初見操珠盤來；得故甚駭。既，暗生一術，反瞋爲喜。聽其覆算，不少校。翁於是大悅，堅訂來歲之約。馬假辭以故。有某生號乖謬，馬因薦以自代。既就館，動輒詬罵。翁無奈，悉含忍之。歲杪，攜珠盤至。生勃然，忿不可支，姑聽其算。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。生不受，撥珠歸東。兩爭不決，操戈相向。兩人破頭爛額，而赴公庭焉。

小梅

『來去飄然渺不同，感恩圖報計何工？』

藐孤無恙歸來日，始信佳名喚喜紅。』

蒙陰，王慕貞，世家子也。偶游江浙，見媼哭於途，詰之。言：『先夫止遺一子。今犯死刑，誰有能出之者？』王素慷慨，誌其姓名，出橐中金，爲之斡旋，竟釋其罪。其人出，問王之救已也，而茫然不解其故；訪詣旅邸，感泣謝問。王言：『無他，卽憐汝老母耳！』其人大駭，自言母故已久。王亦異之。抵暮，媼來申謝。王咎其謬誣。媼曰：『實相告，我東山老狐也！二十年前，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，故不忍其鬼之餒也！』王悚然起敬。再欲詰之，已失所在。先是王妻賢好佛，不茹葷酒。治潔室，懸觀音像。以無子嗣，日日焚禱其中。而神又最靈，輒示夢，教人趨避。以故家中事，皆取決焉。後有疾，綦篤，移榻其中。又別設錦榻於內室，而扃其戶，若有所伺。王以爲惑，而以其疾勢昏瞶，不忍傷之。臨病二年，惡蠶，常屏人獨寢。潛聽之，似與人語。啓門，視之，則寂然矣！病中他無所慮，有女子十四歲，惟日催治裝遣嫁。旣醮，呼王至榻前，執手曰：『今訣矣！初病時，菩薩告我，命當速死。念不了者，幼女未嫁。因賜少藥，俾延息以待。去歲，菩薩將回南海，留案前侍女小梅，爲妾服役。今將死，薄命人又』

無所出。保兒，妾所憐愛。恐娶妒婦，令其子母失所。小梅姿容秀美，又溫淑，即以爲繼室，可也！」蓋王有一妾，生一子，名保兒。王以其言荒唐，曰：「卿素敬者神。今出此言，不已褻乎？」答云：「小梅事我年餘，相忘形骸，我已婉求之矣！」問：「小梅何處？」曰：「室中非耶？」方欲再詰，闔眼已逝。王夜守靈幃，聞室中隱隱啜泣，大駭，疑爲鬼。喚諸婢妾，啓鑰視之，則二八麗者，縗服在室。衆以爲神，共羅拜之。女斂涕扶掖。王凝注之。俛首而已。王曰：「如果亡室之言非妄，請卽上堂，受兒女朝謁。如其不可，僕亦不敢忘想，以取罪過。」女靦然出，竟登北堂。王使爲設席南嚮。王先拜，女亦答拜。下而長幼卑賤，以次伏叩。女莊容坐受。惟妾至，則挽之。自夫人臥病，婚情奴僮，家久替。衆參已，肅肅列侍。女曰：「我感夫人誠意，羈留人間。又以大事相委。汝輩宜各洗心，爲主效力。從前愆尤，悉不校計。不然，莫謂室無人也！」共視座上，真如懸觀音圖像，時微風吹動者。聞言悚懼，闕然並諾。女乃排撥喪務，一切井井。由是大小無敢懈者。女終日經紀內外。王將有作，亦稟白而行。然雖一夕數見，並不交一私語。旣殯，王欲申前約，不敢徑告，囑妾微示意。女曰：「妾受夫人諄囑，義不容辭。但匹配大禮，不得草草，年伯黃先生，位尊德重。求使主秦晉之盟，則

惟命是聽。時沂水黃太僕，致仕閒居，於王爲父執，往來最善。王卽親詣，以實告。黃奇之，卽與同來。女聞，卽出展拜。黃一見，驚爲天人，遜謝不敢當禮。旣而助妝優厚，成禮乃去。女餽遺枕履，若奉舅姑。由此交益親。合卺後，王終以神故，褻中帶肅。時研詰菩薩起居。女笑曰：『君亦大慰。焉有正直之神，而下婚塵世者？』王力審所自。女曰：『不必研窮。旣以爲神，朝夕供養，自無殃咎。』女御下常寬，非笑不語。然婢漸戲狎時，遙見之，則默默無聲。女笑諭曰：『豈爾輩尙以我爲神耶？我何神哉？實爲夫人姨妹，少相交好。姊病見思，因使南村王姥招我來。第以日近姊夫，有男女之嫌，故託爲神道，閉內室中。其實何神？』衆猶不深信。而日侍其傍，見其舉動，不少異於常人，浮言漸息。然卽頑鈍之婢，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，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。皆云：『並不自知，實非畏之；但睹其貌，則心自柔。故不忍拂其意耳！』以此百廢具舉。數年中田地連阡，倉廩萬石矣！又數年，妾產一女，女舉一子。子生，右臂有朱點，因字小紅。彌月，女使王盛筵招黃。黃賀儀豐渥，但辭以耄，不能遠涉。女遣兩媪，強邀之，黃始至。抱兒出，袒其右臂，以示命名之意；又再三問其吉凶。黃笑曰：『此喜紅也！可增一字，名喜紅。』女大悅，更出展叩。是日鼓樂充庭，貴戚如市。黃留三日

始去。忽門外有輿馬來，迎女歸甯。向十餘年，並無瓜葛，共議之。而女若不聞，理妝竟，抱子於懷，要王相送，王從之。至二三十里許，寂無行人。女停輿，呼王下騎，屏人與語。曰：『王郎！王郎？會短離長，謂可悲否？』驚問其故。女曰：『君以妾何人也？』答以不知。女曰：『江南拯一死罪，有之乎？』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哭於路者，吾母也，感義而思所報。乃因夫人好佛，附爲神道。實將以妾報君也！今幸生此襁褓物，此願已慰。妾視君晦運將來，此兒在家，恐不能育，故借歸甯，解兒厄難。君取家有死口時，於當晨雞初唱時，詣西河柳堤上，見有挑葵花燈來者，遮道苦求，可免災難。』王諾之，因訊歸期。女云：『不可預定。要當牢記吾言，後會亦不遠也！』臨別執手，愴然交涕。俄，登輿，疾若風。王望之不見，始返。經六七年，絕無音問。忽四鄉瘟疫流行，死者甚衆。一婢病三日死。王念曩囑，頗以關心。是日，與客飲，大醉而睡。既醒，聞雞鳴，急起。至隄頭，見燈火爛爍，適已過去。急追之，止隔百步許。益追益遠，漸不可見，懊恨而返。數日暴病，尋卒。王族多無賴，共憑陵其孤寡。田禾樹木，公然伐取，家日陵替。踰歲，保兒又殤，一家更無所主。族人益橫，割裂田產，廩中牛馬俱空。又欲瓜分第宅，以妾居故，遂將數人來，強奪鬻之。妾戀幼女，母子環泣，

慘動鄰里。方危難間，俄，聞門外有肩輿入。共視之，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，四顧人紛如市。問：『此何人？』妾哭訴其由。女顏色慘變，便喚從來僕役，關門下鑰。衆欲抗拒，而手中若痿。女令一一受縛，繫諸廊柱，日與薄粥三甌。卽遣老僕奔告黃公，然後入堂哀泣。泣已，謂妾曰：『此天數也！已期前月來。適以母病耽延，遂至於今。不謂轉盼間，已成邱墟。』問舊時婢媪，則皆被族人掠去，又益歎歎。越日，婢僕聞女至，悉自遁歸，相見無不流涕。所繫族人，共譏兒非慕貞遺體，女亦不置辯。旣而黃公至，女引兒出迎。黃握兒臂，便捋右袂，見朱記宛然，因袒示衆人，以證其確。乃細審失物，登簿記名，親詣邑令。令拘無賴輩，各笞四十，械禁嚴追。不數日，田地馬牛，並歸故主。黃將歸，女引兒泣拜，曰：『妾非世間人，叔父所知也。今以此子委叔父矣！』黃曰：『老夫一息尙在，無不爲區處。』黃去。女盤查就緒，託兒於妾；乃具饌爲夫祭掃，半日不返。視之，則杯饌猶存，而人杳矣！

異史氏曰：『不絕人嗣者，人亦不絕其嗣。此人也！而實天也！至座有良朋，車裘可共。迨宿莽旣滋，妻子凌夷，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！死友而不忍忘，感恩而思所報，獨何人哉？狐乎？倘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。』

績 女

「翠黛朱櫻想玉容，銀河迢隔幙重重；

青天碧海飄然去，贏得新詞唱懊儂。」

紹興有寡婦夜績，忽一少女推扉入，笑曰：「姥姥無乃勞乎？」視之，年十八九，儀容秀美，袍服炫麗，媪驚問：「何來？」女曰：「憐媪獨居，故來相伴。」媪疑爲侯門亡人，苦相詰。女曰：「媪勿懼！妾之孤，亦猶媪也！我愛媪潔，故相就。兩免岑寂，固不佳耶？」媪又疑爲狐，默然猶豫。女竟升牀代績，曰：「媪無憂！此等生活，妾優爲之。定不以口腹相累。」媪見其溫婉可愛，遂安之。夜深，謂媪曰：「攜來衾枕，尙在門外；出渡時，煩代捉入。」媪出，果得衣一裹。女解陳榻上。不知是河錦繡，香滑無比。媪亦設布被，與之共榻。羅裙甫解，異香滿室。既寢，媪私念遇此佳人，可惜身非男子。女於枕上笑曰：「姥七旬，猶妄想耶？」媪曰：「無之！」女曰：「既不妄想，奈何欲作男子？」媪益知爲狐，大懼。女又笑曰：「願作男子，何心？而又懼我耶？」媪益恐，股戰搖牀。女曰：「膽如此大，還欲作男子。實相告，我真仙人，然非禍

汝者。但須謹言，衣食自足。」媪早起，拜於牀下。女臂出挽之。臂膩如脂，熱香噴溢。肌一著人，覺皮膚鬆快。媪心動，復涉遐想。女晒曰：「婆子戰慄裁止，心又何處去矣？使作丈夫，當爲情死。」媪曰：「使是丈夫，今夜那得不死？」由是兩心浹洽，日同操作。視所績，勻細生光；織爲布，晶瑩如錦，價較常三倍。媪出，則扃其戶。有訪媪者，輒於他室應之。居半載，無知者。後媪漸洩於親里中，姊妹行託媪以求見。女讓曰：「汝言不慎，我將不能久居矣！」媪悔失言，深自責。而人之求見者益衆，至有以勢迫媪者。媪涕泣自陳。女曰：「若諸女伴，見亦無妨。恐有輕薄兒，將見狎侮。」媪復哀懇，始許之。越日，老媪少女，香烟相屬於道。女厭其煩，無貴賤，悉不交語；惟默然端坐，以聽朝參而已。鄉中少年聞其美，神魂傾動，媪悉絕之。有費生者，邑之名士，傾其產，以重金啗媪。媪諾，爲之請。女已知之，責曰：「汝賣我耶？」媪伏地自投。女曰：「汝貪其賂，我感其癡，可以一見。然而緣分盡矣！」媪又復叩。女約以明日。生聞之，喜，具香燭而往，入門長揖。女簾內與語，問：「君破產相見，將何以教妾也？」生曰：「實不敢他有所干。祇以毛嬙西子，徒得傳聞。如不以冥頑見棄，俾得一闚眼界，下願已定。若休咎自有定數，非所樂聞。」忽見布幕之中，容光射露；翠黛朱櫻，

無不畢見，似無簾幕隔者。生意眩神馳，不覺傾拜。拜已，而起，則厚幙沈沈，聞聲不見矣！悵悟間，竊恨未覩下體。俄，見簾下繡履雙翹，瘦不盈指。生又拜。簾中女曰：『君歸休；妾體惰矣！』媼延生別室，烹茶爲供。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，云：『隱約畫簾前，三寸凌波玉筍纖；點地分明，蓮瓣落纖地，再著重臺更可憐。花襯鳳頭彎，入握應知軟似綿；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，一嗅餘香死亦甜。』題畢而去。女覽題，不快，謂媼曰：『我言緣分已盡。今不妄矣！』媼伏地請罪。女曰：『罪不盡在汝。我偶墮情障，以色身示人，遂被淫詞污襲。此皆自取，於汝何尤？若不速遷，恐陷身情窟，轉劫難出矣！』遂襖被出，媼追挽之，轉瞬已失。

張鴻漸

『料得書生事不成，逃亡張祿姓名更；』

只因夢境迷離後，夜半敲門總吃驚。』

張鴻漸，永平人，年十八，爲郡名士。時盧龍令趙某，貪暴，人民共苦之。有范生被杖斃，同學忿其冤，將鳴部院，求張爲刀筆之詞，約其共事，張許之。妻方氏，美而

賢，聞其謀，諫曰：『大凡秀才作事，可以共勝，而不可以共敗。勝則人人俱貪天功，一敗則紛然瓦解，不能成聚。今勢力世界，曲直難以理定。君又孤。脫有翻覆，急難者誰也？』張服其言，悔之。乃婉謝諸生，但爲創詞而去。質審一過，無所可否。趙以巨金納大僚。諸生坐結黨被收。又追捉刀人，張懼，亡去，至鳳翔界，資斧斷絕。日既暮，踟躕曠野，無所歸宿。歛視小村，趨之。老嫗方出闔扉，見之，問所欲爲。張以實告。嫗曰：『飲食牀榻，此都細事；但家無男子，不便留客。』張曰：『僕亦不敢過望，但容寄宿門內，得避虎狼足矣！』嫗乃令入，閉門，授以草薦，囑曰：『我憐客無歸，私容寄宿。未明，宜早去！恐吾家小娘子聞知，將使怪罪。』嫗去，張倚壁假寐，忽有籠燈晃耀，見嫗導一女郎出。張急避暗處，微窺之，二十許麗人也。及門，視草薦，詰嫗，嫗實告之。女怒曰：『一門細弱，何得容納匪人？』卽問：『其人焉往？』張懼，出伏階下。女審詰邦族，色稍霽，曰：『幸是風雅士，不妨相留。然老奴竟不關白。此等草草，豈所以待君子？』命嫗引客入舍。俄頃，羅酒漿，品物精潔。旣而設錦榻於榻，張甚德之，因私詢其姓氏。嫗言：『吾家施氏。太翁夫人俱謝世，止遺三女。適所見，長姑舜華也。』嫗旣去，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，因取就枕上，伏榻翻閱。忽舜華推扉入

，張釋卷，搜覓冠履。女卽榻上撫生，曰：『無須！無須！』因近榻坐。靦覷然曰：『妾以君風流才士，欲以門戶相託，遂犯瓜李之嫌。得不相退棄否？』張皇然不知所對，但云：『不敢相誑。小生家中，固有妻耳！』女笑曰：『此亦見誠篤，顧亦不妨。既不嫌憎，明日當煩媒妁。』言已欲去。張探身挽之，女亦遂止。未曙卽起，以金贈張，曰：『君持作臨眺之資。向暮宜晚來，恐爲傍人所窺。』張如其言，早出夜歸，半年以爲常。一日，歸頗早。至其處，村舍全無，不勝驚怪。方徘徊，忽聞媼云：『來何早也？』一轉盼，則院落如故，身固已在室中矣！益異之。舜華自內出，笑曰：『君疑妾耶？實對君言，妾狐仙也！與君固有夙緣。如必見怪，請卽別。』張戀其美，亦安之，夜謂女曰：『卿三旣仙人，當千里一息耳！小生離家三年，念妻孥不去心。能攜我一歸乎？』女似不悅，謂：『琴瑟之情，妾自分於君爲篤。君守此念彼，是相對綢繆者，皆妄也！』張謝曰：『卿何出此言？』諺云：『一日夫妻，百日恩義。』後日歸而念卿，猶今日之念彼也！設得新忘故，卿何取焉？』女乃笑曰：『妾有褊心。於妾，願君之不忘；於人，願君之忘之也！然欲暫歸，此復何難？君家固咫尺耳！』遂把袂出門。見道路昏暗，張遂巡不前。女曳之走。無幾時，曰：『至矣！君歸，妾且去。』張停足細認，果見家門。踰

堦垣入，見室中燈火猶熒，近以兩指彈扉。內問阿誰，張具道所來。內乘燭啓關，真方氏；兩相驚喜，握手入帷。見兒臥牀上，慨然曰：『我去時兒裁及膝，今身長如許矣！』夫婦偃倚，恍如夢寐。張歷述所遭；問及訟獄，始知諸生有瘦死者，有遠徙者。益服妻之遠覓。方縱體入懷，曰：『君有佳耦，想不復念孤衾中零涕人矣！』張曰：『不念，胡以來也？我與彼雖云情死，終非同類。獨其恩義難忘耳！』方曰：『君以我何人也？』張審視，竟非方氏，乃舜華也！以手探兒，一竹夫人耳！大慚無語。女曰：『君心可知矣！分當自此絕交。猶幸未忘恩義，差足自贖。過二三日，忽曰：『妾思癡情憐人，終無意味。君日怨我之相送。今適欲至都，便道可以同去。』乃向牀頭取竹夫人，共跨之。令閉兩眸，覺離地不遠，風聲颼颼。移時，尋落。女曰：『從此別矣！』方將訂囑，女去已渺。悵立少時，聞村犬鳴吠。蒼茫中見樹木屋廬，皆故里景物，循途而歸。踰垣叩戶，宛如前狀。方氏驚起，不信。夫婦詰證確實，始挑燈嗚咽而出。既相見，涕不可仰。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，又見牀頭兒臥，一如昨夕，因笑曰：『竹夫人又攜入耶？』方氏不解，變色，曰：『妾望君如歲。枕上啼痕固在也！甫能相見，全無悲憐之情，何以爲心矣？』張察其情，始執臂欬歔，具言其詳。問訟案所結，並如舜華言。方

共感慨，聞門外有履聲。問之，不應。蓋里有惡少，久窺方豔。是夜自別村歸，遙見一人入垣去，謂必赴淫約者，尾之而入。甲故不甚識張，但伏聽之。及方氏亟問，乃曰：『室中何人也？』方諱言：『無之。』甲言：『竊聽已久，敬將執姦耳！』方不得已，以實告。甲曰：『張鴻漸大案未消，即使歸家，亦當縛送官府。』方苦哀之，甲益狎逼。張忿火中燒，不可制止，把刀直出，刺甲中顛。甲踣猶號。又連刺之，遂斃。方曰：『事已至此，罪益加重。君速逃，妾請任其辜。』張曰：『丈夫死則死耳！焉能辱妻累子，以求活耶？卿無顧慮；但令此子勿斷書香，目即瞑矣！』天漸明，赴縣自首。趙以欽件中人，姑薄懲之。尋由郡解都，械禁頗苦。途中遇女子跨馬過，以老嫗捉鞵，蓋舜華也！張呼嫗欲語，淚隨聲墮。女返轡，手啓障紗，訝曰：『表兄也！何至此？』張略述之。女曰：『依兄平昔，便當掉頭不顧。然予不忍也！寒舍不遠，即邀公役同臨，亦可少助資斧。』從去二三里，見一山村，樓閣高整。女下馬入，令嫗啓舍延客。既而酒炙豐美，似所夙備。又使嫗出，曰：『家中適無男子，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，前途倚賴多矣！已遣人措辦數十金，爲官人作費，兼酬兩客，尙未至也！』二役竊喜，縱飲，不復言行。日漸暮，二役徑醉矣！女出，以手指械，械立脫。曳張共跨一馬，駛如飛。

少時促下，曰：『君止此！妾與妹有青海之約。又爲君逗留一晌，久勞盼注矣！』張問：『後會何時？』女不答。再問之，推墮馬下而去。既曉，問其地，太原也！遂至郡，賃屋授徒焉，託名宮子遷。居十年，訪知捕亡寢怠，乃復逡巡東向。既近里門，不敢遽入，俟夜深而後入。及門，則牆垣高固，不復可越，只得鞭撻門。久之，妻始出問。張低語之，喜極，納入，作呵叱聲，曰：『都中少用度，卽當早歸。何得遣汝半夜來？』入室，各道情事，始知二役逃亡未反。言次，簾外一少婦，頻來。張問：『伊誰？』曰：『兒婦耳！』兒安在？曰：『赴都大比未歸。』張涕下曰：『流離數年，兒已成立。不謂能織書香，卿心血殆盡矣！』話未已，子婦已溫酒炊飯，羅列滿几。張喜慰過望。居數日，隱匿房榻，惟恐人知。一夜方臥，忽聞人語騰沸，捶門甚厲，大懼，並起。聞人言曰：『有後門否？』益懼，急以門扉代梯，送張度垣而出。然後詣門問故，乃報新貴者也！方大喜。深悔張遁，不可追挽。是夜張越莽穿榛，急不擇途。及明，困殆已極。初念本欲向西；問之途人，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！遂入鄉村，意將質衣而食。見一高門，有報條黏壁間。近視，知爲許姓，新孝廉也！頃之，一翁自內出。張迎揖而告以情。翁見儀貌都雅，知非廉食者，延入相款。因詰所往，張託言設帳都門，歸途遇寇。

翁留誨其少子。張略問官闕，乃京堂林下者；孝廉，其猶子也。月餘，孝廉偕一同榜歸。云是永平張姓，十八九少年也！張以鄉譜俱同，暗中疑是其子。然邑中此姓良多，姑默之。至晚解裝，出齒錄，急借披讀，真子也！不覺淚下。共驚問之。乃指名曰：「張鴻漸，卽我是也！」備言其由。張孝廉抱父大哭。許叔姪慰勸，始收悲以喜。許卽以金帛函字，致各憲臺。父子乃同歸。方自聞報，日以張在亡爲悲。聞孝廉歸，感傷益痛。少時，父子並入，駭如天降。詢知其故，始共悲喜。甲父見其子貴，禍心不敢復萌。張益厚遇之，又歷述當年情狀。甲父感愧，遂相交好。

媼 娥

『離離合合事離奇，再合何妨永不離；

嘗盡人間離別苦，神仙也是感情癡。』

太原宗子美，從父遊學，流寓廣陵。父與紅橋下林姬有素。一日，父子過紅橋，遇之。因請過諸其家，淪茗共話。有女在旁，殊色也，翁亟贊之。姬顧宗曰：「大郎溫嫻如處子，福相也！若不鄙棄，便奉箕帚，如何？」翁促子離席，使拜姬，曰：「一言千

金矣！」先是，嫗獨居。女忽自至，告訴孤苦。問其小字，則名嫦娥。嫗愛而留之，實將奇貨居之也！是時宗年十四，睨女竊喜。意翁必媒定之，而翁婦若忘。心灼熱，隱以白母。翁聞而笑，曰：『曩與貪婆子戲耳！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？此何可易言？』踰年，翁媪並卒。子美不能忘情嫦娥。服將闋，託人示意林嫗。嫗初不承。宗忿曰：『我生平不能輕折腰。何媪視之不直一錢？若負前盟，須見還也！』嫗乃云：『曩或與而翁戲約，容有之；但無成言，即都忘卻。今既云云，我豈嫁天王耶？要日日裝束，實望易千金。今請半焉，可乎？』宗自度難辦，亦遂置之。適有寡媪，僦居西鄰；有女及笄，小名顛當。偶窺之，雅麗不減嫦娥；向慕之，每以餽遺階進。久之漸熟，往往送情以目，而欲語無間。一夕，踰垣乞火，宗喜挽之，遂相燕好。約爲嫁娶，辭以兄負販未歸。由此蹈隙往來，形跡周密。一日，偶經紅橋，見嫦娥適在門內，疾趨過之。嫦娥望見，招之以手，宗駐足。女又招之，遂入。女以背約讓宗，宗述其故。便入室，取黃金一錠，付之。宗不受，辭曰：『自分永與卿絕，遂他有所要。受金而爲卿謀，是負人也！受金而不爲卿謀，是負卿也！誠不敢有所負。』女默良久，曰：『君所約，妾頗知之，其事必無成。即令成之，妾不怨君之負心也！其速行，媪將至矣！』宗倉卒無以自主，受之而

歸。心緒勃亂，進退罔知所從。隔夜以告顛當。顛當深然其言，但勸宗專意嫦娥。宗不語。願下之，宗乃悅。卽遣媒納金林嫗，嫗無辭，以嫦娥歸宗。入門後，悉述顛當言。嫦娥微笑，陽懲怠之。宗喜，急欲一白顛當，而顛當跡久絕。嫦娥知其爲已，因暫歸甯，故予之間；囑宗竊其佩囊。已而顛當果至。與商所謀，但言勿急。旣而解衣狎笑，脅下有紫荷囊，將便摘取。女覺之，變色起，曰：『君與人一心，而與妾二。負心郎，請從此絕。』宗屈意挽解，不聽竟去。一日，過門探察之，已另有吳儼居其中。蓋顛當子母徙去已久，影滅跡絕，莫可問訊，怨歎而已。宗自娶嫦娥，家暴富；連閣長廊，彌亘街路。嫦娥善諧謔。適見美人畫卷，宗曰：『吾自謂：如卿天下無兩。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！』女笑，曰：『若欲見之，卽亦不難。』乃執卷細審一過，便趨入室；對鏡修裝，效飛燕舞風，旣又學楊妃帶醉；長短肥瘦，隨時變更；風情意態，對卷逼真。方作態時，有婢自外至，不復能識，驚問其僚；旣而審注，恍然始笑。宗喜，曰：『吾得一美人，而千古之美人，皆在牀闥矣！』一夜，方熟寢，數人撓扉而入，火光射壁。女急起，驚言：『盜入。』宗初醒，卽欲嗚呼。一人以白刃加頸，懼不敢喘。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，闐然而去。宗始號，家役畢集。室中珍玩，無少亡者。宗大悲，恆然失圖，無復

情地。告官追捕，殊無音息。荏苒三四年，鬱鬱常不聊賴，因假赴試入都。居半載，占驗詢察，靡計不施。偶過姚巷，值一女子，垢面敝衣，侷僂如丐。停趾相之，頗當也。駭曰：『卿何憔悴至此？』答：『別後南遷，老母卽世。爲惡人掠賣富室；撻辱凍餒，所不忍言。』宗泣下，問：『可贖否？』曰：『難矣！恐耗費煩多，不能爲力。』宗曰：『實告卿，年來頗稱小有，惜客中資斧有限。傾裝貨馬，所不敢辭。如所需過奢，當歸家營辦之。』約明日出西城，相會叢柳下。囑獨往，勿以人從，宗諾之。次日，早往，則女先在，褂衣鮮明，大非前狀，驚問之。笑曰：『曩試君心耳！幸掛袍之意猶存。請至敝廬，宜必得當以報。』北行數武，卽至其家。遂出肴酒，相與談讌。宗約與俱歸。女曰：『妾多俗累，不能從。嫦娥消息，固頗聞之。』宗急詢其何所？女曰：『其行蹤縹渺，妾亦不能深悉。西山有老尼，一目眇。問之，當自知。』遂止宿其家。天明，示以徑。宗至其處，有古寺，周墉盡頽。叢竹內，有茅居半間，老尼緹衲其中。賭客至，漫不爲禮。宗揖之，尼始舉頭致問。因告姓氏，卽白所求。尼曰：『八十老瞽，與世睽絕。何處知佳人消息？』宗固求之，氣益下。曰：『我實不知。有二三戚屬，來夕相過。或小女子輩識之，未可知。汝明夕可來。』宗乃出。次日，再至，則尼他出，敗屣扃焉。

。伺之既久，更漏已催，明月高揭，夜烏悲啼，悵懼無所復之。方徘徊際，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，則嫦娥在焉。宗喜極，突起，急攬其袂。嫦娥曰：『莽郎君，嚇煞妾矣！可恨顛當饒舌，乃教情欲纏人。』宗曳坐，執手款曲；歷訴艱難，不覺惻楚。女曰：『實相告，妾實姮娥被謫，浮沈俗間，其限已滿。託爲寇劫，所以絕君望耳！尼亦王母守府者。妻初謫時，蒙其收恤，故暇時常一臨存。君如釋妾，當爲代致顛當。』宗不聽，垂首隕涕。女遙顧曰：『姊妹輩來矣！』方四顧，而嫦娥已杳。宗大哭失聲，不欲復活，因解帶自縊；恍惚覺魂已出舍，悵悵靡適。俄，見嫦娥來，捉而捉之，足離於地。入寺，取樹上尸，推擠之，喚曰：『癡郎！癡郎！嫦娥在此。』忽若夢醒。少定，女悲曰：『顛當賤婢，害妾而殺郎君，我不能恕之也！』下山賃輿而歸。既，命家人治裝，乃返身出西城。詣顛當。至則舍宇全非，愕嘆而返，竊幸嫦娥不知。入門，嫦娥迎笑，曰：『君見顛當耶？』宗愕然不能答。女曰：『君背嫦娥，烏得顛當？請坐待之，當自至。』未幾，顛當果至，倉皇伏榻下。嫦娥疊指彈之，曰：『小鬼頭陷人不淺哉！』顛當叩頭，但求除死。嫦娥曰：『推人坑中，而欲脫身天外耶？廣寒十一姑，不日下嫁，須繡枕百幅，履百雙。可從我去，相共操作。』顛當恭白，但求分工，按時齋送。女不許，

謂宗曰：『君若緩頰，即便放卻。』顛當目宗，宗笑不語。顛當目怒之，乃乞還告家人。許之，遂去。宗問其生平，乃知其西山狐也，買與待之。次日，果至，遂俱歸。或有問者，宗詭對之。然嫦娥重來，恆持重不輕諧笑。宗強使狎戲，惟密教顛當爲之。顛當慧絕，工媚。嫦娥樂獨宿，每辭不當夕。一夜，漏三下，猶聞顛當房中，吃吃不絕，使婢竊聽之。婢還，不以告，但請夫人自往。伏窗一窺，則見顛當凝妝作己狀。宗擁抱，呼以嫦娥。女哂而退。未幾，顛當心暴痛，急披衣，曳宗詣嫦娥所，入門便伏。嫦娥曰：『我豈醫巫厭勝者耶？汝自欲捧心傲西子耳！』顛當頓首，但言知罪。女曰：『愈矣！』遂起，失笑而去。顛當私謂宗，吾能使娘子學觀音。宗不信，因戲相賭。嫦娥每跌坐，眸合若瞑。顛當情以玉瓶插柳，置几上；自乃垂髮合掌，侍立其側；櫻脣半啓，瓠犀微露，睛不少瞬。宗笑之。嫦娥開眸詰問。顛當曰：『我學龍女侍觀音耳！』嫦娥笑置之，罰使學童子拜。顛當束髮，四面朝參之。伏地翻轉，逞諸變態。左右側折，襪能磨耳。嫦娥解頤，坐而蹴之。顛當仰首，口銜鳳鉤，微觸以齒。嫦娥方嬉笑間，忽覺媚慙一縷，自足趾而上，直達心舍。意蕩思淫，若不自主。乃急斂神，呵曰：『狐奴當死！不擇人而惑之耶？』顛當懼，釋口，投地。嫦娥又厲責之，衆都不解。嫦娥謂宗曰：『

顛當狐性不改。適間幾爲其所愚。若非夙根深者，墮落何難也？」自是見顛當，每嚴御之。顛當漸懼，告宗曰：「妾於娘子一肢一體，無不親愛之極，不覺媚之甚。不惟不敢，抑不忍。」宗因以告嫦娥。嫦娥遇之如初；然以嬉戲無節，數戒宗。宗不能聽。因而大小婢婦，競相狎戲。一日，二人扶一婢，倣作楊妃。二人以目會意，賺婢懈骨作酣態，兩手遽釋。婢暴顛墜下，聲如傾塔，衆方大譁。近撫之，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！衆懼，急白主人。嫦娥驚曰：「禍作矣！我言如何哉？」往驗之，已不可救，使人告諸其父。父某甲，素無行，號奔而至，負尸入廳事，叫罵萬端。宗閉戶惴恐，莫知所措。嫦娥自出責之，曰：「主郎虐婢至死，律無償法。且邂逅暴殂，焉知其不再甦？」甲諫言：「四支已冰，焉有生理？」嫦娥曰：「勿譁！縱不活，自有官在。」乃入廳事撫尸，而婢已蘇，隨手而起。嫦娥反身怒，曰：「婢幸不死，賊奴何得無狀？可以草索繫送官府。」甲無詞，長跪哀免。嫦娥言：「汝既知罪，暫免究處。小人無賴，反復何常。留汝女，終爲禍胎，宜即將去。原價若干，當速爲措置。」遣人押出，俾挽二三村老，券證署尾已，乃喚婢至前，使甲自問之：「無恙乎？」答云：「無恙。」而後付之以去。已乃集諸婢，數責徧扑。又呼顛當，爲之厲禁。謂宗曰：「今而知爲人上者，一笑嘖亦不可自輕。」

。諱端開之自妾，而流弊遂不可止。凡哀者屬陰，樂者屬陽。陽極陰生，此循環之定數。婢子之禍，是鬼神告之以漸也！荒迷不悟，則傾覆及之矣！」宗敬聽之。顛當泣求拔脫。嫦娥乃搯其耳；逾刻，釋手。顛當憮然爲問，忽若夢醒，據地自投，歡喜歌舞。由此閨清肅，無敢譁者。婢至其家，無疾暴死，甲以贖金浼村老代求憐恕，許之。又以服役之情，施以材木而去。宗常患無子。嫦娥腹中忽聞兒啼，遂以刀破左脅；出之，果男。無何，復有身，又破右脅而出一女。男酷類父，女酷類母；皆論昏於世家。

異史氏曰：陽極陰生，至言哉！然室有仙人，幸能極我之樂，消我之災，長我之生，而不我之死。是鄉樂，老焉可矣！而仙人顧憂之耶？天運循環之數，理固宜然。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，又何以爲解哉？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，每曰：「作一日仙人，而死亦無憾。」我不復能笑之也！」

褚生

「師門風義感平生，好學仙才兩用情；

自是斯文同骨肉，報恩原不問幽明。」

順天陳孝廉，十六七歲時，嘗從塾師讀於僧寺。寺徒侶甚繁，內有褚生，自言東山人，攻苦講求，略不暇息。且寄宿齋中，未嘗一見其歸。陳與最善，因詰之。答曰：「僕家貧，辦束金不易。卽不能惜寸陰，而加以夜半，則我之二日，可當人三日。」陳感其言，欲攜榻來與共寢。褚止之，曰：「且勿！且勿！我視先生，非吾師也！」阜城門有呂先生，年雖老，可師。請與俱遷之。」部中設帳者，多以月計。月終束金完，任其留止。於是兩生同詣呂。呂越之宿儒，落魄不能歸，因授童蒙，實非其志也！得兩生甚喜。而褚又最慧，過日輒了，故尤器重之。兩人情好款密，晝同几，夜亦共榻。月既終，褚忽假歸，十餘日不復至，共疑之。一日，陳以故至天甯寺，遇褚廊下，劈薪碎疏，作火具焉。見陳，慙不自安。陳問：「何遽廢讀？」褚握手請間。戚然曰：「家貧無以遺先生。必半月販，始能一月讀。」陳感慨良久，曰：「但往讀。自合搯力代籌。」褚感其言，同歸塾；戒陳勿洩，但託故以告先生。陳父固肆賈，居物致富。陳輒竊父金，代褚遺師。父以亡金責陳，陳實告之。父以爲癡，遂使廢學。褚大慚，別師欲去。呂知其故，讓之，曰：「子既貧，胡不早告？」乃悉以金反陳父。止褚讀如故，與共饔殮若子焉。陳雖不入館，然每邀褚過酒家飲。褚固以避嫌不往，而陳要之彌堅，往往泣下。

褚不忍絕，遂與往來無間。逾二年，陳父死，復求受業。呂感其誠，內之。而廢學既久，較褚懸絕矣！居半年，呂長子自越來，丐食尋父。門人輩歛金助裝，褚惟灑涕依戀而已。呂臨別，囑陳師事褚。陳從之，館褚於家。未幾，入邑庠，卽以遺才應試。陳慮不能終幅，褚請代之。至期，褚偕一人來，云：『是表兄劉天若。』囑陳暫從去。陳方出，褚忽自後曳之，身欲踣。劉急挽之而去。覽眺一過，相攜宿有其家。家無婦女，卽館客於內舍。居數日，忽已中秋。劉曰：『今日李皇親園中，游人甚夥，當往一豁積悶。相便，送君歸。』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。但見水肆梅亭，喧啾不得入。過水關，則老柳之下，橫一畫橈，相將登舟。酒數行，苦寂。劉顧僮，曰：『梅花館，近有新姬，不知在家否？』僮去少時，與姬俱至，蓋句欄李渴雲也。李，郗中名妓，工詩善歌。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，故識之。相見，略致溫涼。姬戚戚有憂容。劉命之歌，爲歌蒿里。陳不悅，曰：『主客卽不當卿意，何至對生人歌死曲。』姬起，強顏爲笑，乃歌豔曲。陳喜，捉腕，曰：『卿向日浣溪紗，讀之數過，今並忘之。』姬吟曰：『淚眼盈盈對鏡臺，開簾忽見小姑來。低頭轉側看弓，鞦韆強解綠蛾開笑靨。頻將紅袖拭香頰，小心猶恐被人猜。』陳反復數四，已而泊舟。過長廊，見壁上題詠甚多，卽命筆記詞其上。日已薄暮，

劉曰：『闈中人將出矣！』遂送陳歸；入門，卽別去。陳見室暗無人。俄延間，褚生已入。細審之，卻非褚生。方自驚疑，客遽近身而仆。家人曰：『公子憊矣！』共扶曳之，轉覺仆者非他，卽己也。旣起，見褚生在旁，恍惚若夢，屏人而研究之。褚曰：『告之，勿驚。我實鬼也！久當投生。所以因循於此者，高誼所不能忘。故附君體，以代捉刀。三場畢，此願了矣！』陳復求赴春闈。曰：『君先世福薄。慳吝之骨，誥贈所不堪也！』問：『將何適？』曰：『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，繫念常不能置。表兄爲冥司典籍，求白地府主者，或常有說。』遂別而去。陳異之。天明，訪李姬，將以問泛舟之事，則姬死數日矣！又至皇親園，見題句猶存，而淡墨依稀，若將磨滅。始悟題者爲魂，作者爲鬼。至夕，褚喜而至，曰：『所謀幸成，敬與君別。』遂伸兩掌，命陳書褚字於上，以誌之。陳將置酒爲餞。搖手曰：『勿須！君若不忘舊好，放榜後勿憚修阻。』陳揮涕送之。見一人伺候於門，褚方依依。其人以手按其頂，隨手而扁。掬入囊，負之而去。過數日，陳果捷，於是治裝如越。呂妻斷育十年。五旬餘，忽生一子，兩手握固不可開。陳至，請見兒，便謂：『掌中當有文。』曰：『褚。』呂不深信。兒見陳，十指自開。視之，果然。驚問其故，具告之，共相嘆異。陳厚貽之，乃返。後呂以歲貢，廷試入部。

，舍於陳。則兒十三歲，已入泮矣！

異史氏曰：『呂老教門人，而不知卽自教其子。嗚呼！作善於人，而降祥於己，一問也哉！褚生者，未以身報師，而先以魂報友。其志其行，可貫日月。豈以其鬼故奇之與？』

霍 女

『來去無端三易主，慳囊傾盡費仙才；

自歸南海无消息，東腕金釧何處來？』

朱大興，彰德人，家富有而吝嗇已甚。非兒女婚嫁，坐無賓，廚無肉。然佻達喜漁色；色所在，冗費不惜。每夜，踰垣過村，從蕩婦眠。一夜，遇少婦獨行，知爲亡者，強脅之，引與俱歸。燭之，美絕，自言霍氏。細致研詰，女不悅曰：『旣加收齒，何必復盤察？如恐相累，不如早去。』朱不敢問，留與寢處。顧女不能安粗糲，又厭見肉腫。必燕窩，或雞心，魚肚白，作羹湯，始能饜飽。朱無奈，竭力奉之。又善病，自言日須參湯一盃。朱初不肯。女呻吟垂絕，不得已，投之，病若失，遂以爲常。女衣必錦繡

數日，卽厭其故。如是月餘，因用費不貲，朱漸不供，女啜泣不食，但求復去。朱懼，又委曲順承之。每苦悶，輒令十數日，一招優伶爲戲。戲時，朱設凳籬外，抱兒坐觀之。女以無客，數相誚罵，朱亦不甚分解。居二年，家漸落。向女婉言，求少貶，女許之。用度皆損其半。久之，仍不給，女不得已，以肉糜相安；又漸而不珍亦御矣！朱竊喜。忽一夜，啓後闕亡去。朱悵惘若失，徧訪之，乃知在鄰村何氏家。何大姓，世冑也，豪縱好客，燈火達旦。忽有麗人，半夜入閨。詰之，則朱家之逃妾也！朱爲人，何素貌之。又悅女美，遂竟納焉。綢繆數日，益惑之。窮極奢欲，供奉一如朱。朱得耗，坐索之，何殊不爲意。朱質於官。官以其姓名來歷，都不分曉，置不理。朱貨產行賕，乃准拘質。女謂何曰：『妾在朱家，亦非采禮媒定者，胡畏之？』何喜，將與質成。坐客顧生，獨云不可，謂：『收納逋逃，已干國紀。况此女入門，日費無度。卽千金之家，何能久也？』何大悟，罷訟，以女歸朱。過一二日，女又逃。有黃生者，故貧士，無偶。女叩扉入，自言所來。黃懷刑自愛，豔麗忽投，驚懼不知所爲，乃固卻之。女不去；應對間，嫵婉無那。黃心動，留之，而慮其不能安貧。女早起，躬操家苦，劬勞過舊室。黃爲人，蘊藉瀟灑，工於內媚，因恨相得晚；止恐風聲露洩，爲歡不久。而朱自訟後

，家益貧，又度女終不能安，遂置不究。女從黃數歲，親愛甚篤。一日，忽欲歸甯，要黃御送之。黃曰：『向言無家，何前後之外？』曰：『曩漫言之。妾鎮江人，昔從蕩子，流落江湖，遂至於此。妾家亦頗裕。君竭貲而往，必無相虧。』黃從其言，貨與同去。至揚州境，泊舟江際。女適凭窗，有巨商子過，驚其豔，反舟綴之，而黃不知也。女忽曰：『君家甚貧。今有一療貧之方，不知能從否？』黃詰之。女曰：『妾相從數年，未能爲君育男女，亦一不了事。妾雖陋，幸未老耄。有能以千金相贈者，便嚮妾去。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。此計何如也？』黃失色，不知何因。女笑曰：『君勿急！天下固多佳人，誰肯以千金買妾者？其戲言於外，以覘其有無。賣不賣，固自在君耳！』女自與榜人婦言之。婦目黃，黃漫應焉。婦去無幾，返言：『鄰舟有商人子，願出八百。』黃故搖手以難之。未幾，復來，便言：『如命。』即請過船交兌，黃微哂。女曰：『教渠姑待。我囑黃郎，即令去。』女謂黃曰：『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，今始知也。』黃問：『以何詞遣之？』女曰：『請即往署券，去不去固自在我耳！』黃不可，女逼促之。黃不得已，詣焉。立刻兌付。黃令封誌之，曰：『遂以貧故，遽相割捨。倘室人必不肯從，仍以原金璧趙。』方運金至舟，則見女從榜人婦，從船尾已登商舟。遙顧作別，並無悽戀。黃驚

魂離舍，嗔不能言。俄，商舟解纜，去如箭激。黃大號，欲追榜之。榜人不從，開舟南渡矣。瞬息達鎮江；運貨上岸，榜人急解舟去。黃守裝悶坐，無所適歸；望江水之滔滔，如萬鏑之叢體。方掩泣間，忽聞嬌聲呼黃郎。愕然四顧，則女已在前途。喜極，負裝從之，問：『卿何遠得來？』女笑曰：『再遲數刻，則君有疑心矣！』黃乃疑其非常，固詰其情。女笑曰：『妾生平，於吝者則破之，於邪者則誑之也！若實與君謀，君必不肯，何處可致千金者？借囊充物，而合浦珠還。君幸足矣！窮問何爲？』乃僱役荷裝，相將俱去。至水門內，一宅南向，逕入。俄，而翁媪男婦，紛出相迎，皆曰：『黃郎來也！』黃入，參公姥。有兩少年，拊坐與語，是女兄弟，大郎三郎也。筵間味無多品，玉杵四枚，方几已滿。雞蟹鵝魚，皆樹切爲箇。少年以巨椀行酒。談吐豪放。已而導入別院，俾夫婦同處。衾枕滑爽，而牀則以熟革代棕藤焉。日有婢媪，饋致三餐。女或時竟日不至。黃獨居，頗覺悶苦，屢言歸，女固止之。一日謂黃曰：『今爲君謀，請買一人，爲子嗣計。然買婢媵則價奢。當僞爲妾也兄者，使父與論昏，良家子不難致。黃不可，女弗聽。有張貢士之女新寡，議聘金百緡，女強爲娶之。新婦小名阿美，亦頗婉妙，女嫂呼之。黃跼蹐不自安，而女殊坦坦。他日，謂黃曰：『妾將與大姊至南海，一省阿

姨。月餘，可返，請夫婦安居。」遂去。夫妻獨居一院，按時給食飲，亦甚隆備。然自入門後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。每晨，阿美入覲媪，一兩言輒退。娣姒在旁，惟相視一笑；即留連久坐，亦不款曲。黃見翁，亦如之。偶值諸郎聚語，黃至，即都寂然。黃疑悶，莫可告語。阿美覺之，詰曰：「君既與諸郎伯仲，何以月來都如生客？」黃倉猝不能致對，吃吃而言曰：「我十年於外，今始歸耳！」美又細審翁姑閱閱，及妯娌里居。黃大窘，不能復隱，底裏盡露。女泣曰：「妾家雖貧，無作賤媵者。無怪諸宛若，鄙不齒數矣！」黃惶怖失守，莫知籌計，惟長跽而前，一一聽命。美收涕挽之，轉請所處。黃曰：「僕何敢他謀，計惟子身自去耳！」女曰：「既嫁復歸，於情何忍？渠雖先從，私也！妾雖後至，公也！不如姑俟其歸，問彼既出此謀，將何以置妾也？」居數月，女竟不返。一夜，聞客舍喧飲，黃潛往窺之，見二客戎裝上坐。一人裹豹皮巾，凜若天神；東首一人，以虎頭革作兜牟，虎口銜額，鼻耳悉具焉。驚異而返，以告阿美，竟莫測霍父子何人。夫妻疑懼。謀欲徼寓他所，又恐生其猜度。黃曰：「實告卿，即南海人還，折證已定，僕亦不能家此也！今欲攜卿去，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。不如姑別，二年中當復至。卿能待，待之；如他適者，亦自任也。」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，黃不可。阿美流涕，

要以信誓，乃別而歸。黃入辭翁媪。時諸郎皆他出，翁挽留以待其歸。黃不聽而行。登舟淒然，形神喪失。至瓜州，忽回首見片帆來，馳如飛。漸近，則船頭按劍而坐者，霍大郎也！遙謂曰：『君欲還返，胡再不謀？遺夫人，去二三年，誰復能相待也？』言次，舟已逼近。阿美自舟中出，大郎挽登黃舟，跳身逕去。先是阿美既歸，方向父母泣訴。忽大郎將與登門，按劍相脅，逼女風走。一家慴息，莫敢遮問。女述其狀，黃不解何意；而得美良喜，開舟遂發。至家，出貲營業，頗稱富有。阿美懸念父母，欲黃一往探之，又恐以霍女來，嫡庶復有參差。居無何，張翁訪至，見屋宇修整，心頗慰。謂女曰：『汝出門後，遂詣霍家探問，見門戶已扁。第主亦不之知。半年竟無消息，汝母日夜零涕，謂被奸人賺去，不知流離何所。今幸無恙耶？』黃實告以情，因猜爲神。後阿美生子，取名仙賜。至十餘歲，母遣詣鎮江。至揚州界，休於旅店，從者皆出。有女子來，挽兒入他室。下簾，抱諸膝上，笑問：『何名？』兒告之。問：『取名何義？』答云：『不知。』女言：『歸問汝父當自知。』乃爲挽髻，自摘髻上花代簪之。出金釧束腕上。又以黃金內袖，曰：『將去買書讀。』兒問其誰？曰：『兒不知更有一母耶？歸告汝父，朱大興死無棺木，當助之。勿忘也！』老僕歸舍，失少主。尋至他室，聞與人語

窺之，則故主母。簾外微嗽，將有咨白。女推兒榻上，恍惚已杳。問之舍主，並無知者。數日，自鎮江歸，語黃，又出所贈。黃感歎不已。及詢朱，則死裁三日，露尸未葬。厚恤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女其仙耶？三易其主不爲貞。然爲吝者破其慳，爲淫者速其蕩。女非無心者也！然破之，則不必其憐之矣！貪淫鄙吝之骨，溝壑何惜焉？」

布 商

「谿壑難盈禿子心，借將佛面乞多金；

若非菩薩慈悲力，防海將軍何處尋？」

布商某，至青州境，偶入廢寺，見其院宇零落，歎悼不已。僧在側曰：「今如善信，暫起山門，亦佛面之光。」客慨然自任。僧喜，邀入方丈，款待殷勤。既而舉內外殿，並請裝修，客辭以不能。僧固強之，詞色悍怒。客懼，請即傾囊。於是倒裝而出，悉授僧。將行，僧止之，曰：「君竭貲實非所願，得毋甘心於我乎？不如先之。」遂握刀。客哀之切，弗聽。請自經，許之，逼置暗室，而迫促之。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，遙

自缺牆間，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，疑之，下馬入寺；前後冥搜，竟不得。至暗室所，嚴扃雙扉。僧不肯開，託以妖異。將軍怒，斬關入，則見客縊梁上。救之，片時復甦。詰得其情，又械問女子所在。實則烏有，蓋神佛現化也！殺僧，財物仍以歸客。客益募修廟宇，由此香火大盛。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。

彭二擗

『只知策蹇後塵隨，碌碌庸庸亦可悲；

問爾何年堪脫穎，笑君常作處囊錐。』

禹城韓公甫，自言與邑人彭二擗並行於途，忽回首不見之。惟空蹇隨行，但聞號甚急。細聽則在被囊中。近視囊內纍然。雖則偏重，亦不得墮。欲出之，則囊口縫紉甚密。以刀斷綫，始見彭犬臥其中。既出，問以何入，亦茫不自知。蓋其家有狐爲祟，事如此類甚多云。

跳神

『酒肉羅陳鼓抑揚，婆娑作態類顛狂；

老巫縱屬畸邪術，也賺閨中歌泣忙。』

濟俗，民間有病者，閨中以神卜，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，婆娑作態，名：『跳神。』而此俗郡中尤盛，良家少婦，時自爲之。堂中肉於架，酒於盆，盛設几上。燒巨燭，明於晝。婦束短幅裙，屈一足，作商羊舞。兩人捉臂，左右扶掖之。婦刺刺瑣絮，似歌，又似祝。字多寡參差，無律帶腔。室數鼓亂搗如雷，逢逢聒人耳。婦吻鬪翁，雜鼓聲，不甚辨了。旣，首垂，目斜睨。立全須人；失扶，則仆。旋忽伸頸巨躍，離地尺有咫。室中諸女子，凜然愕顧，曰：『祖宗來喫食矣！』便一噓，吹燈滅。內外冥黑，人慄息立暗中，無敢交一語。語亦不得聞，聲亂也。食頃，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。始共爇燭，偃僂問休咎。視尊中，盎中，案中，都復空空。望顏色，察瞋喜。肅肅羅問之，答若響。中有腹誹者，神已知，便指：『某姍笑我，大不敬，將褫汝袴。』誹者自顧，蹙然已裸，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。滿洲婦女，奉事尤虔。小有疑，必以決。時嚴寒，騎假虎馬，執長兵，舞榻上，名曰：『跳虎神。』馬虎勢作威怒，尸者聲兇備。或言關張元壇，不一號。赫氣慘凜，尤能畏怖人。有丈夫穴窗來窺，輒被長兵破窗刺帽，挑入

去。一家媪媳姊姊，森森縮縮，雁行立，無歧念，無懈骨。

鐵布衫法

『駢指剗午推健漢，此君神力信非凡；

當時爭識沙回子，曾得真傳鐵布衫。』

沙回子，得鐵布衫大力法。駢其指，力斫之，可斷牛項；橫擲之，可洞牛腹。曾在仇公子彭三家，懸木於空。遣兩健僕，極力撐去，猛反之。沙裸腹受木，碰然一聲，木去遠矣！又出其勢，卽石上，以木椎力擊之，無少損；但畏刀耳？

美人首

『昔日相思半化灰，桃花人面費疑猜；

想從海外飛頭國，一夕無端飛得來。』

諸商寓居京舍。舍與鄰屋相連，中漏板壁。板有杉節脫處，穴如瓊。忽女子探首入，挽鳳髻，絕美。旋伸一臂，潔白如玉。衆駭其妖；欲捉，已縮去。少頃，又至，但不

見其身。奔之，則又去之。一商操刀伏壁下。俄，首出，暴決之，應手而落，血濺塵土。衆驚告主人，主人懼，以其首首焉。逮諸商鞠之，殊荒唐。淹繫半年，迄無情詞。亦未有以人命訟者。乃釋商，瘞女首。

山神

『良宵歡敘各銜杯，賺得老饕入座來；

不是山神驚各散，箇中禍福尙難猜。』

益都李會斗，偶山行，值數人藉地飲。見李至，謹然並起，曳入座，競觴之。視其杯盤，類陳珍錯。移時，飲甚懽，但酒味薄濇。忽逕有一人來，面狹長，可二尺許，冠之高細稱是。衆驚曰：『山神至矣！』都紛紛四去。李亦伏匿坎窞。既而起視，則肴酒一無所有。惟有破陶器，貯溲浣；瓦片上，盛蜥蜴數枚而已！

犀將軍

『助逆曾居貔虎行，忽然反噬舊恩忘；

將軍儻不遭冥譴，幾使中山復產狼。」

匡大有，字君實，漢中洋縣人。以武舉，隸祖述舜麾下。祖厚遇之，屢蒙拔擢，遷偽周總戎。後覺大勢既去，潛以兵乘祖。祖格拒傷手，因就縛之，納款於總督蔡。至都，夢至冥司。冥王怒其不義，命鬼以沸油澆其足。既醒，足痛不可忍。後腫潰，指盡墮，又益之瘡，輒呼曰：『誠負義！我誠負義！』遂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『事偽朝固不足言忠。然國士庸人，因知爲報。賢豪之自命宜爾也！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！』

司文郎

『水角訂交談藝日，半生淪落誤儒冠；

鸞僮攝篆悲文運，盲目何須怨試官。』

平陽王平子，赴試北闈，賃居報國寺。寺中有餘杭生先在，王以比屋，投刺焉。生不之答。朝夕遇之，多無狀。王怒其狂悖，交往遂絕。一日，有少年遊寺中。白服裙帽，望之魄然。近與接談，言語諧妙。心愛敬之，展問邦族。云：『登州宋姓。』因命蒼

頭設座，相對噓談。餘杭生適過，共起遜坐。生居然上坐，更不撝挹。卒然問宋：『爾亦入闈者耶？』答云：『非也！驚駘之才，無志騰驥久矣！』又問：『何省？』宋告之。生曰：『竟不進取，足知高明。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。』宋曰：『北人固少通者；然不通者，未必是小生。南人固多通者；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。』言已，鼓掌。王和之，因而闈堂。生慚忿，軒眉攘腕而大言曰：『敢當前命題，一校文藝乎？』宋他顧而哂曰：『有何不敢？』便趣寓所，出經授王。王隨手一翻，指曰：『闈黨童子將命。』生起求筆扎。宋曳之，曰：『口占可也？我破已成。於賓客往來之地，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！』王捧腹大笑。生怒曰：『全不成文。徒事謾罵，何以爲人？』王力爲排難，請另命佳題。又翻曰：『殷有三仁焉。』宋立應曰：『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！夫一者何也？』曰：『仁也！』君子亦仁而已矣！何必同？』生遂不作，起而曰：『其爲人也小有才。』遂去。王以此益重宋，邀入寓室。款言移晷，盡出所作，質宋。宋流覽絕矣；踰刻，已盡百首，曰：『君亦沈深於此道者。然命筆時，無求必得之念。而尙有冀倖得之心，卽此已落下乘。』遂取閱過者，一一詮說。王大悅，師事之，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。宋啗而甘之，曰：『生平未解此味，煩異日更一作也！』由此相得甚懽。宋三五日輒一

至，王必爲之設水角焉。餘杭生時一遇之；雖不甚傾談，而傲睨之氣頓滅。一日，以窰藝示宋。宋見諸友圈贊已濃，目一過，推置案頭，不作一語。生疑其未閱，復請之。答已覽竟。生又疑其不解。宋曰：『有何難解？但不佳耳！』生曰：『一覽丹黃，何知不佳？』宋便誦其文，如夙讀者，且誦且嘗。生跼踖汗流，不言而去。移時，宋去，生入，堅請王作，王拒之。生強搜得，見文多圈點，笑曰：『此大似水角子。』王故樸訥，覲然而已。次日，宋至，王具以告。宋怒曰：『我謂南人不復反矣！僉楚何敢乃爾？必當有以報之。』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，宋深感佩。既而場後，以文示宋，宋頗相許。偶與涉歷殿閣，見一替僧，坐廊下，設藥賣醫。宋訝曰：『此奇人也！最能知文。不可不一請教。』因命歸宴取文。遇餘杭生，遂與俱來。王呼師而參之。僧疑其問醫者，便詰症候。王具白請教之意。僧笑曰：『是誰多口？無目何以論文？』王請以耳代目。僧曰：『三作兩季餘言，誰耐久聽？不如焚之，我視以鼻可也！』王從之。每焚一作，僧嗅而頷之，曰：『君初法大家。雖未逼真，亦近似矣！我適受之以脾。』問：『可中否？』曰：『亦中得。』餘杭生未深信，先以古大家文焚試之。僧再嗅曰，曰：『妙哉！此文我心受之矣！非歸胡何解辦此？』生大駭，始焚已作。僧曰：『適領一藝，未窺全

豹。何忽另易一人來也？」生託言：「朋友之作，止彼一首。此乃小生作也！」僧嗅其餘灰，咳逆數聲，曰：「勿再投矣！格格而不能下。強受之以高。再焚，則作惡矣。」生慚而退。數日榜放。生竟領薦，王下第。宋與王走告僧。僧歎曰：「僕雖盲於目，而不盲於鼻。簾中人並鼻盲矣！」俄，餘杭生至，意氣發舒曰：「盲和尚！汝亦啖人水角耶？今竟何如？」僧笑曰：「我所論者文耳！不謀與君論命。君試尋諸試官之文，各取一首焚之，我便知孰爲爾師。」生與王並搜之，止得八九人。生曰：「如有舛錯，以何爲罰？」僧憤曰：「剗我盲瞳去。」生焚之。每一首，都言非是；至六篇，忽向壁大嘔，下氣如雷。衆皆粲然。僧拭目向生，曰：「此真汝師也！初不知而驟嗅之。刺於鼻，棘於腹，膀胱所不能容，直自下部出矣！」生大怒，去曰：「明日自見，勿悔！勿悔！」越二三日，竟不至。視之，已移去矣！乃知某門生也！宋慰王，曰：「凡吾輩讀書人，不當尤人，但當克己。不尤人，則德益宏；能克己，則學益進。當前踉蹌，固是數之不偶。平心而論，文亦未便登岸。其由此砥礪，天下自有不盲之人。」王肅然起敬。又聞次年再行鄉試，遂不歸，止而受教。宋曰：「都中新桂米珠，勿憂資斧。舍後有窖鑿，可以發用。」卽示之處。王謝曰：「昔竇范貧而能廉。今某幸能自給，敢自污乎？」王

一日醉眠，僕及庵人竊發之。王忽覺，聞舍後有聲，竊出，則金堆地上。情見事露，並相懼伏。方訶責間，見有金爵，類多鐫款。審視，皆大父字諱。蓋王祖曾爲南部郎，入都寓此，暴病而卒。金其所遺。王乃喜，秤得金八百餘兩。明日告宋，且示之爵，欲與瓜分，固辭乃已。以百金往贈韓僧，僧已去。積數月，孰習益苦。及試，宋曰：「此戰不捷，始真是命矣！」俄，以犯規被黜。王尙無言，宋大哭，不能自止。王反慰解之。宋曰：「僕爲造物所忌，困頓至於終身。今又累及良友。其命也夫？其命也夫！」王曰：「萬事固有數在。如先生乃無志進取，非命也！」宋拭淚，曰：「久欲有言，恐相驚怪。某非生人，乃飄泊之游魂也！少負才名，不得志於場屋。徻狂至都，冀得知我者，傳諸著作。甲申之年，竟罹於難，歲歲飄蓬。幸相知愛，故極力爲他山之攻。生平未酬之願，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！今文字之厄若此，誰能灑然哉？」王亦感泣，問：「何淹滯？」曰：「去年上帝有命，委宣聖及閻羅王，核查劫鬼。上者備諸曹任用，餘者卽俾轉輪。賤名已錄。所未投到者，欲一見飛黃之快耳！今請別矣！」王問：「所考何職？」曰：「梓潼府中，缺一司文郎，暫令龔僮署篆，文運所以顛倒。萬一倖得此秩，當使聖教昌明。」明日，忻忻而至，曰：「我願遂矣！宣聖命作性道論。視之，喜色，謂可

司文。閻羅稽簿，欲以口孽見棄。宣聖爭之，乃得就。某伏謝已，又呼近案下，囑云：「今以憐才，拔充清要。宜洗心供職。勿蹈前愆。」此可知冥中重德行，更甚於文學也！君必修行未至，但積善勿懈可耳！」王曰：「果爾！餘杭生德行何在？」曰：「此即不知。要冥司賞罰，皆無少爽。即前日瞽僧，亦一鬼也！是前朝名家。生前拋棄字紙過多，罰作瞽。彼自欲醫人疾苦，以贖前愆，故託游塵肆耳！」王命置酒。宋曰：「無須！終歲之擾，盡此一刻。再爲我設水角足矣！」王悲愴不食，坐令自噉。頃刻，已過三盛，捧腹曰：「此餐可飽三日，吾以志君德耳！向所食，都在舍後，已生菌矣！藏作藥餌，可益兒慧。」王問後會。曰：「既有官責，當引嫌也！」又問：「梓潼祠中，一相酌祝，可能達否？」曰：「此都無益，九天甚遠。但潔身力行，自有地司牒報，則某必與知之。」言已，作別而沒。王視舍後，果生紫菌，采而藏之。旁有新土墳起，則水角宛然在焉。王歸，彌自刻厲。一夜，夢宋與蓋而至，曰：「君向以小愆，誤殺一婢，削去祿籍。今篤行已折除矣！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！」是年，捷於鄉。明年，春闈又勝，遂不復仕。生二子，其一絕鈍。啖以菌，遂大慧。後以故詣金陵，遇餘杭生於旅次，極道契闊，深自降抑，然鬚毛斑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『餘杭生公然自詡，意其爲文，未必盡無可觀；而驕詐之意態顏色，遂使人頃刻不復忍。天人之厭棄已久，故鬼神皆玩弄之。脫能增修厥德，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，遇之正易，何所遭之僅也？』

呂無病

『萬里間關遞消息，存孤今見鬼程嬰；

可憐悍婦空貽悔，覆水收時不見卿！』

洛陽孫公子，名麟，娶蔣太史女，甚相得。二十夭殂，悲不自勝。離家，居山中別業。適陰雨，晝臥，室無人，忽見複室簾下，露婦人足，疑而問之。有女子攀簾出，年約十八九，衣服樸潔，而微黑多麻，類貧家女。意必村中僦屋者，呵曰：『所須宜白家人。何得輕入？』女微笑曰：『妾非村中人。祖籍山東，呂姓，父文學士。妾小字無病，從父客遷，早離顧復。慕公子世家名士，願爲康成文婢。』孫笑曰：『卿意良佳。然僕輩雜居，實所不便。容旋里後，當與聘之。』女笑，且曰：『自揣陋劣，何敢遂望敵體？聊備案前驅使，當不至倒捧冊卷。』孫曰：『納婢亦須吉日。』乃指架上，使取通

書第四卷；蓋試之也！女檢得之，先自涉覽，而後進之，笑曰：『今日河魁不會在房。』孫意少動，留匿室中。女閒居無事，爲之拂几整書，焚香拭鼎，滿室光潔。孫悅之；至夕遣他宿。女俛眉承睫，殷勤臻至。命之寢，始持燭去。中夜睡醒，則牀頭似有臥人。手探之，知爲女，捉而撼焉。女驚寤，起立榻下。孫曰：『何不別寢？牀頭豈汝臥處？』女曰：『妾善懼。』孫憐之，俾施枕牀內。忽聞氣息之來，清如蓮蕊，異之；呼與共枕，不覺心蕩；漸與同衾，大悅之。念避匿非策，又恐同歸招議。孫有母姨，近隔十餘門，謀令遁諸其家，而後輿致之。女稱善，便言：『阿姨！妾熟識之。無容先達，請卽去。』孫送之，踰垣而去。孫母姨，寡媪也，凌晨啓戶，女掩入。媪詰之，嘗云：『若甥遣問阿姨。公子欲歸，路賒乏騎，留奴暫寄此耳！』媪信之，遂止焉。孫歸，矯謂姨家有婢，欲相贈，遣人昇之而還。坐臥以後，久益嬖之，納爲小妻。世家論婚，皆勿許，殆有終焉之志。女知之，苦勸令娶。乃娶於許，而終嬖愛無病。許甚賢，略不爭夕。而無病事許益恭。以此嫡庶偕好。許舉一子，阿堅，無病愛抱如己出。兒甫三歲，輒離乳媪，從無病宿；許喚之不去也。無何，許病，尋卒。臨訣，屬孫曰：『無病最愛兒，卽令子之可也！卽正位焉亦可也。』旣葬，孫將踐其言；告諸宗黨，僉謂不可。女亦

固辭，遂止。邑有王天官女，新寡，來求姻。孫雅不欲娶。王再請之，媒道其美，宗族仰其勢，共慫慂之。孫惑焉，又娶之。色果豔，而驕已甚；衣服器用，多厭嫌，輒加毀棄。孫以愛敬故，不忍有所拂。入門數月，擅寵專房；而無病至前，笑啼皆罪，時遷怒夫婿，數相鬪鬪。孫患苦之，以故多獨宿。婦又怒。孫不能堪，託故之郡。逃婦難也。婦又以遠遊咎無病。無病鞠躬屏氣，承望顏色，而婦終不快，夜使直宿牀下。兒奔與俱，每喚起給使。兒輒啼，婦厭罵之。無病急呼乳媪來，抱之，強之，益號。婦怒起，毒撻無算，始從乳媪去。兒以是病悸，不食。婦禁無病，不令見之。兒終日啼，婦叱媪，使棄諸地。兒氣竭聲嘶，呼而求飲，婦戒勿與。日既暮，無病窺婦不在，潛飲兒。兒見之，棄水捉襟，噉啣不止。婦聞之，意氣洶洶而出。兒聞聲悽涕，一躍遂絕。無病大哭。婦怒曰：『賤婢醜態，豈以兒死脅我耶？無論孫家襍物。即殺王世子，王天官女，亦能任之。』無病乃屏息忍涕，請爲葬具。婦不許，立命棄之。婦既去，竊撫兒，四體猶溫；隱語媪曰：『可速將去！少待於野，我當繼至。其死也，共棄之；活也，共撫之。』媪曰：『諾。』無病入室，攜簪珥出，追及之。共視兒，已蘇，二人喜，謀趨別業，往依姨。媪慮其纖步爲累。無病乃先趨以示之；疾若飄風，媪力奔始能及。約二更許

，兒病危，不可復前，遂斜行入村。至田叟家，倚門待曉，扣扉借室。出簪珥易貲，巫醫並至，病卒不瘳。女掩泣曰：『媼好視兒，我往尋其父也！』媼方驚其謬妄，而女已杳矣！駭詫不已。是日，孫在都，方憩息牀上，女悄然入。孫驚起，曰：『纔眠已入夢耶？』女握手哽咽，頓足不能出聲。久之，久之，方失聲言曰：『妾歷千辛萬苦，與兒逃於楊。』句未終，縱聲大哭，倒地而滅。孫駭絕，猶疑爲夢。喚從人，共視之，衣履宛然。大異，不解；即刻趣裝，星馳而歸。既聞兒死妾遁，撫膺大悲。語侵婦，婦反唇相稽。孫忿，出白刀。婢嫗遮救，不得近。遙擲之，刀脊中頰。頰破，血流。披髮嗥叫而出，將以奔告其家。孫捉還，杖撻無數，衣皆若縷，傷痛不可轉側。孫命舁諸房中，讒妾之，將待其瘥而後出之。婦兄弟聞之，怒，率多騎登門。孫亦集健僕械禦之。兩相叫罵，竟日始散。王未快意，訟之。孫捍衛入城，自詣質審，訴婦惡狀。宰不能屈，送廣文懲戒，以悅王。廣文朱先生，世家子，剛正不阿，廉得情，怒曰：『堂上公以我爲天下之齷齪教官，勒索傷天害理之錢，以吮人癰痔者耶？此等乞丐相，我所不能。』竟不受命。孫公然歸。王無奈之，乃示意朋好，爲之調停，欲生一謝過其家。孫不肯，十返不能決。婦創漸平。欲出之，而又恐王氏不受，因循而安之。妾亡子死，夙夜傷心；

思得乳媪，一悉其情。因憶無病言逃於楊。近村有楊家曠，疑其在是，往問之，並無知者。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。遣騎詣訊，果得之。兒漸平復，相見各喜，戴與俱歸。兒望見父，噉然大啼，孫亦淚下。婦聞兒尙存，盛氣奔出，將致誚罵。兒方啼，開目見婦，驚投父懷，若求藏匿。抱而視之，氣已絕矣！急呼之，移時方甦。孫恚曰：『不知如何酷虐，遂使吾兒至此？』乃立離昏書，送婦歸。王果不受，又昇還孫。孫不得已，父子別居一院，不與婦通。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，孫始悟其爲鬼，感其義，葬其衣履，題碑曰：『鬼妻呂無病之墓。』無何，婦產一男，交手於項而死者。孫益忿，復出婦。王又昇還之。孫無所爲計，具狀，控諸上臺。皆以天官故，置不理。後天官卒，孫控不已，乃判令大歸。孫由此不復娶，納婢焉。婦既歸，悍名譟甚。居三四年，無問名者，婦頓悔，而已不可復挽。有孫家舊媪，適至其家，婦優待之，對之流涕。揣其情，似念故夫。媪歸告孫，孫笑置之。又年餘，婦母又卒，孤無所依。諸娣妯頗厭嫉之，婦益失所，日輒涕零。一貧士喪偶，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。婦不肯，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，泣告以悔。孫不聽，終置之。一日，婦率一婢，竊驢跨之，竟奔孫。孫方自內出，迎跪階下，泣不可止。孫欲去之，婦牽衣復跪之。孫固辭，曰：『如復相聚，常無閒言則已耳！』一

朝有他，汝兄弟如虎狼。再求離邊，豈可復得？」婦曰：「妾竊奔而來，萬無還理。留則，留之；否，則死之。」且言：「妾自二十一歲從君，二十三歲被出。誠有十分惡，甯無一分情。」乃脫一腕釧，並兩足而束之，袖覆其上，曰：「此時香火之誓，君甯不憶之耶？」孫乃熒背欲淚，使人挽扶入室。而猶疑王氏詐諉，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。婦曰：「妾私出，何顏復求兄弟？如不相信，妾藏有死具在此，請斷指以自明。」遂於腰中出利刃，就牀邊，伸左手一指斷之，血溢如湧。孫大駭，急爲束裹。婦容色痛變，而更不呻吟，笑曰：「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。特借斗室，爲出家計。何用相猜。」孫乃使子及妾，另居一所，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，又日求良藥醫指創。月餘，尋愈。婦由此不苟葷酒，閉戶誦佛而已。居久，見家政廢弛，謂孫曰：「妾此來，本欲置他事於不問。今見如此用度，恐子孫有餓莩者矣！無已，再覘顏一經紀之。」乃集婢媼，按日責其績織。家人以其自投也，慢之。無人時竊相誚訕，而婦若不聞知。旣而課工，惰者鞭撻不貸，衆始懼之。又垂簾課主計僕，綜理微密。孫乃大喜，使兒及妾，皆朝見之。阿堅已九歲，婦每加意溫恤；朝入塾，常留甘餌以待其歸。兒亦漸親愛之。一日，兒以石投雀，婦適過，中顛而仆，踰刻不語。孫大怒，撻兒。婦蘇，力止之，且喜曰：「妾昔虐

兒，心中每不自釋。今幸消一罪案矣！」孫益嬖愛之。婦每拒使就妾宿。居數年，屢產屢殤，曰：「此昔日殺兒之報也！」阿堅既娶，遂以外事委兒，內事委媳。一日，曰：「妾某日當死。」孫不信，婦自理葬具。至日，更衣入棺而卒，顏色如生，異香滿室。既殮，香始漸滅。

異史氏曰：「心之所好，原不在妍媸也！毛嫱西施，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？然不遭悍妒，其賢不彰，幾令人與嗜痴者並笑矣！至錦屏之人，其夙根原厚，故豁然一悟，立證菩提。若地獄道中，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！」

崔 猛

「排難解紛郭解流，運籌帷幄出奇謀；

兩人倘琴登壇命，良信勳名可匹儔。」

崔猛，字勿猛，建昌世家子，性剛毅。幼在塾中，諸童蒙稍有所犯，輒奮拳毆擊。師屢戒不悛。名字，皆先生所賜也。至十六七，強武絕倫，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。喜雪不平，以是鄉人共服之，求訴稟白者，盈階滿室。崔抑強扶弱，不避怨嫌。稍逆之，石

杖交加，支體爲殘。每盛怒，無敢勸者。惟事母孝，母至則解。母譴責備至，崔唯唯聽命；出門輒忘。比鄰，有悍婦，日虐其姑。姑餓瀕死，子竊啖之。婦知，詬厲萬端，聲聞四院。崔怒，踰垣而過，鼻耳唇舌盡割之，立斃。母聞之，大駭。呼鄰子，極意溫卹，配以少婢，事乃寢。母憤泣不食。崔懼，跪請受杖，且告以悔，母泣不顧。崔妻周，亦與並跪，母乃杖子，而又以鍼刺其臂，作十字紋；朱塗之，俾勿滅。崔並受之，母乃食。母喜飯僧道，往往饜飽之。適一道士在門，崔過之。道士目之，曰：『郎君多凶橫之氣，恐難保其令終。積善之家，不宜有此。』崔新受母戒，聞之，起敬，曰：『某亦自念之。但一見不平，若不自禁。力改之，可免否？』道士笑，曰：『姑勿問，可免不可免，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。但常痛自抑，如有萬分之一，我告君一解死之術。』崔生平不信厭禳，但笑不言。道士曰：『我固知君不信；但我所言，不類巫覡。行之，亦盛德；即其不效，亦不至有所妨。』崔請之，乃曰：『適門外一後生，宜厚結之。既犯死罪，此子能活之也！』呼崔出，指示其人，蓋趙氏兒，名僧哥。趙，南昌人，以歲殺饑，僑寓建昌。崔由是深相結。請趙館於其家，供給優厚。僧哥年十二，登堂拜母，約爲昆弟。踰歲東作，趙攜家去，音問遂絕。崔母自鄰婦死，戒子益切；有赴訴者，輒擯斥之。

一日，崔母弟卒，從母往弔。途遇數人，執一男子，呵罵促步，加以捶扑。觀者塞途，與不得進。崔問之。識崔者，競相擁告。先是，有巨紳子某甲者，豪橫一鄉，窺李申妻，有色，欲奪之，道無由。因命家人，誘與博賭，貸以貲而重其息，要使署妻於券。貲盡復給，終夜負債數千。積半年，計子母三十餘千，申不能償，強以多人篡取其妻。申哭諸其門。某怒，拉繫樹上，榜笞刺剜，逼立無悔狀。崔聞之，氣涌如山，鞭馬向前，意將用武。母牽簾而呼曰：『惜！又欲爾耶？』崔乃止。既弔而歸，不語亦不食，兀坐直視，若有所瞋。妻詰之，不答。至夜，合衣臥榻上，輾轉達旦。次夜，復然。啓戶出，輒又還臥。如此三四，妻不敢詰，惟懼以聽之；既而遲久乃反，掩扉熟寢矣！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，剝腹流腸，申妻亦裸尸牀下。官疑申，捕治之；橫被殘酷，踝骨皆見，卒，無詞。積年餘，不能堪，誣服，論辟。會崔母死。既殯，告妻曰：『殺甲者，實我也！徒以有老母故，不敢泄。今大事已了，奈何以一身之罪，殃他人？我將赴有司死耳！』妻驚挽之。絕裾而去，自首於庭。官愕然，械送獄，釋申。申不可，堅以自承。官不能決，兩收之。戚屬皆誚讓申。申曰：『公子所爲，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！彼代我爲之，而忍坐視其死乎？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。』執不異詞，固與崔爭。久之，衙

門皆知其故，強出之；以崔抵罪，濱就決矣！會卹刑官趙部郎，案臨閱囚。至崔名，屏人而喚。崔入，仰視堂上，僧哥也！悲喜實訴。趙徘徊良久，仍令下獄，囑獄卒善視之。尋以自首減罪，充雲南軍；申爲服役而去。未期年，援救而歸，皆趙力也。旣歸，申終從不去，代爲紀理生業。予之貲，不受。緣撞技擊之術，頗關懷。崔厚遇之，買婦授田焉。崔由此力改前行。每撫臂上刺痕，泫然流涕。以故鄉鄰有鬪，申輒矯命排解，不相承稟。有王監生者，家豪富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，出入其門。邑中殷實者，多被劫掠。或迂之，輒遣盜殺諸途。子亦淫暴。王有寡孀，父子俱烝之。妻仇氏，屢沮王，王縊殺之。仇兄弟質諸官。王賕囑，以告者坐誣。兄弟冤憤莫伸，詣崔求訴。申絕之，使去。過數日，客至，適無僕，使申淪茗。申默而出，告人曰：『我與崔猛朋友耳！從徙萬里，不可謂不至矣！曾無廩給，而役同廝養，所不甘也！』遂忿而去。或以告崔。崔訝其改節，而亦未之奇也！申忽訟於公堂，謂崔三年不給傭價。崔大異之，親與口對狀。申忿相爭。官不直之，責逐而去。又數日，申忽夜入王家，將其父子婦孺並殺之；黏紙於壁，自書姓名。及追捕之，則亡命無蹟。王家疑崔主使，官不信。崔始悟前此之訟，蓋恐殺人之累己也！關行附近州邑，追捕甚急。會闖賊犯順，其事遂寢。無何，明鼎革。

，申攜家歸，復與崔善如初。時土寇嘯聚，王有從子得仁，集叔所招無賴，據山爲盜，焚掠村疇。一夜，傾巢而至，以復讎爲名。崔適他出。申破扉始覺，越牆伏暗中。賊搜崔不得，攜崔妻，括財物而去。申歸，止有一僕，忿急不能爲地，乃斷繩數十段；以短者付僕，長者自懷之。囑僕越賊巢；登半山，以火爇繩，散挂諸荆棘，卽返勿顧。僕諾而去。申窺賊皆腰束紅帶，帽繫紅絹，遂傲其裝。有老牝馬初生駒，賊棄諸門外。申乃縛駒跨馬，銜枚而出，直至賊穴。賊據一大村。申繫馬村外，踰垣入。見賊衆紛紜，操戈未釋。申竊問諸賊，知崔妻在王某所。俄，聞傳令，俾各休息，轟然噉應。忽一人報東山有火，衆賊共望之。初，猶一二點，旣而，多類星宿。申盍息急呼：『東營有警。』王大驚，束裝率衆而出。申乘間漏出其後，反身入內。見兩賊守帳，給之，曰：『王將軍遺佩刀。』兩賊競覓，申自後砍之，一賊踣。其一回顧，申又斬之；竟負崔妻，越垣而出。解馬授轡，曰：『娘子不知途，縱馬可也！』馬戀駒奔駛，申從之。出一隘口，申灼火於繩，徧懸之，乃歸。次日，崔還，以爲大辱，形神跳躁，欲單騎往平賊。申諫止之，集村人而謀之。衆恇怯，莫敢應。解諭再四，得敢往二十餘人。又苦無兵。適於得仁族姓家，獲奸細二。崔欲殺之，申不可。命二十人各持白挺，具列於前，乃割其

耳而縱之。衆怒曰：『此等兵旅，方懼賊知，而反示之。脫其傾隊而來，闔村不保矣！』申曰：『吾正欲其來也！執匿盜者誅之。』遣人四出，各假弓矢火銃；又詣邑借巨礮二。日暮，率壯士至隘口，置礮當其衝；使二人匿火而伏，囑見賊乃發。又至谷口東，伐樹置崖上。己而與崔各率十餘人，分岸伏之。一更向盡，遙聞馬嘶。暗覘之，賊果大至，繯屬不絕。俟盡入谷，乃推墮樹木，以斷歸途。俄而礮發，喧騰號叫之聲，震動山谷。賊驟退，自相踐踏。至東口，不得出，集無隙地。兩岸銃矢夾攻，勢如風雨，斷頭折足者，枕藉溝中。遺二十餘人，長跪乞命，乃遣人縶送以歸。乘勝直抵其巢。守巢者聞風奔竄。搜其輜重而還。崔大喜，問其設火之謀。曰：『設火於東，恐其西追也。斷欲其速盡。恐偵知其無人也，既而設於谷口，口甚隘，一夫可以斷之。彼即追來，見火必懼。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！』取賊鞫之，果追入谷，見火驚退。二十餘賊，盡剗而放之。由此威聲大震，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。得土團三百餘人。各處強寇無敢犯，一方賴之以安。

異史氏曰：『快牛必能破車，崔之謂哉！志意慷慨，蓋鮮儷矣！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，甯非意過其通者也與？李申者，一介細民，遂能濟美。緣幢飛入，翦禽

獸於深閨；斷路夾攻，蕩么麼於隘谷。使得假五丈之旗，爲國效命，烏在不南面而王哉？

安期島

『安期島裏放舟遊，得見仙人願已酬；

一瓊瓊漿寒不咽，笑君仙福未曾修。』

長山劉中堂鴻訓，同武弁某，使朝鮮。聞安期島神仙所居，欲命舟往遊。國中臣僚，僉謂不可，令待小張。蓋安期不與世通，惟有弟子小張，歲輒一兩至。欲至島者，須先自白。如以爲可，則一航可至；否則颶風覆舟。踰一二日，國王召見入朝，見一人，佩劍冠樓笠，坐殿上，年三十許，儀容脩潔。問之，卽小張也！劉因自述嚮往之意。小張許之，但言副使不可行。又出，徧視從人，惟二人可以從遊。遂命舟導劉俱往。水程不知遠近，但覺微風習習，如駕雲霧。移時，已抵其境。時方嚴寒。旣至，則氣溫煦，山花徧巖谷。導入洞府，見三叟趺坐。東西者覩客入，漠若罔知；惟中坐者起逆客，相爲禮。旣坐，呼茶。有僮將盤去。洞外石壁上有鐵錐，銳沒石中。僮拔錐，水卽溢射，

以瑗承之。滿，復塞之。既而拓至，其色淡碧。試之，其涼震齒。劉畏寒不飲，叟顧僮
 頤示之。僮取瑗去，呷其殘者，仍於故處拔錐，溢取而返。則芳烈蒸騰，如初出於鼎。
 竊異之，問以休咎。笑曰：『世外人歲月不知，何解人事？』問以邵老術。曰：『此非
 富貴人所能爲者。劉興辭，小張仍送之歸。既至朝鮮，備述其異。國王歎曰：『惜未飲
 其冷者！是先天之玉液。一瑗可延百齡。』劉將歸，王贈一物，紙帛重裹，囑：『近海，
 勿開視！』既離海，急取拆視。去盡數百重，始見一鏡。審之，則蛟宮龍族，歷歷在目。
 方凝注間，忽見潮頭高於樓閣，洶洶已近。大駭，極馳。潮從之，疾若風雨。大懼，
 以鏡投之，潮乃頓落。

薛慰娘

『返魂香燕踐鴛盟，掌上遺珠喜再擎；

一局樽蒲沈恨雪，彼蒼此際有權衡。』

豐玉桂，聊城儒士也，貧無生業。崇正間，歲大祲，孑然遠遁，年餘將歸。至沂，
 而病，力疾行數里。至城南叢葬處，益憊，因傍冢臥。少間，如夢。至一村，有叟自門

中出，邀生入。屋兩楹，亦殊草草。室一女子，年十六七，儀容慧雅。叟使淪柏枝湯，以陶器供客，便向生詰里居年齒。既已，乃曰：『洪都李姓，平陽族。流寓此間，今三十二年矣！君志此門戶。余家子孫，如見探訪，卽煩一指示之。老夫不敢忘義。義女慰娘，頗不醜，可配君子。三豚兒到日，卽遣主盟。』生喜，拜曰：『犬馬齒二十有二，尙少良配。惠以眷好，固佳；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？』叟曰：『君但住此村中。相待月餘，自有來者。止求無憚煩耳！』生恐其不信，要之曰：『實告翁，僕故四壁耳！恐後日不如所望。中道之棄，人所難堪。卽無姻好，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。卽何妨實言之也！』叟笑曰：『君欲老夫旦旦耶？我稔知君貧。此訂非專爲君。慰娘孤而無依，相託已久。不忍聽其流落，故以奉君子耳！何見疑？』卽捉臂送生，拱手闔扉而去。生忽似夢覺，則身臥冢邊，日已將午。漸起，次且入村。村人見之皆驚，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！頓悟叟卽墳中人也，隱而不言，但求寄寓。村人恐其復死，莫敢留。村有秀才與同姓，聞之，趨詰家世，蓋生總服叔也。喜道至家，餌治之，數日尋愈。因述所遇，叔亦驚怪，遂坐待以覘其變。居無何，果有官人至村，訪父墓址，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。先是，其父李洪都，與同鄉某甲遠行賈，死於沂。某因瘞諸叢葬處。旣歸，某亦尋死。是

時翁三子皆幼。長伯仁，後舉進士，令淮南，數遣人詢父墓，迄無知者。次仲道，尋舉孝廉。叔向最少，亦登第，於是親求父骨；至沂，無處不諮。是日，問村人，皆莫之識。生乃引至葬處，指示之。叔向以其年少，未敢信。生具陳所遭，叔向奇之。審視有兩墳，近相接。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，葬少妾於此。叔向恐誤發他家，生遂以所臥處示之。叔向命舁材於側，始發家。冢開，則見女尸，服妝黜敗，而粉黛如生。叔向知其誤，駭極，莫知所爲。而女已頓起，四顧，曰：『三哥來耶？』叔向驚，就問之，則慰娘也！乃解衣蔽覆，舁歸逆旅。急發旁冢，冀父復活。既發，則腐革猶存，而撫之僵燥。悲哀不已。裝入材，清醮七日。女亦縷絰若女。忽告叔向曰：『曩阿翁有黃金二錠，曾分一爲妾作匳。妾以孤弱無藏所，故僅以采綫繫腰，而未將去。兄得之否？』叔向不知，乃使生反求諸壙；果得之，一如女言。叔向仍以綫誌者，分贈慰娘。暇乃審其家世。先是，女父薛寅侯，無子，止生慰娘，深鍾愛之。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，將媪問渡，操舟者，乃金陵媒也。適有仕宦者，任滿赴都，遣覓美妾。凡歷數家，無當意者，故將爲扁舟詣廣陵。忽遇女，隱生詭謀，急招附渡。媪素識之，遂與共濟。中途，投毒食中，女樞皆迷。推媪墮江，載女而返，以重金賣諸仕宦者。入門，嫡始知，怒甚。女又惘然，

莫知爲禮。遂撻楚囚禁之。北渡三日，女方醒。婢言本末，女大泣。一夜，宿於沂，自縊死，乃瘞諸亂冢中。女至慕，爲羣鬼所陵，李翁時呵護之。女乃父事翁。翁曰：『汝命不合死，當爲擇一快婿。』一日，生既見而出，反謂女曰：『此生品誼可託。待汝三兄至，爲汝主婚。』一日，曰：『汝可歸候，汝三兄將來矣！』蓋即發墓之日也。女於喪次，爲叔向緬述之。叔向歎息良久，即以慰娘爲妹，俾從李姓；略買衣妝，遣歸生，曰：『資斧無多，不能爲妹子辦妝。意將偕歸，以慰母心，如何？』女亦欣然。於是夫妻從叔向，輦柩並發。既歸，母詰得其故，愛逾所生，館諸別院。喪次，女哀悼過於兒孫。母益憐之，不令束歸，囑諸子爲之買第。適有馮氏賣宅，值六百元。倉猝未能取盈，暫收契券，約日交兌。及期，馮早至，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，突見之，絕似當年操舟人。馮亦似驚。女趨過之；兩兄亦以母小恙，俱集母所。女問：『廳前踉蹌者，誰也？』仲道曰：『幾忘卻。此必前日賣宅者也！』卽起欲出。女止之，告以所疑，使詰難之。仲道諾而出，則馮已去，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，因問：『何來？』曰：『昨夕馮某，挽早登堂，一署券保。適途遇之，云：『偶有所忘，暫歸便反。』使僕一坐待之也。』少間，生及叔向皆至，遂相扳談。慰娘以馮故，潛自屏後來窺客；細審之，則其父也。

！突出，抱持大哭。翁驚涕曰：『吾兒何來？』衆始知薛卽寅侯也！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，初；未悉其名字，至是共喜。爲述前因，設酒相慶，因留信宿。自道行蹤。蓋自失女後，妻以悲傷而死，鰥無所依，故遊學至此也。生約買宅後，迎與同居。次日往探，則馮舉家遁去。始知殺媪賣女，卽其人也！馮初至平陽，貿易成家。比年博賭，漸就消乏，故貨居宅。賣女之貲，亦瀕盡矣！慰娘得所，卽亦不甚讎之；但擇日徙居，更不追其何往？李母賂遺不絕；一切日用之需，皆給之。生遂家於平陽，但歸赴歲試，深以爲苦；幸是科舉孝廉。慰娘富貴，每念媪爲己死，思有以報其子。媪夫姓殷氏，一子名富，善博，貧無立錫。一日，以賂局爲爭注，毆殺人命，亡歸平陽。雖不識生，然以慰娘故，遠相投。生喜，留之門下。研詰之，道其所殺姓名，蓋卽馮某也。駭歎久之，因爲道破。富始知馮卽殺母之讎，益喜。遂傭爲生家服役，亦家於西。薛寅侯就養於培，培爲買婦，生子女各一焉。

田子成

『曠野無人月自明，何來茅屋苦吟聲？』

思親滴盡千行泪，不識同鄉盧十兄。」

江甯田子成，過洞庭，覆舟而沒。子良耜，明季進士，時在抱中。妻杜氏，聞訃，仰藥而死。良耜受庶祖母撫育，得以成立。後筮仕湖北。年餘，奉憲命營務湖南。良耜至洞庭，痛哭而返，自告才力不足。降縣丞，隸漢陽，甚非所樂，辭不就。諸院司強督促之，乃就。輒放浪江湖間，不以官職自守。一夕，艤舟江岸，聞洞簫聲，抑揚可聽。乘月步去，約半里許，見曠野中，茅屋數椽，熒熒燈火。近窗窺之，則三人對酌其中。上座一秀才，年三十許。下座一叟。側座吹簫者，年最少。吹竟，叟擊節贊佳。秀才面壁吟思，若罔聽聞。叟曰：「盧十兄必有佳句。請長吟，俾得共賞之。」秀才乃吟，曰：「滿江風月冷淒淒，瘦草零花化作泥；千里雲山飛不到，夢魂夜夜竹橋西。」吟聲愴惻。叟笑，曰：「盧十兄故態作矣！」因酌以巨觥，曰：「老夫不能屬和。請歌以侑酒。」乃歌蘭陵美酒之什。歌已，一座解頤。少年起，曰：「我視月斜何度矣？」突出，見客，拍手，曰：「窗外有人。我等狂態盡露也！」遂挽客入，共一舉手。叟使與少年對坐。試其杯，皆冷酒，辭不飲。少年知其意，即起以葦炬燎而進之。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，固止之。因訊邦族，良耜具道生平。叟致敬曰：「吾鄉父母也！少君姓江，此間

士著。指少年，曰：『此江西杜野侯。』又指秀才，曰：『慮十兄與公同鄉。』盧目視良耜，殊假蹇不甚爲禮。良耜因問：『家居何里？如此清才，殊早不聞。』答曰：『流寓已久，親族恆不相識，可歎人也！』言之哀楚。叟搖手亂之，曰：『好客相逢，不理觴政。聒絮如此，厭人聽聞。』遂把杯自飲，曰：『一令，請共行之。不能者，罰。每擲三骰，以相逢爲率。須一古典相合。』乃擲得么二三，倡曰：『三加么二點相同，雞黍三年約范公；朋友喜相逢。』次少年，擲得雙二單四，曰：『不讀書人，但俚典，勿以爲笑。四加雙二點相同，四人聚義古城中；兄弟喜相逢。』盧得雙么單二，曰：『二加雙么點相同。呂向兩手抱老翁；父子喜相逢。』良耜擲，復與盧同，曰：『二加雙么點相同，茅容二簋款林宗；主客喜相逢。』令畢，良耜興辭。盧始起，曰：『故鄉之誼，未遑傾吐，何別之遽？將有所問，願少留也！』良耜復坐，問：『何言？』曰：『僕有老友某，沒於洞庭，亦與君同族否？』良耜曰：『是先君也！何以相識？』曰：『少時相善，沒日惟僕見之，因收其骨葬江邊耳！』良耜出涕下拜，求指墓所。盧曰：『明日來此，當指示之，要亦易辨。去此數武，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，是也。』良耜灑涕，與衆拱別。至舟，中夜不寢。頓念盧情詞，似皆有因，不能待旦。昧爽，而往，則舍宇全

空，益駭。因遵所指處，往尋墓，果得之。叢蘆其上；數之，適符其數。恍然悟盧十兄之稱，皆其寓言。所遇，乃其父之鬼也！細問土人，則二十年前，有高翁富而好善，水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，故有數墓在焉。隨發冢負骨，棄官而返。歸告祖母，實其狀貌皆確。江西杜野侯，乃其表兄，年十九，溺於江。後其父流寓江西。又悟杜夫人沒後，葬竹橋之西，故詩中憶之也。但不知叟何人耳！

王桂菴

「馬纓花下竹籬斜，夢境尋來路不差；

載得美人江上去，舊停橈處浪如花。」

王樺字桂菴，大名世家子，適南遊，泊舟江岸。鄰舟有榜人女，繡履其中，風姿韻絕。王窺瞻既久，女若不覺。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，故使女聞。女似解其爲己者，略舉首以斜瞬之，俛首繡如故。王神志益馳，以金錠一枚遙投之，墮襟上。女拾棄之，若不知爲金也者。金落岸邊，王拾歸。已又以金釧擲之，墮足下。女操業不顧。無何，榜人自他歸。王恐其見釧研詰，心甚急。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。榜人解纜，順流逕去。王

心情喪惘，癡坐凝思。時王方娶而喪其偶，悔不卽媒定之。乃詢諸舟人，並不識其何姓，乃返舟急追之。目力旣窮，杳不知其何往。不得已返舟而南。務畢，北旋。又沿江細訪，並無音耗。至家，寢食皆縈念之。踰年復南。買舟江際，若家焉。日日細數行舟，往來者帆楫皆熟，而曩舟殊渺。居半年，貲罄而歸。行思坐想，不能少置。一夜，夢至江村。過數門，見一家柴扉南向，門內疎竹爲籬，意是亭園，逕入之。有夜合一株，紅絲滿樹。隱念詩中，門前一樹馬櫻花，此其是矣！過數武，葦篔光潔。又入，見北舍三楹，雙扉闔焉。南有小舍，紅蕉蔽窗。探身一窺，則槐架當窗，宵畫裙其上。知爲女子閨闈，愕然卻退。而內已覺之。有奔出瞰客者，粉黛微呈，則舟中人也！喜出非望，曰：『亦有相逢之期乎？』方將狎就，女父適歸。倏然驚覺，始知爲夢。景勦歷歷，如在目前，祕之。恐與人言，破此佳夢。後年餘，再適鎮江。郡南有徐太僕，與有世誼，招之飲。信馬而去，誤入小村。道途景色，髣髴平生所歷。一門內，馬纓一樹，景象宛然，駭極，投鞭逕入。種種物色，與夢無別。再入，則房舍一如其數。夢旣驗，不復疑慮，直趨南舍。舟中人果在其中，遙見王，驚起，以扇自障，叱問：『何處男子？』王逡巡間，猶疑是夢。女見步履漸近，闌然扃戶。王曰：『卿不憶擲劍者耶？』備述相思之

苦，且言夢徵。女隔扉審其家世，王具道之。女曰：『既屬宦裔，中饋必有佳人。焉用妾？』王曰：『非以卿故，婚娶固已久矣！』女曰：『果如所云，足知君心。妾此情難告父母，然亦方命而絕數家。金釧猶在，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！父母偶適外戚，行且至，君姑退。倩冰委禽，計無不遂。若望以非禮成耦，則用心左矣！』王倉卒欲出。女遙呼：『王郎！妾芸娘，姓孟氏。父字江籬。』王諾，記而出。罷筵早返，謁江籬。翁逆入，設坐籬下。王自道家閥，卽致來意，兼納百金爲聘。翁曰：『息女已字矣！』王曰：『訊之甚確，固待聘耳！何見絕之深？』翁曰：『適問所諾，不敢爲誑。』王神情俱失，拱別而返，不知其信否。當夜飄轉，無人可以媒之。向欲以情告太僕，恐娶榜人女爲先生笑。今情急，無可爲媒，質明，詣太僕，實告之。太僕曰：『此翁與有瓜葛，是祖母嫡孫。何不早言？』王始吐隱情。太僕疑曰：『江籬固貧，素不以操舟爲業。得毋誤乎？』乃遣子大郎詣孟。孟曰：『僕雖空置，非賣婚者。曩公子以金自媒，諒僕必爲利動。故不敢附爲婚媾。既承先生命，必無錯謬。但頑女頗恃嬌愛，好門戶輒便拗卻。不得不與商推，免他日怨遠婚也！』遂起；少入，而返，拱手一如尊命，約期乃別。大郎復命。王乃盛備禽妝，納采於孟。假館太僕之家，親迎成禮。居三日，辭岳北歸。夜

宿舟中，問芸娘曰：『向於此處遇卿，固疑不類舟人子。當日泛舟何之？』答云：『妾叔家江北，偶借扁舟一省視耳！妾家僅可自給；然儻來物，頗不貴視之。笑君雙瞳如豆，屢以金貲動人。初聞音聲，知爲風雅士；又疑爲儂薄子，作蕩婦挑之也！使父見金釧，君死無地矣！妾憐才心切否？』王笑曰：『卿固黠甚，然亦墮吾術矣！』問：『何事？』王止而不言。又固詰之，乃曰：『家門日近，此亦不能終祕。實告卿，我家中固有妻在，吳尚書女也！』芸娘不信。王故莊其詞以實之。芸娘色驟變；默移時，遽起奔出。王躑躅追之，則已投江中矣！王大呼：諸船驚鬧。夜色昏濛，惟有滿江星點而已！王悼痛終夜，沿江而下，以重價覓其骸骨，亦無見者。邑邑而歸，憂慟交集。又恐翁來視女，無詞可對。有姊婿宦河南，遂命駕造之。年餘，始歸。途中遇雨，休裝民舍。見房廊清潔，有老嫗弄兒廈間。兒睹王入，卽求援抱。玉怪之，又視兒秀婉可愛，攬置膝頭。嫗喚之不去。少頃，雨霽，王舉兒付嫗，下堂趣裝。兒涕，曰：『阿爹去矣！』嫗恥之；呵之，不止，強抱而去。王坐待治任，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，則芸娘也！方詫異間，芸娘罵曰：『負心郎！遺此一塊肉，焉置之？』王乃知爲己子，酸來刺心，不暇問其住迹，先以前言之戲，矢日自白。芸娘始反怒爲悲，相向涕零。先是第主莫翁，六旬

無子，攜媪往朝南海，歸途泊江際。芸娘隨波下，適觸翁舟。翁命從人拯出之。療救終夜，始漸蘇。翁媪視之，是好女子，甚喜。以爲己女，攜之而歸。居數月，欲爲擇婿，女不可。踰十月，舉一子，名之寄生。王避雨其家，寄生方周歲也！王於是解裝，入拜翁媪，遂爲岳婿。居數日，始舉家歸。至，則孟翁坐待，已兩月矣！翁初至，見僕輩慙詞恍惚，心頗疑怪。既見，始共懽慰。歷述所遭，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！

寄生

(附)

『父既鍾情子更癡，夢魂顛倒繫相思；

畫屏開處雙鵬射，得意吟成卻扇詩。』

寄生字王孫，郡中名士。父母以其襁褓認父，謂有夙慧，鍾愛之。長，益秀美。九歲，能文；十四，入郡庠。每自擇偶。父桂菴有妹二娘，適鄭秀才子儵。生女閨秀，慧豔絕倫。王孫見之，心竊愛好，思慕良切。積久，寢食俱廢，父母大憂。苦研詰之，遂以實告。父遣冰於鄭。鄭性方謹，以中表爲嫌，卻之。而王孫益病。母計無所出，陰婉致二娘，但求閨秀一臨存之。鄭聞益怒，出惡聲焉。父母既絕望，聽之而已。郡有大

姓張氏，五女皆美。幼者小名五可，尤冠諸姊，擇婿求字。一日，上墓，途遇王孫，自與中窺見之，歸以白母。母探知其意，見媒媼于氏，徵示之。媼遂詣王所，時王孫方病，訊知之，笑曰：『此病老身能醫之。』芸娘問故。媼述張氏意，並道五可之美。芸娘喜，即使往俛王孫。媼入，撫王孫而告之。王孫搖首，曰：『醫不對症，奈何？』媼笑，曰：『但問醫良否耳！其良也，召和而緩至可矣！執其人以求之，守死而待之，不已癡乎？』王孫歛歔，曰：『但天下之醫，無愈和者。』媼曰：『何見之不廣也？』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，神情態度，口寫而手狀之。王孫又搖首，曰：『媼休矣！此余願所不及也！』反身向壁，不復聽矣！媼見其志不移，遂去。一日，王孫沈痾中，忽一婢入，曰：『所思之人至矣！』喜極，躍然能起；急出舍，則麗人已在庭中。細認之，卻非閨秀。着松黃袍，細褶繡裙，雙鉤微露，神仙不啻也！拜問姓名，答曰：『妾五可也！君深於情者，而獨鍾閨秀，使人不平。』王孫謝，曰：『生平未見顏色，故目中止一閨秀。今知罪矣！』遂與要誓。方握手般般，適母來撫摩，遽然而覺，則一夢也！回首聲容笑貌，宛在目中。陰念五可果如所夢，何必求所難遘？因而以夢告母。母喜其念少奪，急欲媒之。王孫恐夢見不得真，託鄰媼素識張氏者，僞以他故詣之，而囑潛相五可。媼至其

家，五可方病，靠枕支頤，婀娜之態，傾絕一世，近問：『何恙？』女默然弄帶，不作一語。母代答曰：『非病也！連朝與爹娘負氣耳！』嫗問故。曰：『諸家問名，皆不願。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。是爲母者勸之急，遂作意不食數日矣！』嫗笑，曰：『娘子若配王郎，真是玉人成雙也！渠若見五可者，恐又憔悴死矣！我歸，卽令倩冰如何？』五可止之，曰：『姥勿爾！恐其不諧，益增笑耳！』嫗銳然以必成自任，五可方微笑。嫗歸復命，一如媒媪言。王孫詳問衣履，無不與夢適合，大悅，意稍舒；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。過數日，漸瘳。祕招于媪來，謀一親見五可。媪難之，姑應而去。久之，不至。方欲覓之，媪怆然而入，曰：『機幸可圖。五可向有小恙，日令婢輩相扶，一過對院。公子往伏伺之。娘行緩澀，委曲可盡略。』王孫喜，如其教。明日，命駕早往。媪先在馬，卽令繫馬村樹，導入臨路舍，設坐掩扉，乃去。少閒，五可果扶婢出。王孫自門隙目注之。女經門外過，媪故指揮雲樹，以遲纖步。王孫窺覘盡悉，髣髴又入夢中，喜顛不能自持。未幾，媪至，曰：『可以代閨秀否？』王孫申謝而返，始告父母，遣妯娌盟。乃媒往，則五可已別字矣！王孫失意，悔悶欲死，卽刻復病。父母憂甚，責其自誤。王孫無詞，惟日飲米汁一合。積數月，雞骨支牀，較前又甚。媪忽至，驚曰：『何憊之

甚？」王孫涕下，以情告。媪笑，曰：「癡公子！前日，人趁汝來，而故卻之。今日，汝求人而能必遂耶？雖然，尙可爲力。早與老身謀者，卽許京都皇子，我能奪之使還。」王孫大悅，求策。媪命函啓遣伴，約次日候於張所。桂菴恐以唐突見拒。媪曰：「前日張公業有成言，延數日而違悔之。且彼字他家，尙無函信。諺云：『先炊者先餐。』何疑也？」桂菴從之。次日，二僕往，並無異詞，厚犒而歸。王孫悅，病復起。由此閨秀之想始絕。初，鄭子僑卻聘，閨秀頗不懌。旣聞張氏姻成，心益抑鬱，恍惚若病，日就支離。父母詰之，不敢言。婢窺其意，隱以告母。鄭聞之，怒不醫，以聽其死。二娘對曰：「吾姪亦殊不惡。何守頭巾誠，殺吾嬌女？」鄭悲曰：「若所生女，不如早亡，免貽笑柄。」以此夫妻反目。二娘故與女言，將使仍歸王孫，若爲媵。女俛首不言，若甚願之。二娘商鄭。鄭益怒，一付二娘，置女若已死，不復預聞。二娘愛女切，欲實其言。女乃喜，病始漸瘳。竊探王孫，親迎有日矣！屆期，以姪完姻，僞欲歸甯。昧旦，使人求僕輿於兄。兄最友愛，又以居村鄰邇，卽以所備親迎輿馬，先迎二娘。旣至，則妝女入車，使兩僕兩媪，護送而去。到門，以氈貼地而去。時鼓樂已集，從僕叱令吹播。一時人聲沸聒，王孫奔視，則女子以紅帕蒙首。駭極，欲奔。鄭僕來扶，便令交拜。王孫

不知何由，卽亦拜訖。二媪扶女，逕坐青廬，始知其閨秀也！舉家皇亂，莫知所爲。聞漸濱暮，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。桂菴遣僕以情告張。張怒，欲遂斷絕。五可不肯，曰：『彼雖先至，未受雁采。不如仍使親迎。』父納其言，以對來使，使歸。桂菴終不敢從，相對籌思，喜怒俱無所施。張待之既久，知其不行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。因另設青帳於別室。而王孫周旋中間，躑躅無以自處。母乃調停於中，使序行以齒，二女皆諾。及五可聞閨秀差長，稱姊有難色。母甚慮之。比三期，同會母所，見閨秀風致宜人，右之。自是始定。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，而二女更無間言。衣履易着，相愛如姊妹焉。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。笑曰：『無他！聊報君之卻于媪耳！向未見妾，意中止一閨秀。既見妾，亦略靳之，以覘君之視妾，較閨秀何如也？使君爲人病，而不能爲妾病，則亦不必強求容矣！』王孫笑曰：『報亦慘矣！然非于媪，何得一覲芳容？』五可曰：『是妾自欲見君。媪何能爲？過舍門時，豈不知耿耿者在內也？夢中業相要，何尙未之信也？』王孫驚問：『何知？』曰：『妾病中，夢至君家，以爲妄。後聞君亦夢妾，乃知魂魄直到此也！』王孫異之，遂述所夢，時日悉符。父子之良緣，皆以夢成，亦奇情也！故並存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『父癡於情，子遂幾爲情死。所謂情種，其王孫之謂與？不有善夢之父，何能生離魂之子哉？』

褚遂良

『貧病相連劇可哀，忽逢仙子降瑤臺；

忠臣一代芳名播，轉世猶膺豔福來。』

長山邑民趙某，稅屋大姓之家，病癥結。又素孤，貧難自給，奄就危殆。一日，力疾就涼，移臥簷下。既醒，見絕代麗人，坐身傍，因便詰問。女答曰：『我特來爲汝作婦。』某驚曰：『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，且奄忽垂斃，有婦欲何爲？』女自謂能治之。某曰：『我病非倉猝可除。縱有良方，且苦無貲可買藥餌。』女曰：『我醫疾不用藥也！』遂以手按趙腹，力摩之，覺其掌熱如火。移時，腹中癖塊，隱隱作解坼聲。又少時，欲登廁，急起。走數武，解衣大下，膠液流離，結塊盡出，覺通體快爽。返臥故處，謂女曰：『娘子何人？祈告姓氏，以便尸祝。』答云：『我狐仙也！君乃唐朝褚遂良，曾有恩於妾家。每銘心，欲一報之。日相尋覓，今始能得。夙願可酬矣！』某自慚形穢

，又慮茅屋竈煤，玷染華裳。女但請行，趙乃導入家。土莖無席，竈冷無烟。曰：「無論光景如此，不堪相辱。卽卿能甘之，請視甕底空空，又何以養妻？」女但言無慮，言次，一回頭，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。方將致詰，又轉瞬，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，諸物已悉變易。几案精潔，肴酒並陳矣！遂相歡飲。日暮，與同狎寢，如夫婦。主人聞其異，請一見之。女卽出見，無難色。由此四方傳播，造門者甚夥，女並無所拒絕。或設筵招之，女必與夫俱。一日，座中一孝廉，陰萌淫念。女已知之，忽加譴讓。卽以手推其首，首過檻外，而身猶在室。出入轉側，皆所不能。因共哀免，乃曳出之。積年餘，造詣者益煩，女頗厭之。被拒者輒罪趙。值端陽，飲酒高會，忽一白兔躍入。女起，曰：「春藥翁來見召矣！」謂兔曰：「請先行？」兔趨出遙去。女命趙取梯。趙於舍後，負長梯來，高數丈。庭有大樹一章，便倚其上。梯更高於樹杪。女先登，趙亦隨之，女回首，曰：「親賓有願從者，當卽移步。」衆相視不敢登。惟主人一僮，踴躍從諸其後。上上，益高；梯盡雲接，不可見矣！共視其梯，則多年破扉，去其板耳！攀入其室，灰壁敗竈依然，他無一物，猶意僮返追問，竟終杳然。

公孫夏

「不讀書詩且買官，仕途當作利途看；

澄清畢竟冥中易，未握銅符已挂冠。」

保定有國學生某，將入都納費，謀得縣尹，方趣裝，而病；月餘，不起。忽有僮入，曰：「客至！」某亦忘其疾，趨出迎客。客華服類貴者，三揖入舍。叩所自來，客曰：「僕公孫夏，十一皇子坐客也！聞治裝將圖縣尹。既有是志，太守不更佳耶？」某遜謝，但言費薄，不敢有奢願。客請效力，俾出半費，約於任所取盈。某喜，求策。客曰：「督撫皆某最契之交。暫得五千緡，其事濟矣！日前真定缺員，便可急圖。」某訝其本省。客笑，曰：「君迂矣！但有孔方在，何問吳越桑梓耶？」某終躊躇，疑其不經。客曰：「無須疑惑，實相告，此冥中城隍缺也！君壽盡，已注死籍。乘此營辦，尚可致冥貴。」即起告別，曰：「君且自謀。三日當復會。」遂出門跨馬去。某忽開眸，與妻子永訣。命出藏鏹，市楮錠萬提。郡中是物爲空。堆積庭中，雜芻靈鬼馬，日夜焚之，灰高如山。三日，客果至。某出費交兌，客即導至部署。見貴官坐殿上，某便伏拜。貴官略審姓名，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。乃取文憑，喚至案前與之。某稽首出署，自念監生卑賤，非車服炫耀，不足震懾曹屬。於是益市輿馬，又遣鬼役，以彩輿迓其美妾。區畫方已

，眞定鹵簿已至，途中里餘，一道相屬，意得甚。忽前導者，鉦息旗靡。驚疑問，見騎者盡下，悉伏道周；人小徑尺，馬大如狸。車前者駭曰：『關帝至矣！』某懼，下車亦伏。遙見帝君從四五騎，緩轡而至。鬚多繞頰，不似世所模肖者。而神采威猛，目長幾近耳際。於馬上問：『此何官？』從者答：『眞定守。』帝君曰：『區區一郡，何直得如此張皇？』某聞之，灑然毛悚，身暴縮，自顧如六七歲兒。帝君命起，使隨馬蹤行。道旁有殿宇，帝君入，南向坐。命以筆札授某，俾自書鄉貫姓名。某書已，呈進。帝君視之，怒曰：『字訛誤，不成形象。此市僧耳！何足以任民社？』又命稽其德籍。傍一人跪奏，不知何詞。帝君厲聲，曰：『干進罪小，賣爵罪重。』旋見金甲神縮鎖去。遂有二人捉某，褫去冠服，笞五十，臀肉幾脫；逐出門外。四顧車馬盡空，痛不能步，偃息草間。細認其處，離家尙不甚遠。幸身輕如葉，一晝夜始抵家。豁若夢醒，牀上呻吟。家人集問，但言股痛。蓋瞑然若死者，已七日矣！至是始痛，便問：『阿憐何不來？』蓋姜小字也。先是阿憐方坐談，忽曰：『彼爲眞定太守，差役來接我矣！』乃入室麗妝，妝竟而卒，纔隔夜耳！家人述其異。某悔恨椎胸，命停尸勿葬，冀其復還。數日杳然，乃葬之。某病漸瘳，但股瘡大劇。半年，始起。每自曰：『官費盡耗，而橫被冥刑

，此尙可忍。但愛妾不知昇向何所，清夜所難堪耳！」

異史氏曰：「嗟乎！市僧固不足南面哉！冥中既有線索，恐夫子馬蹤所不及到，作威福者，正不勝誅耳！吾鄉郭華野先生，傳有一事，與此頗類，亦人中之神也！先生以清慳受主知。再起總制荆楚，行李蕭然。惟四五人從之，衣履皆敝陋。途中人，皆不知爲貴官也！適有新令赴任，道與相值。駝車二十餘乘，前驅數十騎，騶從以百計。先生亦不知其何官，時先之，時後之，時以數騎雜其伍。彼前馬者怒其擾，輒訶卻之，先生亦不顧瞻。亡何，至一巨鎮，兩俱休止。乃使人潛訪之，則一國學生，加納，赴任湖南者也。乃遣一介召使來。令聞呼，駭疑。及詰官閥，始知爲先生，悚懼無以爲地，冠帶匍匐而前。先生問曰：『汝卽某縣縣尹耶？』答曰：『然！』先生曰：『叢爾一邑，何能養如許騶從？履任，則一方塗炭矣！不可使殃民社。可卽旋歸，勿前矣！』令叩首，曰：『下官尙有文憑。』先生卽令取憑；審驗已，曰：『此亦細事。代若繳之可耳！』令伏拜而出。歸途不知何以爲情，而先生行矣。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，實所創聞。蓋先生奇人，故有此快事耳！」

級 減

「弱息嬌姿肇禍胎，回生起死仗神雷，

爭婚枉自生奸計，天遣乘龍佳婿來。」

虞小思，東昌人，居積爲業。妻夏，歸甯而返，見門外一嫗，偕少女哭甚哀。夏詰之，嫗揮涕相告。乃知其男子王心齋，亦宦裔也！家衰落，無衣食業，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，學作賈。中途遭寇，巨槌中顛，喪費；幸不死，至家。黃責償，計子母不下三十金，實無可以準之。黃窺其女紉美，將謀作妾，使中保責告之。如其肯可，折債外，仍以女金壓券。王謀諸妻。妻泣，曰：「我雖貧，固簪纓之胃。彼以執鞭發蹟，何敢遂媵吾女？且紉固有婿耳！汝烏得擅作主？」先是，同邑傅孝廉之子，與王投契。生男阿卯，於襁褓中論婚。後孝廉官於閩，年餘而卒。妻子不能歸，消息遂絕。以是故紉十五，尙未字也。妻言及此，王無詞，但謀所以爲計。妻曰：「不得已，其妄謀諸兩弟。」蓋妻范氏，其祖曾任京秩，兩孫田產尙多也。次日，妻攜女歸告兩弟。兩弟任其涕淚；並無一詞爲之設處。范乃號啼而歸。適逢夏詰，且述且哭。夏憐之；視其女綽約可愛，益之哀楚，因邀入其家；款以酒食，慰之，曰：「母子勿戚！妾當竭力。」范未遑謝，女亦哭伏在地。益惋惜之；籌思，曰：「雖有薄蓄，然三十金亦復大難。當典質相付

『母子拜別。夏以三日爲約。別後百計營謀，亦未敢告諸其夫。三日，未滿其數，又使人假諸其母。范母子已至，因實告之，又訂以次日。抵暮，假金至，合裹並置牀頭。至夜，有盜穴壁，以火入。夏覺，睨之，見一人臂懸短刀，牀貌凶惡。大懼，不敢復作聲，僞爲睡者。盜近箱，意將發局。回顧夏枕邊有裹物，探身攫去。就燈解視已，乃入腰囊，不復眩篋而去。夏乃起呼。家中惟一小婢，隔牆告鄰。鄰人集，而盜已遠矣！夏乃對燭啜泣。亡何，婢睡去，夏引帶自經於樞。婢覺，天已大曙，始呼人解其懸，四肢已冰。虞，知奔至。詰婢，始得其由，驚涕營葬而已！時方夏，尸不僵，亦不腐。過七日，乃殮之。既葬，緝緘潛出，哭於其墓。暴雨忽集，霹靂大作。墓發，女亦震死。虞聞，奔驗之，則棺木已起，妻呻嘶其中，抱出之。見女尸，不知其誰？夏審視，始解之。方相駭怪。未幾，范至；見女已死，號曰：『固疑其在此。今果然矣！聞夫人自縊，日夜不絕聲。今夜語我，欲哭於殯宮，我未之應也！』夏感其義，遂與夫言，卽以所葬材穴葬之。范拜謝，虞負妻歸。范亦歸告其夫。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，身有字，云：『偷范氏金賊。』俄，聞鄰婦哭聲，乃知死者卽其夫馬大也！村人白於官，拘其婦械鞫之，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，對人感泣。馬大賭博無賴，聞之而盜心遂生也！乃押婦搜

賊，止存二十數。又檢馬尸，得四數。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。夏益喜，全金悉付范，俾償債主。葬女三日，夜大雷電風，墳復破，女亦頓蘇。不奔其家，往扣夏氏之門；蓋認其墓，疑其復生也！夏驚起，隔扉問之。女曰：『夫人果生也！我紉鍼耳！』夏駭爲鬼；呼鄰媪共詰之。知其更生，喜內入室。女自言：『願從夫人服役，不復歸矣！』夏曰：『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？汝葬後，債已代償，可勿見猜。』女益感泣，願以母事。夏未諾。女曰：『兒能操作，亦不坐食。』天明，告范。范喜，急至。從女意，卽以屬夏。范去，夏強送女歸。女啼，思夏。王心齋自負之來，委諸門內而去。夏見之，驚問，始知其故，遂亦安之。虞至，急下拜，呼以父。虞固無子女。見女依依憐人，頗以爲憐。女紡績縫紉，勤勞臻至。夏病幾殆，女晝夜給役。見夏不食，亦不食，面上時有啼痕。向人曰：『母有萬分一，我誓不復生。』夏少瘳，始解顏爲笑。夏愈，聞之流涕，曰：『我四十無子。但復生一女，如紉鍼者足矣！』夏自少不育。踰歲，忽舉一男。人以爲行善之報。居二年，女益長，虞與王謀，不能堅守舊盟。王曰：『女在君家，婚姻惟君所命。』女十七，慧美無雙。此言出，問名者趾錯於門，夫妻爲之簡對。富室黃某亦遣媒來。虞惡其富而不仁，力卻之，爲擇於馮氏。馮邑名士，子亦慧而能文。將告於王，

王出負販未歸，遂逕諾之。黃以不得於虞，亦託作賈。蹟王所在，設饌相邀；更復助以費本，漸漬習洽。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。王感其情，又仰其富，遂與訂盟。既歸，詣虞。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壻書。聞王言，頗不悅；呼女出，告以情。女怫然曰：『債主吾讎也！以我事讎，但有一死。』王無顏，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。黃怒曰：『女姓王，不姓虞。我約在先，彼約在後。何得背盟？』遂投狀邑宰，宰以先約判歸黃。馮曰：『王某以女付虞，固言婚嫁不復預聞。且某有定婚書，彼不過杯酒之談耳！』宰不能堅，將惟女願之從。黃退，以金賂邑宰，求其左袒，以此月餘不決。一日，有孝廉赴都，道過東昌，使人問王心齋，適問於虞。轉詰之，蓋孝廉傳姓，即阿卯也！入閩籍，十八，已鄉捷矣！猶以前約未婚，蓋母囑便道訪王，問其女已嫁否也。虞大喜，邀傳至家，歷述所遭。然婚來千里，患無質實。傳篋出王當日允婚書。虞招王至，驗之而真，乃共喜。是日當覆審，傳投刺謁邑宰，其案始消。消吉約期乃去。禮闈後，市幣帛而還。居其舊第，行親迎禮。進士報已自閩中還，蓋傳又捷南宮矣！復入都觀政而返。女不樂南渡。傳亦以廬墓在，遂獨往遷父柩，載母俱歸。後數年，虞卒。子裁七八歲，女撫之，過於其弟。使讀書，早入邑庠，家稱素封。皆傳力也！

異史氏曰：『神龍中亦有游俠耶？瘴惡彰善，生死皆以雷霆，此錢塘陣舞也！
轟轟屢擊，皆爲一人。焉知級、鍼、非、龍、女、謫、降、者、耶？』

桓 侯

『好借神駒迎遠客，兼伸主誼宴佳賓；

登堂推挽肱如折，想見將軍勇絕倫。』

荆州彭好士，自他飲歸，下馬澠便，馬齧草路側。有細草一叢，蒙茸可愛，初放黃花，豔光奪目。馬食已過半矣！彭拔其餘莖；嗅之有異香，因內諸懷，超乘復行。馬駑駛絕馳，頗覺快意。竟不計算歸途，縱馬所之。忽見夕陽近山，始將旋轡，望亂山叢沓，並不知其何所。一青衣人來，見馬方噴嘶，代爲捉銜，曰：『天已近暮，吾家主人便請宿止。』彭問曰：『此屬何地？』曰：『閩中也！』彭大駭，蓋半日已千餘里矣！因問：『主人伊誰？』曰：『到自知之。』又問：『何在？』曰：『咫尺耳？』遂代鞚疾行，人馬若飛。過一山頂，見山中屋宇重疊，雜以屏幔。遙睹衣冠一簇，若有所伺。彭至，下馬，相向拱敬。俄，主人出，氣象剛猛，巾服都異人世，拱手向客，曰：『今

日客莫遠於彭君。」因揖彭，請先行。彭謙謝，不肯遽先。主人捉臂行之。彭覺捉處如被械梏，痛欲折；不敢復爭，遂行。下此者，猶相推讓。主人或推之，或挽之。客皆呻吟傾跌，似不能堪，一依主命而行。登堂，則陳設炫麗，兩客一筵。彭暗問接坐者，主人何人？答云：「此桓侯也！」彭愕然，不敢復咳。合坐寂然。酒既行，桓侯曰：「歲歲叨擾親賓。聊設薄酌，盡此區區之意。值遠客辱臨，亦屬幸遇。僕竊妄有干求。如少存愛戀，即亦不強。」彭起問：「何物？」曰：「尊乘已有仙骨，非塵世所能驅策。欲市馬相易，如何？」彭曰：「敬以奉獻，不敢易也！」桓侯曰：「常報以良馬，且將賜以萬金？」彭離席伏謝。桓侯命人曳起之。俄頃，酒饌紛綸。日落，命燭。衆起辭，彭亦告別。桓侯曰：「君遠來焉歸？」彭乃顧同席者，曰：「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！」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，謂彭曰：「所懷香草，鮮者可以成仙，枯者可以點金。草七莖，得金一萬。」即命僮出方授彭，彭又拜謝。桓侯曰：「明日，造市，請於馬羣中，任意擇其良者。不必與之論價，吾自給之。」又告衆，曰：「遠客歸家，可少助以資斧。」衆唯唯。觴盡，謝別而出。途中始詰姓字，同坐者爲劉子靈。同行二三里，越嶺，即睹村舍。衆客陪彭並至劉所，始述其異。先是，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，斬牲優戲，以爲

成規。劉其首善者也。三日前，賽神方畢。是午，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。問之，言殊恍惚，但敦促甚急。過山見亭舍，相與駭異。將至門，使者始實告之。衆亦不敢卻退。使者曰：『姑集此。邀一遠賓，行至矣！』蓋卽彭也！衆述之，驚怪。其中被把握者，皆患臂痛。解衣，燭之，膚內青黑。彭自視，亦然。衆散，劉卽襪被共寢。旣明，村中爭延客，又伴彭入市相馬。十餘日，相數十匹，苦無佳者，彭亦拌苟就之。又入市，口一馬，骨相似佳。騎試之，神駿無比。遂騎入村，以待鬻者。再往尋之，其人已去，遂別村人欲歸。村人各餽金貨送歸。馬一日約行五百里。抵家，述所自來，人不之信。囊中出蜀物，始共怪之。香草久枯，恰得七莖。遵方點化，家以暴富。遂敬詣故處，獨祀桓侯之祠，優戲三日而返。

異史氏曰：『觀桓侯燕賓，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！然主人肅客，遂使蒙愛者，幾欲折肱，則當年之勇力可想！』

吳木欣言：『有李生者，唇不掩門，齒露於外盈指。一日，於某所宴集，二客遜上下，其爭甚苦。一力挽使前，一力卻向後；力猛肘脫。李適立其後，肘過觸齒，雙齒並墮，血下如涌。衆愕然，其爭乃息。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，同一笑也！』

粉 蝶

『天風吹送上仙山，學得瑤琴一曲還；

蝶白戀花花引蝶，雙飛雙宿到人間。』

陽曰：且，瓊州士人，偶自他郡歸，泛舟於海。遭颶風，舟將覆，忽飄一虛舟來，急躍登之。回視，則同舟盡沒。風逾狂，暝然任其所吹。亡何，風定，開眸，忽見島嶼，舍宇連亘。把棹近岸，直抵村門，村中寂然。行坐良久，雞犬無聲。見一門北向，松竹掩靄。時已初冬，牆內不知何花，蓓蕾滿樹。心愛悅之，逡巡遂入。遙聞琴聲，步稍停。有婢自內出，年十四五，飄灑豔麗，睹陽，返身遽入。俄，聞琴聲歇。一少年出，訝問：『客所自來？』陽具告之。轉詰邦族，陽又告之！少年喜曰：『我姻親也！』遂揖請入院。院中精舍華好。又聞琴聲。既入舍，則一少婦危坐，朱絃方調，年可十八九，風采煥映。見客入，推琴欲逝。少年止之曰：『勿遁！此卽卿家眷屬。』因代溯所由。少婦曰：『是吾姪也！』因問其祖母尙健否？父母年幾何矣？陽曰：『父母四十餘，都各無恙。惟祖母六旬，得疾沈痼；一步履，須人耳！姪實不知姑係何房？望祈明告，以便

歸述。』少婦曰：『道途遼闊，音問梗塞久矣！歸但告而父，十姑問訊矣！渠自知之。』陽問：『姑丈何族？』少年曰：『海嶼姓晏。此名神仙島，懸瓊三千里。僕流寓亦不久也！』十娘趨入，使婢以酒食餉客。鮮蔬香美，亦不知其何名。飯已，因與瞻眺。見園中桃李含苞，頗以爲怪。晏卽曰：『此處，夏無大暑，冬無大寒，花無斷時。』陽喜，曰：『此乃仙鄉。歸告父母，可以移家作鄰。』晏但微笑，還齋炳燭。見琴橫案上，請一聆其雅操。晏乃撫絃捻柱。十娘自內出。晏曰：『來！來！卿爲若姪鼓之。』十娘卽坐；問：『姪願何聞？』陽曰：『姪素未讀琴操，實無所願。』十娘曰：『但隨意命題，皆可成調。』陽笑曰：『海風引舟，亦可作一調否？』十娘曰：『可！』卽按絃挑動。若有舊譜，意調崩騰。靜會之，身似在舟中，爲颶風之所擺簸。陽驚歎欲絕，問：『可學否？』十娘授琴，試使勾撥；曰：『可教也！欲何學？』曰：『適所奏颶風操，不知可得幾日學？請先錄其曲，吟誦之。』十娘曰：『此無文字。我意譜之耳！』乃別取一琴，作勾剔之勢，使陽倣之。陽習至更餘，音節粗合，夫妻始別去。陽日注心凝，對燭自鼓。久之，頓然妙悟，不覺起舞。舉首，忽見婢立燈下，驚曰：『卿固猶未去耶？』婢笑，曰：『十娘命侍安寢，掩戶移檠耳！』審顧之，秋水澄澄，意態媚絕。陽心動

，微挑。婢俯首含笑。陽益惑之，遽起挽鬚。婢曰：『勿爾！夜已四漏，主人將起。彼此有心，來宵未晚。』方狎抱間，聞晏喚：『粉蝶。』婢作色曰：『殆矣！』急奔而去。陽潛往聽之，但聞晏曰：『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，汝必欲收錄之。今如何矣？宜鞭三百。』十娘曰：『此心一萌，不可給使。不如爲吾姪遣之。』陽甚慚懼，反齋滅燭自寢。天明，有童子來侍盥沐，不復見粉蝶矣！心惴惴恐見譴逐。俄，晏與十娘並出，似無所介於懷。便考所業，陽爲一奏。十娘曰：『雖未入神，已得什九。肆熟，可以臻妙。』陽復求別傳。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。指法拗折，習之三日，始能成聲。晏曰：『梗概已盡。此後但須熟耳！嫻此兩曲，琴中無梗調矣！』陽頗憶家，告十娘曰：『姪居此，蒙姑撫養，甚樂。顧家中懸念，離家三千里，何日可能還也？』十娘曰：『此卽不難。故舟尚在，當助爾一帆風。子無家室，我已遣粉蝶矣！』乃贈以琴，又授以藥，曰：『歸醫祖母，不惟卻病，亦可延年。』遂送至海岸，俾登舟。陽覓楫。十娘曰：『無須此物。』因解裙作帆，爲之繫繫。陽慮迷途，十娘曰：『勿憂！但聽帆漾耳！』繫已，下舟。陽淒然。方欲拜別，而南風競起，離岸已遠矣！視舟中糗糧已具；然止足供一日之餐，心怨其吝。腹餒，不敢多食，唯恐遽盡。但啗胡餅一枚，覺衣裏甘芳；餘六七枚，珍而

藏之，卽亦不復飢矣！俄，見夕陽欲下。方悔來時，禾索膏燭瞬息。遙見人家，細審之，則瓊州也！喜極。旋已近岸，解裙裹餅而歸。入門，舉家驚喜。蓋離家已十六年，始知其遇仙。視祖母老病益憊。出藥投之，沈疴立除。共怪問之，因述所見。祖母泫然曰：『是汝姑也！』初，老夫人有少女，名十娘，生有仙姿，許字晏氏。塔十歲，入山不返。十娘待至二十餘，忽無疾自殂，葬已三十餘年。聞且言，其疑未死。出其裙，則猶在家所素著也！餅分啖之。一枚終日不飢，而精神倍生。老夫人命發冢驗視，則空棺存焉。且初聘吳氏女，未娶。且數年不返，遂他適。共信十娘言，以俟粉蝶之至。既而年餘，無音，始議他圖。臨邑錢秀才，有女，名荷生，豔名遠播；年十六，未嫁而三喪其塔。遂媒定之，涓吉成禮。既入門，光豔絕代。且視之，則粉蝶也！驚問曩事，女茫乎不知。蓋被逐時，卽降生之辰也！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，輒支頤凝想，若有所會。

錦 瑟

『憂患曾經閱歷多，受恩深重複如何；

天魔劫後天緣合，真是人間安樂窩。

沂水王生，少孤，家清貧；然丰標修潔，灑然裙屐少年。富翁蘭氏，見而悅之。妻以女，許爲起屋治產。娶未幾而翁死。妻兄弟鄙不齒數。婦尤驕倨，常庸奴其夫；自享饜饌，生至則脫粟瓢飲，折稊爲匕，置其前。王悉隱忍之。年十九，往應童子科，被黜。自郡中歸，婦適不在室。釜中烹羊腓熟，就噉之。婦入不語，移釜去。生大慚，抵箸地上，曰：『所遭如此，不如死。』婦恚，問死期，卽授索爲自經之具。生忿投羹椀，敗婦額。生含憤出，自念良不如死，遂懷帶入深壑。至叢樹下，方擇枝繫帶，忽見土壁間，微露裙幅。瞬息，一婢出，睹生急返，如影就滅。土壁亦無綻痕，固知妖異；然欲覓死，故無畏怖，釋帶坐覘之。少間，復露半面；一窺，卽縮去。念此鬼物，從之必有死樂，因抓石叩壁，曰：『地如可入？幸示一途。我非求歡，乃求死者。』久之無聲，生又言之。內云：『求死請姑退。可以夜來。』音聲清銳，細如游蜂。生曰：『諾！』遂坐以待夕。居亡何，星宿已繁，崖間忽成高第，靜廠雙扉。生拾級而入。纔數武，有橫流湧注，氣類溫泉。以手探之，熱如沸湯，亦不知其深幾許。疑卽鬼神示以死所，遂踴身入。熱透重衣，腐痛欲糜，幸浮不沈。涸沒良久，熱漸可忍。極力爬抓，始登南岸。一身幸不泡傷。行次，遙見夏屋中有燈火，趨之。有猛犬暴出，齧衣敗襪。摸石以投

，犬稍卻。又有羣犬要吠，皆大如犢。危急間，婢出叱退，曰：『求死郎來耶？吾家娘子，憫君厄窮，使妾送君入安樂窩。從此無災矣！』挑燈導之。啟後門，黯然行去。入一家，明燭射窗。曰：『君自入，妾去矣！』生入室四瞻，蓋已歸己家也！反奔而出。遇婦所役老嫗，曰：『終日相覓，又焉往？』反曳入。婦帕裏傷處，下牀笑迎，曰：『夫妻年餘，狎謔顧不識耶？我知罪矣！君受虛誚，我被實傷，怒亦可以稍解。』乃於牀頭取巨金二錠，置生懷，曰：『以後衣食，一唯君命，可乎？』生不語，拋金、奪門而奔。仍將入壑，以叩高第之門。既至野，則婢行緩弱，挑燈猶遙望之。生急奔且呼，燈乃止。既至，婢曰：『君又來！負娘子苦心矣！』生曰：『我求死，不謀與卿復求活。娘子巨家，地下亦應需人。我願服役，實不以有生爲樂。』婢曰：『樂死不如苦生，君設想何左也？吾家無他務，惟淘河，糞除，詞犬，負尸。作不如程，則剮耳，剔鼻，敲肌踉蹠。君能之否乎？』答云：『能之。』又入後門，生問曰：『諸役何也？』適云：『負尸。』何處得如許死人？』婢曰：『娘子慈悲，設給孤園，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。鬼以千計，日有死亡，須負瘞之耳！請一過觀之。』移時，見一門，署給孤園。入見屋宇錯雜，穢臭熏人。園中鬼見燈羣集，皆斷頭缺足，不堪入目。回首欲行，見尸橫牆下。近

視之，血肉狼籍。曰：『半日未負，已被狗咋。』即使生移去之。生有難色。婢曰：『君如不能，請仍歸享安樂。』生不得已，負置祕處；乃求婢緩頰，幸免尸污。婢諾。行近一舍，曰：『姑坐此，妾入言之。飼狗之役較輕，當代圖之。庶幾得當以報。』去少頃，奔出，曰：『來！來！娘子出矣！』生從入，見堂上籠燭四懸。有女近後坐，乃二十許天人也！生伏階下。女即命曳起之，曰：『此一儒生，烏能飼犬？可使居西堂，主簿籍。』生喜，伏謝。女曰：『汝似樸誠，可敬乃事。如有舛錯，罪責不輕也！』生唯唯。婢導至西堂。見棟壁清潔，喜甚。謝婢，始問娘子官閥。婢曰：『小字錦瑟，東海薛侯女也。妾名春燕。旦夕所需，幸相聞。』婢去，旋以衣履衾褥來置牀上。生喜得所。黎旦，早起視事，錄鬼藉。一門僕役，盡來參謁，餽酒送脯甚多。生引嫌，悉卻之。日兩餐，皆自內出。娘子察其謹廉，特賜儒巾鮮衣。凡有齋資，皆遣春燕。婢頗風格；既熟，頻以眉目送情。生斤斤自守，不敢少致差跌，但僞作駭鈍。積二年餘，賞給倍於常廩，而生謹抑如故。一夜方寢，聞內第喊噪。急起，捉刀出，見炬火光天。入窺之，則羣盜充庭，廝僕駭竄。一僕促與偕遁。生不肯；塗面束腰，雜盜中呼曰：『勿驚薛娘子！但當分括財物，勿使遺漏。』時諸舍羣盜，方搜錦瑟不得。生知未爲所獲，潛入第

後，獨覓之。遇一伏嫗，始知女與春燕，皆越牆矣！生亦過牆，曰：『此處烏可自匿？』女曰：『吾不復能行矣！』生棄刀負之。奔二三里許，汗流竟體，始入深谷，釋肩令坐。歛一虎來，生大駭。欲迎當之，虎已銜女。生急捉虎耳，極力伸臂入虎口，以代錦瑟。虎怒，釋女，嚼生臂，脆然有聲。臂斷落地，虎亦逕去。女泣曰：『苦汝矣！苦汝矣！』生忙遽未知痛楚，但覺血溢如水，使婢裂衿裹斷處。女止之，俯覓斷臂，自爲續之，乃裹之。東方漸白，始緩步歸，登堂如墟。天既明，僕媪始漸集。女親詣西堂，問生所苦。解裹，則臂骨已續。又出藥糝其創，始去。由此益重生，使一切享用，悉與己等。臂愈，女置酒內室以勞之。賜之坐，三讓而後隅坐。女舉爵，如讓賓客，久之。曰：『妾身已附君體。意欲效楚畀我之於鍾建。但無媒，羞自薦耳！』生惶恐曰：『某受恩重，殺身不足酬。所爲非分，懼遭雷殛，不敢從命。苟憐無室，賜婢已過。』一日，女長姊瑤臺至，四十許佳人也！至夕，招生入。瑤臺命坐，曰：『我千里來，爲妹主婚。今夕可配君子。』生又起辭。瑤臺遞命酒，使兩人易筵。生固辭，瑤臺奪易之。生乃伏地謝罪，受飲之。瑤臺出。女曰：『實告君，妾乃仙姬，以罪被譴。自願居地下，收養冤魂，以贖帝譴。適遭天魔之劫，遂與君有附體之緣。遠邀大姊來

，固主婚嫁；亦使代攝家政，以便從君歸耳！」生起，敬曰：「地下最樂。某家有悍婦，且屋宇隘陋，勢不能圓成委曲，以謀其生。」女笑，但言：「不妨。」既醉歸寢，歡戀臻至。過數日，謂生曰：「冥會不可長，請即歸。君幹理家事畢，妾當自至。」以馬授生，啓扉令出，壁復合矣！生騎馬入村，村人盡駭。至家門，則高廬煥映矣！先是，生去，妻召兩兄至，將箠楚報之；至暮不歸，始去。或於溝中得生履，疑其已死。既而年餘無耗。有陝中賈某，媒通蘭氏，遂就生第與婦合。半年中，修建連亘。賈出經商，又買妾歸。自此不安其室，賈亦恆數月不歸。生訊得其故，怒，繫馬而入；見舊媼。媼驚，伏地。生叱罵久，使導詣婦所。尋之已逝。既於舍簪得之，已自經死。遂使人舁歸蘭氏。呼妾出，年十八九，風致亦佳，遂與寢處。賈託村人，求反其妾。妾哀號不肯去。生乃具狀，將訟其竊產占妻之罪。賈不敢復言，收肆西去。方疑錦愆負約。一夕，正與妾飲，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！女但留春燕，餘即遣歸。入室，妾朝拜之。女曰：「此有宜男相，可以代妾苦矣！」即賜以錦裳珠飾。妾拜受，立侍之。女挽坐，言笑甚懽。久之，曰：「我醉欲眠。」生亦解屣登牀。妾始出，入房，則生臥榻上，異；而反窺之，燭已滅矣！生無夜不宿妾室。一夜，妾起，潛窺女所，則生及女方共笑語，大怪之。

急反告生，則牀上無人矣！天明，陰告生，生亦不自知。但覺時留女所，時寄妾宿耳！生囑隱其異。久之，婢亦私生。女若不知之。婢忽臨蓐難產，但呼：『娘子！』女入，胎即下。舉之，男也！爲斷臍置婢懷，笑曰：『婢子無復爾！業多則割愛難也！』自此婢不復產。妾出五男二女。居三十年，女時反其家，往來皆以夜。一日，攜婢去，不復來。生年八十，忽攜老僕夜去，亦不返。

房文淑

『來似無端去絕蹤，難將首尾見神龍；

料應夙世奇緣合，天賜麟兒一笑逢。』

開封鄧成德，游學至兗州界，寓敗寺中，備爲造齒籍者繕寫。歲暮，僚役各歸其家；鄧獨爨廟中。黎旦，有少婦叩門而入，豔絕。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。次日，又如之。至夜，鄧起挑燈，適有所作，女至益早。鄧曰：『來何早也？』女曰：『明則人雜，故不如早。太早，又恐擾君清睡。適望見燈光，知君已起，故至耳！』生戲曰：『寺中無人，寄宿可免奔波。』女晒曰：『寺中無人，君是鬼耶？』鄧見其可狎；俟其拜畢，曳

坐求歡。女曰：『佛前豈可作此？身無片椽，尙作妄想。』鄧固求不已。女曰：『去此三十里某村，有六七童子，延師未就。君往訪李前川，可以得之。託言攜有家室，令別給一舍，妻便爲君執炊。此長久之計也！』鄧慮事發獲罪。女曰：『無妨！妾房氏，小字文淑，並無親屬。恆終歲奇居舅家，誰知之？』鄧喜。既別女，卽至某村，謁見李前川，其謀果遂。約歲前卽攜家至。既反，早旦告女，女約候於途中。鄧告別同黨，借騎而去，女果待於半途。乃下騎，以轡授女，御之而行。至齋所，相得甚歡。積六七年，居然琴瑟，並無追述逃者。女忽舉一子。鄧以妻不育，得之甚喜，名之竟生。女曰：『僞配終難作眞。妾方將辭君而去，又生此累人物何爲？』鄧曰：『命好，倘得餘錢，擬與卿遁歸鄉里。何出此言？』女曰：『多謝！多謝！我不能脅肩諂笑，仰大婦眉睫，爲人作乳媪。呱呱者，難堪也！』鄧代妻明不妒，女亦不言。月餘，鄧解館，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，告女曰：『我思先生設帳，必無富有之理。今學負販，庶有歸時。』女亦不答。至夜，女忽抱子起。鄧問：『何作？』女曰：『妾欲去。』鄧急起，追問之。家門未啓，而女已杳。駭極，始悟其非人也！鄧以迹可疑，故亦不敢告人，託之歸甯而已。初，鄧離家，與妻婁約，年終必返。既而數年無音，傳其已死。兄以其無子，欲改醮之。

妻更以三年爲期，日惟塊然一室，以紡績自力。一日，既暮，往扇外戶。一女子掩入，懷中綳兒，曰：『自母家歸，適晚。知姊獨居，故求寄宿耳！』妻內之。至房中，視之，二十餘麗人，喜與共榻。因弄其兒，兒白如瓠，歎曰：『未亡人遂無此物。』女曰：『我正嫌其累人。卽嗣爲姊後，如何？』妻曰：『無論娘子不忍割愛。卽忍之，妾亦無乳，焉能活之也？』女曰：『此卽何難？當生兒時，患無乳，飲藥半劑而效。今餘藥猶存，卽以奉贈。』遂出一裹，置窗前。妻漫應之，未遽怪也！既寢，醒而呼之，則兒在，而女已啓關去矣！駭極。日向晨，兒啼飢。妻不得已，餌其藥。移時，湏流，遂哺兒。積年餘，兒漸豐肥，漸學語言。愛之，不啻己出。由此，再醮之志以絕。但早起抱子，不能操作，衣食益窘。一日，女忽至。妻恐其索兒，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，後敘其鞠養之苦。女笑曰：『姊告訴艱難，我遂置兒不索耶？』遂招兒，兒啼入妻懷。女曰：『犢子不認其母矣！此百金不能易。可將金來署立券保。』妻以爲真，顏作頰。女笑曰：『姊勿懼！妾來正爲兒也！別後慮無象養之資，因多方措十餘金。』乃出金授妻。妻恐其過此以往，索兒有詞，堅卻不受。女置牀上，出門逕去。抱子出追，其去已遠。呼之，亦不顧，猶疑其意惡。然得金，小權子母，家以饒足。又三年，鄧以賈有贏餘，治

裝歸，方共慰藉；略問：『誰氏子？』妻告以故。問：『何名？』曰：『渠母呼之堯生，遂仍其舊。』鄧驚曰：『此真吾子也！』問其時日，即夜到之日。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，益共欣慰。冀女猶至，而終渺矣！

象 蛇

『山徑荒涼古寺鐘，夜闌罷獵偶相逢；

道人獨有馴蛇術；何似安禪制毒龍。』

泗水山中，舊有禪院，四無村落，人蹟罕及，有道士棲其中。或言內多大蛇，故游人遠之。一少年入山羅鷹。入既深，無所歸宿。遙見隴若，趨投之。道士驚曰：『居士何來？幸不爲兒輩所見。』即命坐，具饘粥。食未已，一巨蛇入，粗十餘圍，昂首向客，怒目電縱。客大懼。道士以掌擊其額，訶曰：『去！』蛇乃俯首入東室。蜿蜒移時，其軀始盡。盤伏其中，一室盡滿。客大懼，搖戰。道士曰：『此平時所象養。有我在，不妨。所患者，客自遇之耳！』客甫坐，又一蛇入，較前略小，約可五六圍，見客遽止，睖睖吐舌如前狀。道士又叱之，亦入室去。室無臥處，半遶梁間，壁土搖落有聲。客

益懼，終夜不寐。早起欲歸，道士送之。出屋門，見牆上階下，大如蝨殘者，行臥不絕。見一人生人，皆有噬狀。客懼，依道士肘腋而行。送出谷口，乃歸。

余鄉有客中州者，寄宿蛇佛寺。寺僧具晚餐，肉湯甚美，而段段皆圓，類鷄項。疑問寺僧，殺鷄幾何？遂得多項。僧曰：『此蛇段耳！』客大驚。有出門而哇者。既寢，覺胸上蠕蠕，摸之，則蛇也！頓起駭呼。僧起，曰：『此常事，烏足怪？』因以火照壁間，大小滿牆；榻上下皆是也！次日，僧引入佛殿，殿座下有巨井。井中蛇粗如巨甕，探首井邊而不出。爇火下視，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，族居其中。僧曰：『昔蛇出爲患，佛坐其上以鎮之，其患始平焉。』

狂 生

『縱情詩酒不嫌狂，干謁如何屢上堂；

縣令有權門可滅，付之一篲亦何妨。』

劉學師言：『濟甯有狂生某，善飲；家無擔石，而得錢輒沾，殊不以厄窮爲意。值新刺史蒞任，善飲無對。聞生名，留與飲而悅之，時共談宴。生恃其狎，凡有小訟求直

者，輒受薄賄，爲之緩頰。刺史每可其請。生習爲常，刺史心厭之。一日，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覽之，微笑。生厲聲曰：『公如所請，可之！不如所請，否之！何笑也？聞之，』士可殺不可辱。』他固不能相報。豈一笑不能報耶？』言已，大笑，聲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『何敢無禮？甯不聞滅門令尹耶？』生拂袖竟下，大聲曰：『生員無門之可滅。』刺史益怒，執之。訪其家居，則並無田宅，惟攜妻在城堞上住。刺史聞而釋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堞。朋友憐其狂，爲買數尺地，購斗室焉。入而居之，歎曰：『今而後畏令尹矣！』

異史氏曰：『士君子奉法守禮，不敢劫人於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？然仇之猶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門在耳！夫至於無門可滅，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！噫！嘻！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！獨是君子雖貧，不輕干人。乃以口腹之累，喋喋公堂，亦品斯下矣！雖然，其狂不可及！』

孫必振

『金字書名雲裏見，風狂雷急浪相擲；』

諸人儻切同舟誼，會看輕帆穩渡江。」

孫必振，渡江，值大風雷，舟船蕩搖，同舟大恐。忽有金甲神，立雲中，手持金字牌下示。諸人共仰視之，上書孫必振三字，甚真。衆謂：「孫必振！汝有犯天譴，請自爲一舟，勿相累。」孫尚無言。衆不待其肯可，視旁有小舟，共推置其上。孫既登舟，回視，則前舟覆矣！

張不量

「執概從無一取盈，如何偏得不良名；

若非賈客親相訪，賞罰安能示衆生。」

賈人某，至直隸界，忽大雨雹，伏禾中。聞空中云：「此張不量田，勿傷其稼。」賈私念：「張氏何人？既云不良，何反祐護？」既而雹止。賈行入村，訪之，果有其人。因告所見，且問取名之義。蓋張素封，積粟甚富：每春間，貧民皆就貸焉。償時多寡不校，悉內之，未嘗執概取盈，故鄉人名之不量。衆趨田中，見種種摧折如麻，獨張氏田無恙。

附吳寶崖曠園雜誌一則

花塢僧濟水言：『順治十八年，青州一丐者，爲神人救其行竊。避竊者，聞空中語云：「毋壞張不量田。」天霽，他田偃壞，張田獨無恙。蓋張氏所貸歸者，聽其自入困，絕不較，故以不量稱之。』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。蔣，杭人，長崇仁，次崇義，次崇信。兄弟一德，置公量。乞糶者，皆令自收米；歲歉亦然。人因目爲蔣自量。咸淳三年，詔封三蔣爲廣福侯，至今廟祀鹽橋之上。

紅毛氈

『占地無夕只一氈，豈知頃刻展來寬；

寄言邊帥須留意，他日兵戈此肇端。』

紅毛國，舊許與中國相貿易。邊帥見其人衆，不聽登岸。紅毛人固請，但賜一氈地足矣！帥思一氈所容無幾，許之。其人置氈岸上，僅容二人；扯之，容四五人。且扯且登，頃刻，氈大畝許，已數百人矣！短刀並發，出於不意，被掠數里而去。

負尸

「身首緣何分兩處，忽無忽有費疑猜；

恍同路入飛頭國，料是人衰感召來。」

有樵人赴市，荷杖而歸，忽覺杖頭如有重負。回顧，見一無頭人，懸繫其上，大驚。脫杖亂擊之，卽不復見。駭奔，至一村，時已昏暮。有數人篝火照地，似有所尋。近訊之，蓋衆適坐，忽空中墮一人頭，鬚髮蓬鬆，條忽已渺。樵人亦言所見，合之適成一
人，而究不解其何來。後有人荷籃而行。或見其中有人頭焉，訝而詰之。反顧始驚。傾
諸地上，宛轉而沒。

鞠藥如

「鷓絃斷後棄家行，道服歸來術已成；

衣杖騰空留不得，仙鄉情重故鄉輕。」

鞠藥如，青州人，妻死，棄家而去。後數年，道服荷蒲團至，經宿欲去。戚族強留
其衣杖。鞠託閒步至村外，室中服具，皆冉冉飛出，隨之而去。

盜 戶

「養奸姑息多流弊，憤憤公庭自古今；

翻諱良民稱盜戶，此狐省識宰官心。」

順治間，滕嶧之區，十人而七盜，官不敢捕。後受撫，邑宰別之爲盜戶。凡值與良民爭，則曲意左袒之，蓋恐其復叛也。後訟者輒冒稱盜戶，而怨家則力攻其僞。每兩造具陳，曲直且置不辨，而先以盜之真僞，反復相計，煩有司稽籍焉。適官署多狐，宰有女爲所惑。聘術士來，符捉入瓶，將熾以火。狐在瓶內大呼曰：「我盜戶也！」聞者無不匿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今有明火劫人者，官不以爲盜而以爲姦。踰牆行淫者，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，世局又一變矣！設今日官署有狐，亦必大呼曰：『吾盜！』無疑也！章邱漕糧徭役，以及徵收火耗，小民常數倍於紳衿。故有田者，爭求託焉。雖於國課無傷，而實於官囊有損。邑令鍾，牒請釐弊，得可。初，使自首。旣而奸民以此要上，數十年嚮去之產，皆誣託詭掛，以訟售主。令悉左袒之，故良懦多喪其產。有李生爲某甲所訟，同赴質審，甲呼之秀才。李厲聲爭辯，不居秀才之名。喧不已，令詰左右，共指爲真秀才。令問：『何故不承？』李曰：『秀才且置高閣。』

待爭地後，再作之未晚也！』噫！以盜之名，則爭冒之！秀才之名，則爭辭之！變異矣哉！有人投匿名狀云：『告狀人原壤，爲抗法吞產事。身以年老，不能當差。有負郭田五十畝，於隱公元年，暫掛惡衿顏淵名下。今功令森嚴，理合自首。詎惡久假不歸，竊爲己有。身往理說，被伊師率黨惡七十二人，毒杖交加，傷殘脛肢。又將身鎖置陋巷，日給簞食瓢飲。囚餓幾死，互鄉地證。叩乞革頂嚴究，俾血產歸主。上告。』此可繼柳跖之告夷齊。